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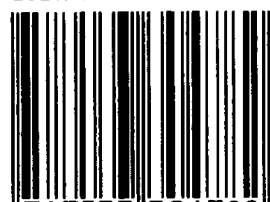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574/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六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二)

〔清〕劉源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本

一

讀書日記六卷補編二卷

〔清〕劉源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五七四

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

(二)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思續錄

四卷》提要

近思續錄卷之四

存養篇

此篇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不知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篇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朱夫子養心說曰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可也曰此特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爲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可舍是而他求哉文集下同

答張敬夫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安丘劉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個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了見者是真心手。

答呂伯恭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步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不。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

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答劉平甫曰。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一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十千萬千萬。○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

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也。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錙治。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又曰。不得於言。須就心上理會。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聲躁妄。內斯靜。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全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杜門。

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懣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高明向來所疑。已永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一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刊板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

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持敬之說。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

存養

下手處也。又曰。致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也。○承喻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示喻根本

存養

五

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易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

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

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從聽言動容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誠能莊整齊肅。則放肆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肆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莊整齊肅。他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

存養

和

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

其心也。未段見別集卷之四

答石子重曰。無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

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冒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答林擇之曰。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適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

存養

七

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亦已報南軒云。擇之如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比因朋友議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

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惟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覺。然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充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但

存養

然震悚。益不知所以措其躬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耳。○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

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南軒文字。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遺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

存養

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極活絡分明處。

答方伯謨曰。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

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答嚴居厚曰。示喻觸事為事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未免

存養

太徇時好。然務為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也。

答胡寬夫曰。示喻疑義。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淡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做常事。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辯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况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推說似太汗。

漫多病痛。以意觀之。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意。只看出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着。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覆不盡。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顧。亦勿

存養

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殫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已脚跟却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

答呂士瞻曰。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為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為正。欽夫之說。一切要於閑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為大病耳。渠

後來此意亦改也。

答曾致虛曰。所論誠敬之說甚善。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為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存養

十二

答潘叔度曰。所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生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

輒言之。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大凡作事。無一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

存養

十三

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處。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

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關者之相
掉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
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
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林子玉曰。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
為虛其內也。

潘恭叔問友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

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
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曰。所論皆善。但不可如
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敬之一字。萬善
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
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
里之望。

答胡季隨曰。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

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言莫見乎
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闕畧。而待然於此加功也。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
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
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
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
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謝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

存養

十五

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
畧加提揭。便自無透漏也。
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
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說者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
說了。便以戒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也。又季隨云。
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逞快關高。隨語生說
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

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李隨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手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手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

存養

十六

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答徐彥章曰。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未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濃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厘之際。然後乃為真知。

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示喻主善之云。此於善而無間斷之其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萬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答潘謙之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

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

答李守約曰。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

存養

十七

只大細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朱飛卿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來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着意安排。而四體亦

自舒造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陳安卿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以為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為忍人。體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

存養

十九

微表微裏。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項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如人一身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幾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為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

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問向者嘗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答諸子善曰。為學欲專務靜坐。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

存養

十九

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全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嚴時亨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

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杜仁仲曰。凡聖賢之言。皆貴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是失耳。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存養

二十

李晦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之。久便覺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尋常試之。覺得如此。然於閑處又却不然。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着意安排也。

講禮記序說曰。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著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

存養

二十一

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欬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操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

存齋記畧曰。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

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在矣。

復齋記畧曰。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

存養

二十三

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

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

存養

二十三

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元書曰。正獻公四事。曰。右中國。曰。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

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謹書。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

存書

二十一

端嚴謹重。畧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蓋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

跋南軒主一箴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

老人書

答蔡季通曰。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敬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三哥所苦疢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疢疾。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續集

存書

二十五

復卦贊曰。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陽闔闢。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備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苗其萌。有惻其隱。於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閑闔。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文集

下同

尊德性齋銘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

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情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求放心齋銘。序云。喬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安朱熹擬其遺意。復為作此。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

存養

二十六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誠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書字銘。序云。明道先生曰。其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是學。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琴銘。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鈞其深。○憲銘。曰。言思慮。動思贖。過思棄。

適無心

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客與倚移。靜極而喧。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血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

存養

二十七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烹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序云。讀張敬夫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

存養

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杆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

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

存養

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或問下同

或問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自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

存存而道義出矣。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大學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

存養

三

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末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

有所聽命以拱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杜子美詩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中庸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怠忽之不謹而周

存養

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

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問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

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

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

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

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其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

存養

七

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達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儼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亨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

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程子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

存養

又皆之而遂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周公仰而思之。亦為其有不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謝氏再思之說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

或問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為是

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父正公之言曰。思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

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統許而已。今概以直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為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也。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達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

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達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達於仁也。故所謂達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達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達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下達。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

心與仁無待於不達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寢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為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胡氏曰。心為萬物之至靈。非但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時不與萬物相通。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精不定。則所夢難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間。所為等。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樂亦在其中矣。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蔬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談耳。又謂聖人視

存養

十一

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過而失乎聖言之旨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若將與世之富貴者較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為不足道耳。非以趨避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或問子與人歌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

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終於代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

存養

十二

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

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詭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且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尹氏自求多福之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為。而程子以禱為

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辭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胡張二說得之。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適參天地誠實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作。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以如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雖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或問曾子三言。其為修身之驗奈何。曰。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為末節。而獨責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

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偽。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為哉。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者一愚。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章次之。而易養之事。最在其後。乃重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也。然夫豈異教。生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防也。佛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後也。

或問程子之言。顏淵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疑記錄之或誤。遺書所記此條之說。大抵相死之說為多。蓋大義所係。尤當

精考也。胡氏亦嘗論之。乃程子之遺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於此。可以證程子之說云。或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言之矣。問者之辭。親遠。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當未行而預臨。不可臨難而始謀也。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義。而顏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為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顏子有相死之理耳。

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

存養

十五

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耳。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言也。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者。蓋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胡氏形容修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和敬。

立則百和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違之謂一。如執六圭如捧盥水。如秉燭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是則持敬之道也。

或問。殺身成仁。章音奈何。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造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

存養

十六

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

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游氏所謂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蓋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一時之仁也。一事

存養

十七

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始出乎此。而終合乎此耳。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自為二物。人常在此。仁在彼。而以人往從乎仁也。其曰彼獨以是求仁焉。則又甚矣。彼夷齊者。亦曰不如是。則無以得其心之所安。而賊夫德耳。豈曰仁在於彼。而餓死以求之哉。

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

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慨慨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

存養

十八

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

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憊然之餘矣。或畧知道氣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

存養

十九

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為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其於門人，有事於敬之間，亦未嘗不以集義為言也。蓋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

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為原於禪學，則誤也。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

存養

二十

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緣是乎？

或問湯為童子，履轡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

或問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之說，程子所謂聖人

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

存養

三十一

或問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曰。湯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无疾朋。

宋元咎則其意亦猶是也。曰。程子又以范氏淳夫之不識孟子而能識心何也。曰。是其氣質之粹美。而無逐物之心。若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而盡人物之性者。彼固未及知也。

或問求則得之一章。程子說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之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夭。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為者矣。亦

存養

三十二

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

或問養心寡慾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密。其論荀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但所謂心者性之用。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則懼其不純儒者之說也。曰。周子之言。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慾而能至於無

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目擊之功焉。

存養

二十三



李未二月朔六時抄存界下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語類下○學者工夫只在心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存養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全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要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見得義理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錄○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蓋此心本自廣。本自高明。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也。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

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性無不善。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只緣自其心。流於於惡。天命之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下向善上去。故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竟與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至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

存養

亦然。天地之理。因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欄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謀○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錫云。非是活捉。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便是存心之法。九○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人。則臨事愈益精明。若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

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闕○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幹○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升○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低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學者當敬守此心。栽培深厚。不可急迫。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

存養

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決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麓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麓一息不存。即為麓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忽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大○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

其本心。廣

堯是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伯羽。以下論敬。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存養

中

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自家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有箇明底物事，常常存箇敬在這裏，抵敵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錄○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初○問

敬，貴動靜。恐靜時少，動時多，易得撓亂。曰：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個○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

存養

五

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瑞
○問主敬時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它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個○誠敬寡欲，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不去寡欲，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固是無病，但一日忽外病

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敬如治田。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端○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個○或問持敬易間斷。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護

○或問一向把捉。放下便覺衰頹。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合當做底好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透。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賀孫○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說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不專一。但看合不此念。蓋因天理本是流行不止者也

所以工夫都不精銳。未說有事分了志慮。只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似教它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復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固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

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下位。以○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指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末。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此段浦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未則動事過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

存養

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吐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存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破○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個○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文○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破○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胡泳○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方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失却此項

存養

功夫也錄○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揀擇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要緊曰致知之始誠意行之始變孫○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龍龍突突一似

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新曰。這箇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纔別撥得有些通透處。便須急急躡踪。趨病前去。實○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

存養

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事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問。個者武毅之貌。恂恂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此祖

詣學升堂。

云教授請講說大義。疑當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

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道夫○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不欲為善。為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

存養

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此祖○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特

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

意誠。否。曰。然。此處是箇牢關。驗以日用間。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

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使之則謀者。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大雅○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着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

存養

十二

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自欺之惡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為人之弊。如饑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

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為。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為。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

存養

十三

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然却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這樣底。無為善之地。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濟事。個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熬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

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賀孫○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節○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蒙○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賀孫

存養

○敬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纔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懣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賀孫○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酢酢萬

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留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

存養

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賀孫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

不是求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人傑 ○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其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都是放。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賀孫 ○問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為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

存養

十本

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一時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云。只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怠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為便是私。但學者不知如此。如何着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

此不得已。道祖 ○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心。曰。孟子是明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破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即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

存養

七

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綱 ○先之問誠意。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

充塞天地。雖是刀銘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賀孫

震問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久自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東○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其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私。信道不篤。學問辯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

存養

十一

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着得一善。善之求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般未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

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

事。若做事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時○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賀○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便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

存養

十九

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達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一息間斷。雖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生出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更無些假。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

六通後似不自讀。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他。○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護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者。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凌露。其人輕易可知。伯羽

存養

二十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不和人
不和則天理零離不敬則天理散落

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皆

問乞醢事如此委曲。三思事如此審細。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

機。曰。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更不着得些子蹊。只緣公鄉里人說得支蔓。却都勞攘了。是非利害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今人須要算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下是他道理洞徹。如何說到這裏。這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

存養

二十一

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甚似閑。賀。○又問乞醢及三思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審。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審。這是非便自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雜。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邪僻。況初來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乎。如乞醢恁地曲意周旋。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少正。大至

若有大急難。非己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
乞醯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
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
誡。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
緣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賀孫○問。巧言令色足
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匪然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
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

存養

二十二

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南升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私欲一隔。心違仁去。却為二
物。心猶鏡。仁猶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顏子三月久
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
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南升○問三月後亦違仁否。曰。畢竟久
亦間斷。曰。這間斷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視聽言動
照管不到便是過。淳○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

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
不到不好。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要思聰。
緣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錄○問今之學者。一日
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曰。月至焉。不應如是疎畧。恐仁是渾
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雖存省。亦未到這境界。曰。今人能存
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至時。
應事接物都不差。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

存養

二十三

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文○至
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
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
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有出時。終是不穩。纔出便入。益
心安於內。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有入時。終是不
安。纔入便出。益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者。自外而至也。不
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故意有

誠未誠耳。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知。雖軌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遠。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此些子。若物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

存養

二十

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夫 ○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輪。車才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只說到悅處住者。正謂說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時舉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只見道理。不見自身。如何。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不由自身。只是這箇闊難過。才過得。

自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今舉世日夜營營于外。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皆馳了。某嘗說學者無他。只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問不違仁。是心純是理。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弗失。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不違仁處。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不違仁豈直虛空湛然。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

存養

二十五

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道夫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可羞惡底事。便有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不惻隱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理。便是閼。義剛 ○凡人鮮善。只是這一箇處近底道理。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

見得自有麓細。若論不直。其麓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與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麓近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個

問申申天天。吾人得於天之自然。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身心收斂。則自和。

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然和樂。格

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懇惻。但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處。○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行周公之道。必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夢周公忘肉味。

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

重厚不輕浮底意思。時舉。○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煥。

其變也有漸。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不成哭了便驟去歌。且

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今人直

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賀孫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

存養

子

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眾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個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為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

德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淘來淘去。也要知聖人之心。^格○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問○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不與。亦只德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字貴也。所以長守富也。

義當得之。亦當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九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了。如煉丹。大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

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安。自驗兒不曾熟。不是學箇

恭。只一作學箇安。^{賀孫}

正卿問曾子。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己。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事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德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賀孫

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子所貴乎過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著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

存養

三

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問所以動客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

集眾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苗弘是寬廣。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逆來也。著得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

個

○弘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義剛○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節○徐居父問弘毅。不知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合下便要弘毅。不可一日無也。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覺覺那不如。更那裏別尋方法醫治也。弘毅難見。

存養

三

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得許多道理。都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適情。則到病痛來時。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津

舜禹與天下不相闕。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的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

正淳問出則事。卿一段。曰。此說本卑。非有其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知崇禮卑。崇德廣業。益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卑則愈廣。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

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必大

存養

三十三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進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熹○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才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

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孫○問復其位。踴躍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

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熹○一言一動。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

存養

三十三

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如一物。剝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着自底便了。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談淫邪遁之辭。亦不消得辨。便說是他自陷自蔽。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問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才有不正。心便不安。曰。聖人之心。

無辜釐之。差事當恁地做。便硬要恁地做。如不得其舊不食。合用醬而不得其舊。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問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祖考之精神依於已。門行戶竈之屬亦必依已。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爲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爲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爲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何得有些子差忒。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

存養

三十四

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朋友之體。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汎交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其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

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思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問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冉求是退遜之人。如何也有此意。曰。三子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問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謫。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

存養

三十五

互底意思。○廣

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處難以前。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仲弓問仁六句。須作一片看。若以下兩句作勸勉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然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

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過不欲勿施兩句。又便綴簡邦家無^{忘兩}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見仁底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時舉}○問。然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然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難○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復。却與克復一般。見賓承祭也。着那私意不得。不欲勿施也。着那私意不得。^{義剛}○克復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敬恕

齊養

三十一

則猶是保養。未見得無人欲。平穩做去。慢慢消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復如撥亂反正。敬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難○問。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己則須克己。當出門如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淳或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譚語。豈復知是非善惡。^高○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須要做得合理。不可輕易。故自不

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瞌睡。不見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時舉}○其言也訥。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義剛}○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學仁者。則當由謹言以操持此心。^{明作}○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道夫}

齊養

三十一

大凡讀書。須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格○亞夫問。居處恭。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利甲必害乙。利乙

必害兩。如何得安人。○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是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

存養

三十一

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賀孫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厚重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時○至之間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

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吾輩須勇猛着力。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將轉來始得。高○學要鞭辟近裏一段。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查滓。其次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窒塞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矣。廣

存養

三十二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却是扶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時○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文○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

也。曰然。○曾見人解教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云。則是經德不回。所以干祿也。○方子

或問九思曰。公且道色貌可以得他溫恭。視聽如何得他聰明。曰。意識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事了。聖人教人意思不如

此有物必有則。耳目聰明得之於天。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逐一做工夫。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教人內外夾持起來。積累成熟。便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識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視聽大段有病。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可喜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須知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遠。不

蔽於近。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詔誨甘美之言。莫教入耳。有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常常聽著。故曰聽德惟聰。孫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也者。所以學為君子也。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

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成得君子。問祖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淳○告子只就心上理會。言與氣皆不理會。明○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

則前後無引助。只依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該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養氣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養孫○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持其志便

養孫

四十二

是養心。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當當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麓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反為所動。賀○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

以語此。護○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哀婉懼怯。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為公孫丑纏來纏去。故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龍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

存養

四十三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

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巍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

存養

甲十四

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只從血肉身中出來者。則只是血氣。然人稟氣不同。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稟得衰者。則委靡。與儒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

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義。人能仰不愧。俯不忤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問塞天地。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君仁臣

存養

甲十五

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虧欠也。○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纔恁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氣者道義之

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俱將處處去看便分曉。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春秋時欲攻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他有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他。○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入得

存養

四十六

之便自有下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

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袴。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必有事焉。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集義是養氣底。毋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大法。○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明道云。

存養

四十七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著西頭。南頭築著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刺語。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維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象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個。○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著相

存養

四十八

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養氣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知說淫邪道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不是底。則便識得是底了。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

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公孫丑會問。留得知言在後面。蓋知言是末後合尖處。如大學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同處。曰。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模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便可以得天下。然

存養

四十九

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又曰。公孫丑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後來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問。聖人渾然太極之理。陰陽二氣不足言矣。天理為主。則便是非人欲為主。只計利害。聖人但顧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

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爾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事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夫道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時舉○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

存養

三十

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賀孫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之理。曰。固

是天便如君。命便如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文蔚○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

存養

五十一

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

到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他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變錄云。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命。問以聖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曰。如何。他地說得不同。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素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雍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

存養

五十二

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

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闊。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躅。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

存養

五十三

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備

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好惡上理會。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這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日間悠悠地過。無工

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枯亡轉深、夜氣轉虧、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便是枯之反覆、其遠禽獸不遠矣。需○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性○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氣與理本相依、旦晝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所為益無不當矣。智孫○人心於應事時、只如無事時方好。廣○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

存養

五十四

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捧着那天然恰好處。廣○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麟○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乍正未得、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伯初○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

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論辨思量、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此等處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備○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為操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已具、所謂窮理、亦

存養

五十五

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為他點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是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提起、惟是平時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一點撥過。賀孫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時舉○此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今日這段失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子蒙○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

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雞犬却須尋求，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惺爾，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大雅○求字早是遲了。葉孫○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才起，此言未出口時，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

去求之，但常看之，不要又放了。伯期○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伯○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著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祖○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錄○孟子說求其放心，然說得切，仔細看來，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飛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求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

先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着，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為，幾善惡，通書此段尤好，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以此知這

存養

五十八

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而言。賀孫○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云云只是大槩說，這箇已放去了，如何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是新底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

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雖犬放，猶有求而不得者。若心則求着便在，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賀孫

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求放心，非是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

存養

五十九

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文蔚○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德明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鉅○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皆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人○明道曰：自舜發於畝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賀孫○問人須從貧困艱

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親歷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而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問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人○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美

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可學○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格○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廣○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

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賀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賀孫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適。一語一默。無非天理。南升○天之生人。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是耳而不足於聰。雖是目而不足於明。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如此方可以踐此形。賀孫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

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這一件書。又要讀那一件書。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去。所以伊川教人。只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

存養

本十二

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走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運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呂葵之書。一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賀孫○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

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閑著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欲精細。食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賀孫

存養

本十三

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戒謹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章○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

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德明○用之間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懼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懼。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角頭。一齊用着工夫。更無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

存養

本五

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那死時方了。個○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過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

是畧省一省。不是悠驚惶。畧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黑○問謹獨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與閭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如與眾人對坐。

存養

本五

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格○問謹獨章。近雖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曰。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廣○謹獨。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問祖○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或問中引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着。德明

指坐間問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隔處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盡塞其來路。次日再問不睹不聞。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此朕。無可睹聞時。而戒懼耳。○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胡泳○問中庸工夫。只在戒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者工

存養

未

夫不待勉強。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人因甚鬼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著落矣。人傑○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畧起伏則箇。如戒謹恐懼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過險處。便加些提掇。不成謂是大路。便

有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只有理義本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要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

存養

未

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不先有涵養底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要知二者可以相交助。不可相交待。當問和而不流四者。勇之事。必先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以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轉賢賢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錄○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

立又終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義則

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可學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

存養

主入

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誠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着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

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賀孫○問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脉。隨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

存養

主入

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則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大雅○問祖錄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

中庸末章。只是說只要收斂這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

不收向裏做時。心便產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明○公晦問中庸末章。與老子玄之又玄。莊子冥冥默然。同否。先生不答。臨歸又請教。曰。開闔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這是人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老佛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看文字急迫不得。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見得意思出。賀孫

存養

上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闔。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索了。豈不壞事。賀孫○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陽氣也。絕彼柔道。所以絕陰氣。易。始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鍊。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

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時舉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晝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曰。心無私主。不是渙濬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之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

存養

上

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淳○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私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曰。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惺揚於王庭。至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劬從自家頭上落。也須

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嫌。道夫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去。那裏去。又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又辭之不足。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淵

存養

七十三

震亨至不喪匕鬯。言人常似那震來時。兢兢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淵

洗心者。聖人之心。渾然此理。一似以那易來洗濯自家。淨潔了。更沒些私意小智。不勞作用一毫。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密者。他人無可捉摸。所謂寂然不動也。善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方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

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幹

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賀孫錄云。這裏若一知得。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存養

七十三

耳。道夫 ○道夫言昨來所論。吳天曰。明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坐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簫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情，終是血脉不貫。且反覆熟看。道夫○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日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

悅處，恐終無益。時舉

卷七十四

七十四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只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錄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文蔚○小戴禮下同。○問禮記九客，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文蔚○毋跋來，毋報往，

報音赴跋是急走倒從這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未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儀下同○不窺密止，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子蒙○

卷七十五

七十五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曰：勝字緊要。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曰：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禮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儼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得也。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

節而後有和也。禮記下同○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尊地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嘆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人傑○禮主臧。樂主益。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德明○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

卷之七

七十一

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惡則著。亦說得好。陽○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升卿○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節○問惟聖人為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與天相契也。祭義○問君子

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富記

人傑問李通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問子亦有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為。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

卷之七

七十一

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闊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人傑○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籠統。問人生以孝弟為本。耐得便是人耐不得便是人。逸居而無教。照管不到知惡也。安頓不著行處也。

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得倒了。人傑○安卿問神誠。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淳錄云。本在誠。着力在幾。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二者之間。然緊要處在幾。○問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

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與敬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撒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緊切。學者不可不知。○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

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欲。端蒙○聖可學乎。云。一為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鵲突底。問如何是鵲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

直公溥。即圖之陽。賀孫○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人傑○問。良其皆非見也。曰。這也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良其皆者。只如此耳。所謂皆者。只是所當止也。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只見有理也。砥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心中一起一滅。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

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被思擾，思這一事，又牽那事，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淳。程子下問。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初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

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卿。○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今人一箇心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却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曰：天地也似

有箇主宰。方始性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賀孫。○問：不有躬，元。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孫。○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

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淳。○問：主一曰：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蓋卿。○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端蒙。○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

外交相養之道也。去偽○用之間。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卿。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禮三四箇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

存養

十二

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賀孫○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林擇之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闖其室。富○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

於一隅。或疑主一則滯。道夫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方應此事。後有一事。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道夫○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旌纓纓。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畧發。還是未發。曰。只是如

存養

十二

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旌纓纓。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矣。淳○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蓋言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賀孫○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

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也。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惺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

存養

下

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淳 ○問前日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及退而思。大抵心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惺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淳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見聞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去偽 ○問伊川言靜

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治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 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曰敬

存養

下

敬事。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思。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賀孫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端蒙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

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生。蓋靜生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

存養

全不

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亮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改文字自是

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如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賀孫○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錄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伯
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

存養

全不

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曾○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去信○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升卿○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

都沒了。淳

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只自修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何必預知之。稿○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一作林下一二十年。使沉慮消

散。習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投。騷

或問康子晦問延平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謂羅先生說。春秋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時羅已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問○須是靜

處。方得長進。蓋義理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著力。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長進。便却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其許多文字。便覺著力。有這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終○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康



近思錄卷之五

安立

克己篇

此篇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及推於行之間尤

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朱夫子克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

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

竄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既不仁則其所以感天

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

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所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習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乎

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顏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維

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術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

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己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一言一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客陳明仲曰苟欲聞過但當一客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

克己

三

有過則喜之意也○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意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而舉四者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答林擇之曰易簣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擊扶而易之當下便永消凍釋耳

答任伯起畧曰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未記如舊流竄放殍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道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論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

克己

四

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鸛鵲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符復仲曰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愚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熊夢兆問每有喜好違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

便與克下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答楊子順曰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

克己

本

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眉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以上又集以下或問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撥厥所先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

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當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

克己

本

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日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

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未稟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

克己

七

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或問下同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

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為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所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鑿其旨尤精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胡氏之說詳矣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但根

蓋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克己

八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

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着一箇物事去救他偏

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

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

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

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賀孫○語類下同

文字謹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

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

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更有何

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

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

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程道○以下力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

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

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不可

升卿

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

隨着孔子不去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

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

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

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問

○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

不去實路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升卿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

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

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劉定

脚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

勝時甚氣象祖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非

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

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耳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

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大雅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

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

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

克己

十一

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

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閩祖 ○徐子融問水

大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

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

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不是要就

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

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麼要去

矜夸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

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

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

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

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

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

克己

十二

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

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

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

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

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

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

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

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人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擾大雅 ○看道理須要就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義剛 ○須於日用間全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

克己

十三

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升卿 ○義利

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

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

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

是也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祖道 ○講學固不可

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功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

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

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才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廣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着亦便是不善道夫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

克己

十四

人見不好事都只怠不管他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

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

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

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

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

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

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入際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

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異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大雅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

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變孫 ○事無非學

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賭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賭不聞處用功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賭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賭不聞處做可知是做

不成下梢一齊攪闌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處底根脚

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處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縫理會得干己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

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點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

事轉移也只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梢如

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稿壤

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

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

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變孫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楊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常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羸江西人大抵用心麓祖道 ○叔蒙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

克己

十七

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如此等皆踉過多了賀孫 ○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

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

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

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

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

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

克己

十八

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佳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較處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

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
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
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
也唐○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
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只要知這

克己

十九

道理○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梢便愈更卑下一齊衰了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
之心輕矣况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
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
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
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
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

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
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味道問死生
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
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
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
必異且如為子須孝為臣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
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在可學○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方

克己

二十

○每常令兒子門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為那小小處置
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
些子說不要區區處處起義剛○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
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
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胃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
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
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



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胡泳

○輕重是非

它人最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是它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

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它分數優劣

煮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心却不安是如何曰此是良

克己

三十一

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

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

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它戰不可輸與它只是殺賊一般

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

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跟只管硬行從好路去待得

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

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

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

明作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知不安然見八佾人數

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時舉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然未至於不器不知是合下無規模抑是

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

疏通平日做底工夫都隨他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資稟馴善

自是隨這馴善去似人喫藥五臟和心底喫這藥自流注四肢

克己

三十二

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

一邊自勝了難得効學者工夫正要專去偏處理會

實

上蔡說得好為物撿之謂德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才要貪這

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根想只是悻悻自好只

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德也

時舉

文振問不念舊惡然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

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



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時舉○而升錄云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
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伯夷平日以臨聞故特明之方子○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便生怨然他

能改即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

改過者耳淳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與朋友共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求馬未必能舍得善勞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工夫是就義理上做子路是就事上做曰子路工夫是就

意氣上做顏子自是深潛淳粹淳錄作較別子路有些戰國俠

鎮密

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腳如何做得事成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叔器再反覆說前章先生曰且麓說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淬淬地如猫兒狗子饑便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

骸雖是人其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

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義剛

○子路之心恢廣磨去私意然只去得簾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問學者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素○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是各說身上病處想平日子路不能

與朋友共裘馬。顏子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彼云。顏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如病安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猶有些根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擴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各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祖道○變孫錄云。二子言志。恰似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了。但著服藥。預防。願得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曉然太虛了無一物。

克己

二十一年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胃為悔。今有學知自訟矣。心胃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必大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再必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改。責不置。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

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也。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賀孫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

克己

二十一年

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詔事鬼神。便是不智。夫子所答樊遲。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覆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兇。譬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方子 ○常人之所謂知多求。

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

問驕氣盈吝氣歉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疼熱發出外似驕寒縮在內似吝顯道克己詩云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何法去此病曰

克己

二十七

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爲非從源頭處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法

寓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有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我意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之私否曰人自

這是大節自處而理者其慎思而明辨之意必自段

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私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爲町畦他門都說人己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漳

○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

克己

二十八

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

時舉

○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正如四

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

人傑

○吳仁父問意必

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問我又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

了又利了又貞循環不已。○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

始於我而終於我人豈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事

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

成就一箇我耳。壯祖○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

似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

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

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問意必固我伊川

克己

二十九

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

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合當如此

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不見道

理才有些安排布置忘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

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

知

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遠不貳三月不違○顏

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

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謹○因說克己

或曰人欲易見但恐自說是理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

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去了一重方

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

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且去一重粗皮又慢慢出

細今人不曾做第一重便要第二重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

克己

三十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

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

窮耳不成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繼○林安卿問克復工夫蓋是就發動處天理人欲之幾始分

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瞞

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

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仲弓主敬行

如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亞夫問克己復禮克己便是仁復禮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已後便無一事則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倨傲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從禮說去禮者天理

克己

三十一

之節文三動作莫非天理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曰不必皆不合但有一處不合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復敬恕之別曰仲弓方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克去已私便是精底工夫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只克去私

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是精處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因言學者讀書靜時體認得親切動時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晏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為天理又不為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

克己

三十一

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復

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却空蕩蕩底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己了無歸着處又問所以不謂之理而喚做禮者莫是有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如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

克己

三十三

箇道理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處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理會不得則一事各是一事一物各是一物草木又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植○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

才禁止便克己才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明作○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和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徐誠叟說此是工夫積習有素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己復

克己

三十四

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奉養服膺而弗失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固念即為狂矣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

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不博文只要撮箇大底也不親切只是大概綽得終不的當剛○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

克己

三十

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格○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性其心與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必大○

子升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是知至以後工夫否曰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不成知未至便不下工夫大學之序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修為不成知未

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本○問克復乾道敬恕坤道曰仲弓資質溫厚靜重顏子資質高明強毅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俱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持養者也及其成功一也廣○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

克己

三十

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天理後却做將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持將去只是依本盡箇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義○克己復禮乾道

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大小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不如且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釋氏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問先生通說喫一服藥便效可以著一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

克己

三十七

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後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

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上去一條下去一條只於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底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此理是本來自有的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

克己

三十八

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于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克伐怨欲不行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

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處發孫

○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日令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是見得人已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已當為則矜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忿忿貪欲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着了

克己

三十九

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着若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共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賀孫

楊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曰渣滓是私意人

欲之未消者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添離間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

盡寓

克己

四十一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時○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又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夫道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

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熹○安卿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明義或云諸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

東乙

聖

象慎言語節飲食庸○或問伊川自勝者為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熹○愆忿如救火室愆如防水大雅○愆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廣○愆忿如摧山室愆如填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側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

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胡○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簡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悍聒噪人底人熹

東乙

四十一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發時便加省察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

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
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端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曰疑病每如

此那本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有人
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捉來捉去捉不着遂
不見獅子了寓○問習在危階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
明是危只習教不怕問習得不怕少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

克己

中

否曰是如此冰○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
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廣○問饑食渴飲冬裘
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饑便食渴便飲只得
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饑則食渴則飲何曾教
我窮口腹之欲淳

何以室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

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無幾
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去○惟思為能窒慾如
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
是非既見自然慾不能行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
身只做物樣看待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

克己

中

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替○問橫渠說以道

體身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
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人○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
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
工夫處也護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
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

以觀玩從此後遂不復性急矣方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

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睡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是

天理人欲交戰處也。方

東

四十五

庚午十二月十一日抄克己
二十七日卯時執



近思續錄卷之六

家道篇

此篇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夫子答呂伯恭曰兒子家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

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

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

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彊也。文集下曰○熟子久累誨督感

家道

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

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撻節則為幸又不可言矣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

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

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

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

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

安



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為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未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答許順之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家範

二

答王愚曰。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

思歟。大抵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衷。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何叔京曰。言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為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

家範

三

之人。傲狠闖關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終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

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守。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黃仁卿東曰。示論食貧之狀。深為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

家範

四

歎恨耳。改葬之議。既非人謀所及。假卜筮以決之。亦古人所不廢。更詳思之如何。

是字可疑
誤似當改
字卻和問

答王子合曰。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

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說矣。○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

家範

五

祀典所在。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為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惟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熊夢兆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答鄭子上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

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客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於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

陳安卿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

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問子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緣疾病。則靡神不禱。靡祀不修。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恠。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淪滯梟。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

耳。今子路如此舉。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為之耶。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問小學載庶幾。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饒之氣。因復為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為壽

轉禍為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曰。此等事是

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葉味道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徐居甫曰。五異姓為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有服。則不但平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

家道

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余國秀問。朱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曰。常欲

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李敬子問。燭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寢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有肩問它。如何。曰。戚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徇者有所不為

家道

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徇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

不教也。可乎。辨曰：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愛子教之，以義方。古者易子而教之，豈自教也哉。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手。愚謂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陳了翁與兄書曰：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倦，亦不敢就。自到官

李蓮

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等之處，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跋曰：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習中浩然而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為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太孺人邵氏墓表畧曰：金華時鑄，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遼所為其母夫人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請表墓。云：而別記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

李蓮

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叙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為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麗，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母何晚得末疾，歸省輒倦，倦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

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子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尚已。

番陽程君公才。墓表畧曰。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哀正思力學任道而蚤死也。云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

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鮮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

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貲產。為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為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云答毛朋壽曰。就補遠行為榮。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

以得於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續集

答方耕道曰。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切憇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為佳也。刊

答林擇之曰。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

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為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

家語

十四

每如此。即駸駸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學者用心之微矣。或問下同

或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

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非飲食云。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矣。胡氏曰。禹為天子。有常奉矣。然以蘇功不就。享祀華嚴。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

家語

十五

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褒稱紹則終身不仕可也。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父善之。而止。母改悔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

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

情而下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和或正。初無準則。若
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
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碣之父子。皆
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況孟子所謂情者。乃指下文
四端之善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為順也。讀者詳之。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
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

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
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
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
舜以見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曰。楊
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
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
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

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頽
惰之域也。

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同
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今按象欲殺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
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
草草領略也。張子之說。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所以
語舜之心也。或問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

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
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
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
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言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
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然而

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為親。故者母失其為故者也。諄類
下○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賀孫
毅然問家齊而後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固公有管

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焉。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淳

或問正心章說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說親愛敬惡畏敬哀矜教情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僻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彼或問

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人傑○問教情曰大抵是一種沒要緊底事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教情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問教情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

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又教情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教情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履孫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

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
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問色難。是承順父母之色。是自己和顏順色。曰。人子胸中。纔有些
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為難。富○不
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握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
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
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應得入耳目所及

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而更進將
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
先立箇基址定。方得。明作○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

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仰恩特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格
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
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格之謂。以此為
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道夫○子夏之病。乃

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
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方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
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
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
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

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
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
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撻突。以觸父母之
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
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
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升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是父子爭國。一是兄弟讓

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須先正報父子之名。問報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寓○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夷齊不讓。心終不安。人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讀○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

家車

二十二

問不恰好處。便未知夷齊之讓是與不是。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終未免有怨悔之心矣。若有怨悔。則讓便未為是。則未見得不為報。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便是要讓方合道理。始知夫子之不為報。義剛○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安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陞杭之處。這便是得仁。否。曰。然。道夫○集注諫伐而餓。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

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必大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著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到底可諫。尚可著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明作○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圖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

便成無差等了。淳

家車

二十三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讀之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尊，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知之實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胡泳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

孝弟

二十四

明光於四海，直是如此。德明 ○問從兄如何為義，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師 ○義主君臣，今曰從兄，又曰尊賢，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德 ○朱飛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若恁

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

孝弟

二十五

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

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賀孫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問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徒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家範

二十一

王德脩云。親聞和靜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問祖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

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偏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

家範

二十一

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耳。如匡章。則其對也甚矣。廣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于兄弟亦然。但知我

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擒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

家道

二十六

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孫○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眾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括看出來。始得。雖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眾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

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著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孫○叔器問。舜不能擒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擒。他那頑惡。已是天知地聞了。

家道

二十九

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則義○問象。象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怒。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素○仁與義相初。禮與智相初。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當

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

家道

三十一

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面也。與。莊祖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抑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王假有廟。是祖

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意。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意。錄

問蘇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禹以蘇為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自修

家道

三十一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閤。猶能外禦其務。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逆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重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胡泳○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伯恭常棣詩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錄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

家範

三十二

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桂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馬

時舉說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

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領之，時舉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

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問

○達晉驪姬之亂，詎無害於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

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

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為利。疑當作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

可曉。問○申生不辨驪姬，看來亦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

家範

三十三

公子或可免於難。方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這

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

之事。錄○延陵季子，左袒而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端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公族有

不剪其類也。織剝于甸人，特不以示眾耳。刑固不可

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

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可學

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意思却好。人傑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

不要大煖。肉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璣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勿如未成。何以家為。忠肅意不樂也。道夫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問是男。即命與其弟直閣為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呂氏。入門未幾。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為嫁具。呂即送與之。平父云。李未四月十四日己巳抄家。道二十五日庚辰訖。共三十四章。

近思錄錄卷之七

出處篇

安丘劉源

此篇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朱夫子辭免直秘閣狀。略曰。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修舉荒政。可除直秘閣者。熹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罰。

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當。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米。皆是聖主非常之恩。官吏

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糴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以故富民觀感。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竊有

所不安者。降。到。省。劉。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庫。欲。望。朝。廷。數。奏。收。回。仍。併。數。奏。依。舊。所。乞。特。與。推。當。着。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嘉。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勵。易。為。勸。誘。貧。者。有。所。特。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文集

賀陳丞相書。畧曰。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中外之望。莫不欣

然。今也。亦既月餘。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竊愧嘆。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援書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

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願亟圖之。

答吳晦叔曰。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賊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答康子晦曰。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

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

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顧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全。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喜嘗笑之。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子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

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答潘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答石天民曰。平生為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恠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

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喜竊以為今日之病。唯此為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為吾患也。

答時子雲曰。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

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繞。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畢竟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出處

六

答吳宜之曰。熹身在閑遠。豈能為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為圖得矣。兼平生為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方賓王曰。懶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澹著實中意。

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鄭子上問。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遠天害已。可學謂。豪傑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客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出處

七

答方平叔曰。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

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

鄧衛老問：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竊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曰：本以應舉得官，則

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之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答林正卿曰：季通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

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心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季通云：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遷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

答龔伯善曰：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方若水曰：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

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衛自鬻。以求求知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迹。亦不可萌求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余國秀問。古人處困。泰然不以累其心。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觀顏之事。曰。窮須是忍。

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葉仁父曰。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

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危。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危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偽之禁。

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

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大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

書

十一

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免死之實則不可受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

矣。

贈李堯舉序曰：日者李居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為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賴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搗其所欣厭，以為避就，則可以信吾術

書

十三

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為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誦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受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為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寔多，必將深有感予言者矣。

向薈林文集後序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威。秦誅項。以據其情。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象歎息。不知其心冒面目。為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取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

出處

十

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靡之焉。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下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棣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御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畧曰。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

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護間窺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

出處

十五

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樂推其說。雖病且衰。而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畧曰。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及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

哉。二君子利元吉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蓋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

又何足道哉。慶元元年

出處

十六

胡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跋曰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裁多角冠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寶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

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無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宋君忠嘉集曰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

出處

十七

以子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讎履鋒鏑蹈危難瀕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

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

出

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

跋杜工部同谷七諫曰：杜陵此諫，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答黃直卿曰：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

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贖，深負愧嘆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

牛

之。若合適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眾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般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

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致仕文字，不知今在何處留滯，若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破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救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又曰：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策，以為不欲啼李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

出處

二十

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為餽鷹飼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然也。

答蔡李通曰：早未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丐祠，而事

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揅荒耳。楊簽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無分毫好況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答呂東萊曰：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

出處

二十一

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究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與田侍郎子真曰：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有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志也。○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間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為。顧此

出處

二十二

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可惜也。

與章侍郎茂獻曰。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聞間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於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著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期所屬。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

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幾不恤緯。毋深此懷。而生死契闊。未暇論也。

答儲行之曰。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駘。數日前已互遷設象。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為意者。惟曾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為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為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

出處

二十二

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在子服獨為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極窮交。亦兩得其理也。○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又曰。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

答劉德脩曰。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香。齟齬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于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

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

答林擇之曰、某竟不免為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野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為此邦料理減稅事、旦夕刻奏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躬耶、云云來此間、非苦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

出處

二十四

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為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為其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句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向來詔命屢下、既懇辭之、又托人宛

轉、迄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為不然、却云、別為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

五月初三日戊子已時抄完出處文
集卷二十五

出處

二十五

謝氏以乘桴浮海為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宛轉。曲為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必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常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好勇

出處

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以為偏勝過中之戒矣。或問下同李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伊川解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騫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蓋其變化

莫測。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況得而污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衛。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今按謝氏之說。蘧腐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楊氏惟顏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孔門之不仕者。如曾皙。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子而已也。

出處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或問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顧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讓讓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曰：楊氏包承

出處

三

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亦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為苟容幸免之弊，懼非所以為訓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危，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有據矣。

出處

四

范氏之說，恐亦有可議者。蓋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實有輕君之心焉。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適而不為臣，但不傳贊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曰：不得於齊，則無適不可，故有不為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於義亦

益薄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未嘗不有義也。豈曰率土莫非其臣，無召而必往哉？况以外無所逼迫，不獲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或問再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再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

出處

年

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貽之言，證桓公之為兄。

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貽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

出處

年

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

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君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所以

出處

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質。親比而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楊氏發明程子之意善矣。然不明言小白子糾長幼之序。則亦畧而失之矣。又以忽之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從義。而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

貶忽之死也。

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為佞。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或問敬事後食之說。曰。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諸說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謝氏意謂敬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臺壘之間。尤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敬

出處

夫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奉阿。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楊氏又以庶官代天。不可不敬為說。亦不然。但事自當敬耳。豈必為代天而後敬乎。

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

亦未嘗誑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誑，身以伸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勉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仕優則學，為己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

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開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

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居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

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居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曰：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此說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達而君薨，弗為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爾。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况君

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程子以為記錄之誤。或然而未可必也。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懇至。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所以敬之。則所以發孟子言外之意者盡矣。謝楊以孔孟之分而言。則學者所當知也。然子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畏

出處

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耳。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辛未年四月初四日丑戌時抄或問記共十章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此非欺誑。衆人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它這意思。便是沒奈何。

出處

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那時說得。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傳。王墜馬死。諡自傷。傳王無狀。悲泣而死。當時諡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諡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類。下同。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自己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做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講學。這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賀孫○以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己。

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泳○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底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賀孫○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讀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頹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得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盡職。心心念念。

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薦。薦無所不至。賀孫○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伯羽○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為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為之寒心。賀孫○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着。

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要緊。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賀孫○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答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伯羽○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自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南安黃謙父命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

出處

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嘴。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有何相妨。一句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厚○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

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以下論仕。○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賀孫○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它時。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是大事。

楊

出處

五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

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鄙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

出處

本

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
問里仁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地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

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貧賤。君子履仁行義。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只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安而受之。不求去也。問此猶云。然有不繼。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個

出處

本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此疑慮。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魯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高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了。植○問漆雕循守者。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容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伯羽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熹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彥○先生難云子見南子既所謂合於禮夫人皆能何獨夫子為然子善答云夫子無一毫異望

之心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植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說命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不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變孫○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故用則行

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不消言命也植○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安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貴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

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

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他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這一面清談那這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

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脫一世，污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問：用舍

出處

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子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得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它。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其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

所恐懼，心驚膽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

出處

去。韓文公雞鳴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既謀

了。若不果決去做教成。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

出處

十三

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多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

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問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歟。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轍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關仕進者

出處

十三

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子路為人。精處未達。如以正名為迂。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

問李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貧賤。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再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李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

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按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問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賀孫○范曰。冉有以施於季氏之家。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吳伯英問。使夫子為政。果能使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

中書

十四

而況聖人乎。壯祖○問胡文定只是論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比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廣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

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設施。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先幾而作可

中書

十五

也。時舉

或問荷蓑負雨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蓑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為學者也。個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煮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去便是。他失於

和處。時舉○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

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顆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見必以其道，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潔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

出處

十六

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廣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

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

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以待聘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召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備

出處

十七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達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達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問祖○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道夫

至之問孟子去就辭受。都從義路也。禮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二
者。然義禮裏面。熟有節目。至錄云。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
也。固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於齊王餽
鼎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君
子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
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

出處

十一

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割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
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頭
便劈作兩邊去。賀孫

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富錄云。此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做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

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家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
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淳○
富同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
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
涉大川。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二三皆無位。二士三卿大
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
類。需○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
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人傑○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
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淵○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

出處

十九

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陰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
是惟恐有失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
底意思。葉孫

問富田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
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
家腳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
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牕下習讀。不曾應

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其舊時也如此讀得不相入所以
常說易難讀。○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
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
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
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所以戒他貞正。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大小辭有陰
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因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

出處

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林錄云却不好只如剝卦

分明是剝所以易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

林錄云所以卦辭亦恁地不好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

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與人卜筮以决疑惑若道理當為
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
樣事或吉或凶成兩歧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放火殺
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賊污邪僻由徑求

進不成也去占。○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李敬

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
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

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問。池本云澤無水困君子道窮之時
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難。○問。困於酒食本義我作饕餮

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
困於不好事者此又是好又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

出處

凋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

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饕餮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

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問。困二五利用祭祀曰他

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問。非所困而困

為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

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問。若只管着力去做少問做

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不或曰又意謂不可做底便

不可入頭去做。學履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銖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

中本

二十二

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文蔚○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

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子武問甯雅。肆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

出處

二十三

斯世。若見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耳。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其間有不曾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聖賢心出。義剛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

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着去位。木之○孔子在衛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為。故久

居而欲輔之。喜昌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詰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

來却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楊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迅速。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龜山却寬平。此是間氣。然其麤率處。依舊有土風在。義剛○問龜山晚年用蔡薦。出得是否。曰。亦不妨。亦勝於不出。只是出得不濟事耳。自家言之。彼亦不聽。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觀其為諫官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

出處

二十五

時宰執庸繆。待亦不可。却不告以窮理。賊在城外。綱運雖有果安得而食諸。危急時人屬望。而着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學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切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着。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考。公化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過遲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依舊是要做他底。德明

先生看東都事略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造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有好處亦不曾載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文蔚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許

出處

二十一

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陷要之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不依自家話自家只得去了如何舍舍胡胡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達了他也自要做得好人他亦既知是非又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面他兼是才做一事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面他

自家心休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有孫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元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

出處

二十一

得劉梁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寃之因論范淳夫及此○揚○廣錄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果老為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問相公以為如何張曰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果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甚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言做後如此廣

因論人物云沂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當時駕既南下

中原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金虜。廟堂却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嘗見知宗子燾云。高宗在面。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尚願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

出處

二十一

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燾云。向見叔尚時。有一人常着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可學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按擢英雄智謀之一。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右相。雖便得左相。湯右

相也。做不得。賀○因論張湯主戰和。曰。亦不可徒言戰以徇太上。太上以兩番不成。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見。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說也。揚○張勳八。二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揚

出處

二十一

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行不得。和仲曰。好議論。何故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傳用○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一。一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為重。可學

岳飛恃才不_可悔。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闊_允。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_詔。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_不達。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_揚

直卿云。人日日將理義夾持箇身心。庶幾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某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_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自己。便頓在_不刃之間。然

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仕在外而言。亦可以為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_別。以其出仕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出。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

理。但不_可正也。可仕者權也。_未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者之_不。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其忘乎貧賤富貴者哉。謂付言_不。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箇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貧賤。不肯自_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間矣。聖人氣

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_格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為楊元禮發也。門元禮_不。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_不。得。若取之_不。入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

得告監。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誦此詩云。德明

年未五十一而中末時抄出處說
文集二十五章或問十一
語類三十二早共六十五早

書集

三十二



近思續錄卷之八

治體篇

安丘劉



此篇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朱夫子壬午應詔封事

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畧曰。陛下毓德之

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今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

要。又頗留意於老子。律氏之。記誦詞藻。非所以擇淵源而出

治體

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在。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蓋數知者。不者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所謂執中也。古聖

心傳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大學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臣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之浮文。擯斥似是而非之說。留意此經。延訪真儒。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之務。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後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

治體

三

治體

三

至。豈臣所能量哉。不報。是月。子。○文集下同。

庚子應詔封事。任南康之次年。畧曰。虛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害。且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扶植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善。臣嘗謂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之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

戊申封事。畧曰。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重病。心腹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前輒引藥。不暇。賁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天下之事。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天下之事。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示耳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

精惟一之說。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闕難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

治體

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歎並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振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是以古先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以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私。蓋雖以一人之事。深居九重之邃。而惴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

治體

五

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過當。此輩但當

守門傳命，任役掃除，不當使得逞和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盧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奪其糧賜，貨賂近習，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昵之，以是為我之私人，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

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至於天子，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私，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

納羨餘之賦，而至於有私財。陛下為皇天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

保姦回，則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內有陰寇，國家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天下大本，惟在一心者，可不汲汲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選任大臣之說，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

可任也哉。乃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

治體

本

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亦列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

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才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論者

治體

九

又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聖王不約而合，是以不悅世儒之常談死法，而寧以管商功利之說為可取，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聖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

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陛下過聽髦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憂陛下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

治體

之布於來今也。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遂使聖道復明。其功甚大，俗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嘉人又以其居敬由禮害己，所為以故指為道學，相與訾議。而加誹訕焉。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非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閭閻父老之所深憂也。陛下試觀敦頤等書，必有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若夫管商功利之說，陛下既斥儒者常談死法，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務，是以取彼之言，而冀其富彊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近效亦

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己酉擬上封事

二月光宗即位

客曰：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

治體

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

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

治體

十二

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治體

十三

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適有充。有彌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及近世。所以教子。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

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審屬具員。而無保傳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

治體

十四

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

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昭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加以其身。而禮義之風。肅耿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

治體

十五

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與丹雘。雖未覓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明黜陟。信刑賞。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危亡。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不果上

蔡未拱拱奏劄畧曰。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
必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
己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
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
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
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秦漢以來此
學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

治體

十六

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
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
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
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
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

過也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
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
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
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又曰臣聞
益之戒辭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
保以上治內未微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

治體

十七

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
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
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
決然矣

辛巳夏和奏劄畧曰臣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
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

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

延和奏劄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汎掃陵廟恢

治體

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豈必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瓊廈之中

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欲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其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

治體

十九

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譏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謬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立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

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
此為恨也問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
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
未免乎交戰之患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
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
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

治體

二十一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
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乎此千聖相
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
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
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
其或恥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圖之

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
以急遽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
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
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
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
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
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

治體

二十二

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
際無不以此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
當憂其果之甚也如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
惟恐其不眾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
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
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性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經^性義畧曰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醅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

治體

二十二

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修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而不及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

肆其欺蔽眩惑於前聘其擬議窺覷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八且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釋致知格物章末

與陳丞相曰喜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

治體

二十三

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綏緝言語舉過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性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寔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

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其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

治體

二十四

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落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諂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誤矣。

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勸。谷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

與劉共父畧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固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

治體

二十五

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是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以不致幽隱畢達。則謹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

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
目。自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
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
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
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
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
心。此蓋未及手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

治體

二十六

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
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
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
之。厚之。皆不_及。則稱之。舉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
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眾短棄一
下長。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
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

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
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
乎士之不至矣。

答廖子晦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
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
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
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

治體

二十七

及人而無顧辭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
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
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濇。蓋_今之所謂寬者。乃
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
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
_後。已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邪得志。而_良善之民反不
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然後知也。

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僻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役可專。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呂子約曰。嘉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忽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酷之

科矣。

治體

二十一

趙致道問。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為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雖當顛沛敗壞。

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達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與曰得之。送張仲隆序畧曰。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

治體

二十一

以功利為急。夫豈國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且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季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

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是然，弱於無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闢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問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概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殫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

表體

三十

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

陳師德墓誌銘畧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

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天為中，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及之哉。

少師魏國公張公行狀畧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

治體

三十一

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固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

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概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

治體

三十三

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又曰：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

論附宋之義增補於此共三百四十餘字

少師魏國公謚正獻陳諱俊卿字應求行狀畧曰：公言今日之事，司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諛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意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

治體

三十三

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

觀文殿學士彭城侯劉公行狀畧曰：公知隆興府，暇日咨訪實僚，謀求利病，率常一二近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遺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

二事使平決之。有司共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
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
無不厭服。

恕字之指。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
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
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
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

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
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
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
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
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一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
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
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論

治體

三十四

治體

三十五

皆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
卿。自曰恕己則昏。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
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藉令其意。但
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
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
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
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

無罪黜其臣。鄧音質音憚音。反音。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
辭以慰解之。是乃所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
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略為
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
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或問下同

量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
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

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嘆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

治體

三十一

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益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紱紕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

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侈之不懈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璫璽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

治體

三十二

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投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職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

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按本塞源之意也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當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

治體

三十一

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昀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滅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

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讓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一作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讓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

治體

三十九

勸賢之道也又曰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

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毒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妬賢

治體

四十一

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謀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治體

四十二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缺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闢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己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

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

希體

四十二

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

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重哉。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議。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燕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居敬行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禮義著明。

希體

四十三

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范氏專以簡為臨民之道。則是居敬者無與乎臨民。而內外判矣。且子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事。又豈可同日而語哉。謝氏似以居敬為舉其大。居簡為畧其細。疑亦未安。夫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敬豈獨為舉其大哉。且

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畧也，有所畧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有心於簡，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

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子，以通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則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生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

法體

四十四

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東與齊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

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驕虐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

法體

四十五

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

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按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治體

四十二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修身為本，只是公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正與經意相反。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聽訟，在于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感動人處耳。闊。語類

同下

治體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三人爾。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美，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卹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

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

所以亡。

治體

二

有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有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有畧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摹。不肖就本原上著功。安於小成。因於近利。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請

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文蔚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

治體

三

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手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

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絮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都使民之父母凍餓，絮矩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絮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

治體

中

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淳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據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是

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格○錄云：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曰：此不是全然。○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卓○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子同日而語？

治體

中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注說得未盡。義剛○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

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的樣子都不得明作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書○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

左體

本

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變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一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

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德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矣周德地纖悉周繼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德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

右體

七

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情弛之餘勢有不客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畧究豈可更畧畧則姦究愈滋矣問

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利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

志體

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驟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挾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

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

志體

豐不如此便多事問

九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蓋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

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怨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怨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治體

問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倪錄云倪曰若嫡長不賢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為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特舉

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念忽之間縮縮漸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吝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

治體

決為之

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卓○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

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淳○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

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問然吾之所以尊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

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問○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熹

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

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為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行一番，須看他這般

做作處個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是裁截。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又問輔相裁成學也。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園囿，皆是。

先生舉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艱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德明

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補如世人些小功，只是銅露。如聖人，直是渾渾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渾渾鑄過，或曰：孟子做出來，應是新人耳目。曰：想亦只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這便是氣籠處。胡泳

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着些權變機軸，方喚做做事。又

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

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

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孔子曰未可與權。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治體

十

修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遠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

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圖他這箇自然之秩。義剛○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義剛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

治體

十一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與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爾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常用。五福所常用，六極此曾南豐說得極好。○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

右體

十六

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可學○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彞是訓，于帝其訓，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于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

治體

十六

是合德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下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之言，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

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替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是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

治體

二十一

吏便須求賢才去職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如大事不曾做底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己甚且如國家遭汙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讎恥却曰休兵息民

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況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個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個○問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楊

治體

二十一

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意淳

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鄙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謬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滑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

女從空門者各開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徇偷之民亦望風
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
豈不為恨哉漢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
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道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
樣子直是如此負孫○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君心是大
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

治體

二十二

本○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振○為學
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古者修身與
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升卿○居今之世若
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
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
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卹弊足
以為治其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倘

德明錄云問今日之治當○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
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
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
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
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之制全
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豐年
猶多饑死者雖百后變亦呼召他和氣不來德明○天生一世

治體

二十三

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有聖賢之君
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
好但上面意思畧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
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
事自然修舉益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荀悅曰教化之行挽
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
是舉世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

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夢孫○今日人材須是得个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楊○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更改却易時弊則皆在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法弊荆公盡變之又別起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楊○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

治體

二十四

學○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人傑○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

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柏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儒用○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關關地關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即其

治體

二十五

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關河東決西決。楊銓云漢時多為虛論所沮如憲宗討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蔡不是憲宗如何做得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陽○係胡沐太宗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之志然也麓不精密失照管處多。卓○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執事極好可謂鎮浮然

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方○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屬廉恥，振作士氣。」^極○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

治體

二十一

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興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益，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備用}○問神宗元豐之政，却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

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用庸人備左右趨承耳。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可學}○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

治體

二十一

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盡○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臧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可學}

因論竄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君

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淳錫云：大處有大君，小處有小君臣。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遼絕。今世如士人，猶畧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它曉得甚麼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太祖軍法曰：一階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義剛○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

治體

二十一

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方子○高祖子房英，項羽雄。道夫○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雜○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

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替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

治體

二十一

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道夫○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

酷底便喚做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王伯劉子。無餘蘊矣。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

未得人。便見他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

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

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人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知唐

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剛愎不明理。不納

治體

三十一

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

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

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道夫 ○周世宗四年之間。煞做了

事。問今刑統。亦是他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

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入未

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

開慢了。世宗胷懷又較大。胡泳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

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
短而然。揚

年未六月十一日乙丑。抄治體至二十八日壬午

大昌者午時訖。文集或問四十六卷下語
類三十一章共七十七卷

治體

三十一



治法篇

此篇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夫子延和奏劄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

府後全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穀三間收貯。已將元年陸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

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殫。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

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並板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

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于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于陳舜愈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葆崇至于如此

治法

三

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

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執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玉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治法

甲

戊申延和奏劄曰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益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君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

法本

五

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

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

法本

六

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畧知古先聖王所以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于無刑之本意、取進止、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秦滅學、禮樂失傳、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因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傳禮乃其本

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治法

七

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閣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

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會去國不及上

山陵議狀畧曰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

治法

八

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

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概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

治法

九

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疆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

答汪尚書畧曰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

答張欽夫畧曰祭說二事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敬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

治法

十

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饗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

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答呂伯恭書曰。即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
人。即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鉏去
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
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
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

與劉子澄書曰。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

治法

十一

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

與呂伯恭書曰

素絲以為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
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
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
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
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手
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

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
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慮也。

答范伯崇曰。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
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
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
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
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

治法

十二

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
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
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
過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
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
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然主奉

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事。但以此儀從客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嘗解此義以為其文備禮而非致。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何叔京曰。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冠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先武以

與復。自不當更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答陳明仲畧曰。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

答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大概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槨。瀝清。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此所謂四傍。謂炭屑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此所謂四傍。謂棺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此謂棺之內。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葬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炭葬者。後因遷葬。則

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石合成。庶幾不戾法意爾。

答嚴時亨曰。親親長長。責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侯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

壓却他人即所謂違也。遵亦作既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起於吉也。爵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

不可不知

治法

十五

答曾先祖曰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

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胡伯量問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為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曰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為據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律有高下之差也

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

治法

十六

告之禮周舜汲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遷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為得體鄭氏固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祠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此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

細考之可見。

郭子從問竇葬。曰：墳中竇葬甚善。○問：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曰：恐當如此。○問：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曰：如此亦善。

答潘立之曰：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

治法

十七

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橫，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素裳、手儀設神座。

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簋。今用漆盤，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脯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罍，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爵洗在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

治法

十八

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于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悅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爵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

於還疑脫之問、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疑脫、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治法

十九

李敬子問、燭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至變矣、答或人曰、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

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謚、如云王文正公、無謚稱爵、如云王、無爵稱官、如云范、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思叔、或兼以號舉、如云蔡龜山、衡麓、楊浦之類、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呂某、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章惇、舜典、象刑、說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

治法

二十

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

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

治法

二十一

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

治法

二十一

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姪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

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于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治法

二十三

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

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為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于聖人公乎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

治法

二十四

術以自豐而又託于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益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其與朋黨蘇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

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手聊並記之以俟來者

改官議凡五○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

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已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違日如

治法

二十五

戒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病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一人才有大小縣道有難易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才高者

審於擇地才短者昧於所向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分縣難易大小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為任○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治法

二十六

學校貢舉私議唐書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

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視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蓋嘗思之，必欲棄時改制，以漸復

治本

二十七

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思，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

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

治本

二十八

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拓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

十五人為德行科，蓋

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如八

行之

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八自係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
類專委逐縣全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
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
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
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
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入分數如餘人
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
鮮額中已減其半矣

治本

二十九

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
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
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
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
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
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
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

治本

三十

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
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
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
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
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
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
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

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
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
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
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
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
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
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

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為界義各二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一科三國晉書南史宋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初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

治法

三十一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繆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元祐時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道守規矩之事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心悅誠服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法壞太學但為聲利之場掌其教事者不過善為科舉之文嘗得售於場屋者耳士之

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走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

治法

三十一

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至矣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至於制科則當取其行義昭著不取其記誦文詞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為主以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

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
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
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
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
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章茅
之慮偶及于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
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却是
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用今惟見此一段豈神祕議之
類畧曰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
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
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
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微下
本句
訓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郊廟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

因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
戈楯夾車而趨位中有官師之典
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
書之於几也居寢有瞽御之箴
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
舉則書瞽為
師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無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
貨物以示
時所
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
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
尚書有御瞽終聲之上下幾猶察也
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
單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諫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

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
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
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
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宣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或曰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也耶而度其勢亦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耳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

治法

三十五

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疆大而難制則難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何為而有弊耶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畧曰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于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

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敲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延於中國豐屋連費良時接吟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無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手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

治法

三十六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畧曰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全治蓋主簿之為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為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鈐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為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

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
朱塗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
靜江府學記畧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
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
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
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
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

治法

三十七

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教休明。風俗醇厚。
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
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
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
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
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
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

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
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
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
一新其府之學。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
以記之。云

鄂州社稷壇記畧曰。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
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

治法

三十八

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
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
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
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
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
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

來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都刺吏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神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醵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鑒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

以此歟、

書法

三十九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畧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

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鈎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敦學之意、

書法

四十

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己而有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索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其將有本而無窮矣、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募。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

治法

四十一

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野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

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

治法

四十二

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藉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重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德興。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德興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即珏。亦康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

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饉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

治法

四十三

其封鏹。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者。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

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倣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署曰。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

治法

四十四

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

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云潘君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

治法

四十五

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為拳拳也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曰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陞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莠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遺類然愚民良族畧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人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

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廩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戚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

治法

四十六

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贖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祇糠居半而償以精穀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來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即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

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畧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慶

若法

甲七

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孟酒從容，時以相警誓，而說不能以相誦，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來候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諒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

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來候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校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秘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畧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

若法

甲十

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完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于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才，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

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曰乾道四年建人太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

治法

四十九

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揭方客里中造得高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

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為屋以儲之泚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廡外為重門以嚴出內其為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飯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

治法

五十

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蓋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于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

墓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書康德明仁壽廬條約後曰：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飲食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饑渴而轉於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悉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

治法

五十一

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癯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蒙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予，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唯蒙君

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知南康楊文舉曰：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卹，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

治法

五十二

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又曰：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推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

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公移○示俗曰。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謹身節用。謂不作非違。不犯不妄。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耗費。以養父母。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若父母生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所不容地。所不載。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

治本

五十三

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曰。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迹。勸諭士民。

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效。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琬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

治法

五十四

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律云。又除已出榜市曹。並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關約。赴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

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罪。云：淳熙六年八月日榜。○提舉浙東社倉事，目畧曰：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貧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報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倉交納，監官鄉官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

淳熙
五十五

吏糾等人至日赴倉收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手子要知首尾）○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畧曰：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志哀作樂，（自作違人等）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麻布點衫，麻布縣巾，繫麻經，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

不然，國有常憲。○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曰：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其家兄友，其弟敬，其兄孝，其父事，其母夫婦有恩，其窮相中為恩，若棄妻不男，女有別，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鄉閭有禮，歲時寒臘，皆以恩意往來，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昏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賊盜，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避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避畔，地有畔，不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避耒耜，不令老者擔挈，則為）

淳熙
五十六

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鬭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勸諭榜畧曰：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鬭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

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奉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一夫婦昏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俗有所謂管顧者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潛相奔誘

法

五十七

宜亟自新毋陷刑辟一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宜亟自新所宜深念一勸諭遺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柩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

只隨家豐儉早令止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昏嫁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財物裝弄傀儡○勸農文畧曰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前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

法

五十八

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庫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此承攝敢墜嘉言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

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為監納。以冀頑慢。三年○潭州委教授措置藏麓書院。牒曰。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藏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

治法

五十九

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凌夷。議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近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華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

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千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于本州。聽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答劉韜仲曰。社倉條目。遠平父携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國防隨行人。減尅乞覓之弊。此為最急。向來某在倉中。

治法

六十

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答黃商伯畧曰。賑難減半價。乃得推實。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虛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辛丑勸農文曰。當職昨為本軍民間農事減。列舉曾出榜及復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

深耕疾耘之務以興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求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為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

治法

六十二

將別父兄其後食自愛謹身循禮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恤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為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禮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兩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並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增損呂氏鄉約

八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投於其次

德業相勸

治法

六十二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

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酬博鬪訟酬謂縱酒宣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誣賴爭訟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謂違法三

曰行不恭遜侮慢過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臨人於惡或與人要約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焚惑衆聽者六曰營私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括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治法

本主

治法

本主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

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為見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博賭財物三曰動作無義謂進退太殊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

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三一本作二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謂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謂

以上在兄行者

於已十歲 曰幼者 謂少於已二
以下者 曰幼者 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 凡三條 〇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 皆具門狀 用幘頭公服 腰帶靴
帶繫鞋 唯四孟通用 幘子皂衫 腰帶 〇凡當行禮而有恙 此
故皆先使人白之 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
外候間起居 質疑白事 及赴請召 皆為燕見 深衣涼衫皆可
之 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 具己名勝子 長者歲首冬至具
勝子報之 如其服 餘令子弟以己名勝子代行 凡敵者歲首

冬至 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
至少者幼者之家 唯所服 深衣涼衫道服皆可 〇曰凡見尊

者長者門外下馬 俟於外次 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
幹否 度無所妨 乃命展刺 有妨則少候 或且退後 皆放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 客趨
入至廡間 主人出降階 客趨進 主人揖之升堂 禮見四拜而
後坐 燕見不拜 旅見則旅拜 少者幼者自為一列 幼者拜則
長者齒德殊絕 則少者知者聖請納拜 尊者許則立而受之
長者許則跪而扶之 拜訖則揖而退 主人命之坐 則致謝訖

揖而退 凡相見 主人語終不更端 則告退 或主人有倦色 則
生 退 或方幹事而有所候者 皆告退可也 後皆放此 則
主人送于廡下 若命之上馬 則三辭 許則揖而退 出大門乃
上馬 不許則從其命 凡見敵者 門外下馬 使人通名 俟於廡
下 或廡側 禮見則再拜 稍少者先拜 退 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送行 則主人 凡少者以下 則先遣人通名 主人具衣冠以俟
客入門下馬 則趨出迎揖升堂 來報禮則再拜謝 客止之 退
則就階上馬 客徒行 則迎于大門之外 送亦如之 仍 〇曰凡
隨其行數步 揖之則止 望其行遠乃入

治本

六十六

遇尊長於道 皆徒行 則趨進揖 尊長與之言 則對 否則立於
道側以俟 尊長已過 乃揖而行 或皆乘馬 於尊者則回避之
於長者則立馬道側 揖之俟過 乃揖而行 若已徒行而尊長
乘馬 則回避之 凡徒行遇所識 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 望見
則下馬前揖 已避亦然 過既遠 乃上馬 若尊長全上馬 則固
辭 遇敵者皆乘馬 則分道相揖而過 彼徒行而不及避 則下
馬揖之 過則上馬 遇少者以下 皆乘馬 彼不及避 則揖之而

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簿則不必書事召他客則不

可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

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

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

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若以上今聖朝官是若

特請召或迎勞出饌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

治法
十七

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

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

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

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

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

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

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

則特獻如上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

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

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

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須薦登第進官之為

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水火

類每家口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

治法
十八

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

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

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

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

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後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落

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哀且

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素襦素

帶皆以白生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

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
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贈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
葬又相率致賜。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猶其役夫及為之幹
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
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
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親為
然為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

治法

卷十九

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一曰水火。小則遭人救之。甚則親二曰盜賊。近者
追捕。有力者為之。官司。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
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資。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
資四曰死喪。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自贖則為之區處
稽其出入。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
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
放逸不檢。亦防察約。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
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
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
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
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
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
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
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

治法

卷二十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
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之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
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直月
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蓋朔具果酒三行。於會日夙興。約
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旅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

師之象於北壁下與卿校則別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

扶之長者跪而答其拜稍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

長者侯其僕伏而答之使人告於直月

同約之弟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

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

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北上約正與齒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

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步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

尊者東向北上長者西向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

人如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

為受禮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

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

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

尊者長者不拜

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

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

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北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

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

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

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

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

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

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

惡違者直月至哺乃退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水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為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

治法

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

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或問下同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于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

治本

上

大者故其於論制度雖若疏闊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已矣



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謂禮者，責得它遠與不遠，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亦非古禮。禮新舊之類，人家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微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得位，亦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便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

治法

冠禮最簡，乃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昏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昏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廣。語。類下同。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

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書。

治法

其至誠，不足以感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先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麓淺之人，他誠意如

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明作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

治法

三

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賀孫 ○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澤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

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澤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

治法

四

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意

問天之未喪斯文，文即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馬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考。大雅 ○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帶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

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摸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

治法

五

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

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強入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大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

治法

六

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褫，世子過市，則罰一帶，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惟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側○問鄭氏謂民無

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王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于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飭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

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早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護

問六宗，曰：古注自好鄭氏宗讀為祭，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皆順。又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

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理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慶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

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提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刑官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

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明捷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刑之義豈

治法

不槩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移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竭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

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惟刑之恤哉，若解做寬恤，如不令償命，死者何事，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于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

治法

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于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于無，而刑初非可廢。○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于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人傑。○廣錄云，豈有此理，某嘗

謂雖克齊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林少穎解祖落云魂祖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

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

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

○水火金木土穀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

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

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出之民用財無節也

治本

十一

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

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

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

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

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

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

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

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賀孫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

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

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

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

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

治法

十二

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前功

之祖配之問○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

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富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

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

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以下考禮。○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

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又曰：天叙五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

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實孫○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人，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賀孫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繼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忽然不相關，不當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賀孫。以下儀禮。○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多與

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為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後廟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文蔚○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两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迹也。個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規模皆是

治法

十五

周公做其言語是他人做，有不是處，周公須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以下○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為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禦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

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為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

治法

十六

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未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

治本

十七

樂之木○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區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齊明于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

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孫○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箇一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某子方有放處。因論保伍法○二十五家為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傍，如身之有脊，呂骨，當中而肋骨分布兩傍也。側○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

治本

十八

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全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

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開祖。小司徒。○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廩為氓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其受廩為氓者，固與

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六卿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淳。○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

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解大夫。○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可指名，道字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

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為能。○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藝教曾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富性情。保氏。

問子之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問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如何。

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夫子非之。又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人傑。以下小。戴禮。○禮。○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違。故曰。仁之至義之盡。法。○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

有承替也。備錄作。有傳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備錄云。姑為主。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般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圓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禮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夢祥錄云。大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以粗底言。如荀子云云。此遇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歌包鼓瑟。而流魚

出聽。粗者亦有此理。特。○如。○官師。諸有司。官師一廟。止及禘。却於禘廟並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錄。○一廟者。得祭祖禘。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

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懸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懸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禘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禘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禘。而用某

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不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黻巾之制，曰：「如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懷頭然。」○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卒食撤去。拾遺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儀是，入門以

注

十一

注

十四

後，程氏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疋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簪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溫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

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已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室拜大舅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舅姑，這又不是古

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夫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家成禮。」○直卿曰：『古禮難行者，不必拘義，剛曰：』俗禮不大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曰：「是。」義剛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舉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以下居喪○叔器問今之墨象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

治法

二十

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楊○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

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楊○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寧食只可分與僕役○賈孫○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只得從之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

治法

二十

勸○賈孫○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賈孫○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然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力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

體。因說虜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元末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陞立制度者，於是上下勢位漸隔，做事漸難。賀孫
臨臣○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大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次子以下皆哭。

治本

二十七

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人皆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賀孫○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執土圍之，此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如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

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望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壤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腐爛，即引虫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墳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備○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

治本

二十八

棟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皆○以下
葬○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輜、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二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墳上，其墳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傍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賀孫
一作○見福州人舉移舊墓，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

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周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底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五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子謂為獨靈也善謂為備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賀孫
○祭禮○以下天地之祭○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

治法

二十九

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賀孫○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象以祭極無義理未之○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其嘗辨之非是將木截作主也却是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以木名社如櫟社粉榆社之類問社稷神曰稷是穀神社是土神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

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都爛熟也○社○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故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

治法

三十

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其說人家還難無意思一作最可

豈有斟一盞酒盛兩箇餅便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
義則曰以下五祀○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
想是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畧如祭宗廟儀○問月
全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之東凡祭
五祀皆設席於輿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
於輿○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象其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
立既元用象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象某處有列

右本

三十一

子廟却塑列子膝坐於地這必有古象行古禮須是參用今未
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盞盞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
用梳櫟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
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賀孫○以下祀先聖○謁先聖焚香不是
古禮拜進將檢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檢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
拜賀孫○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
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今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

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
禮堂聖像居中充國顏氏鄭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
西嚮配北上並祀牌子濂溪周先生一明道程先生一伊川程先生
二康節邵先生二司馬溫國文正公三橫渠張先生三延平李
先生四從祀亦祀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為獻官
命賀孫為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堂狹地闊頗有
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未陪禮畢先生

淨法

三十二

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
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
衆賓飲至暮散賀孫○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揭○以下祀
之祭○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
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
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賀孫○昭穆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

季以上之主皆祔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新死祔廟。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又曰。唐制猶有近古處。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鬲鬯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園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園中為

沿革

五十三

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倣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舖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若有盜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官街邊都

無閑雜賣買。汗穢雜糅。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賀孫。○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辨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與體為順。○先生云。欲立

沿革

五十四

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西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

始祖立春祭先祖。李秋舉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大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着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揚○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

治本

三十六

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揚○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揚○溫公書儀。以香代簋簠。義剛○夫祭妻亦當拜。義剛○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幣。振○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曉不得。義剛○淳錄云。公曉得。祖宗先便曉得。義剛○人家族眾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伯叔之類。則須

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係他家。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敵孫富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禮。須是在上之人。宗室及世族家行了。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賀孫。王祭。

治本

三十七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論。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以下。○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

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淳○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正室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

治本

三十八

橫渠考得較子細必大伯期○妣者娘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生母○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其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祭無後者○先先依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餞李文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昨否曰亦不講此藝源俗承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腎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爇肉爇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錢○淳

俗○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義剛○以下墓祭○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雷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也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雷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雷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

治本

三十九

后土之大者也義剛○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賈孫○問忌日當哭否曰若京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負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廣○忌日祭只祭一位意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

得見面。變稱。○以下拜。○拜親時須合坐受。伯叔母亦合坐受。兄止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揚。○族長至己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北人以姑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揚。○以下。○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揚。○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東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後世君太尊。臣太卑。德明。○以下。朝廷之儀。○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

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級。明。○開元禮有刺史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子。方。○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起。習於戰國與秦之所為乎。廣。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升。師。樂。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李通嘗載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盡緩。十當益。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在樂不在德也。應。明。○樂

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祖。問。○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問聲氣之元。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祖。○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

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李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奇，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如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

治法

中十二

有一人躍馬陷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柱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便輸耳。圖○范蜀公徒論鍾律，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變律。人傑

淳問橫渠復井田之說，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如何？曰：這箇事，其皆不曾敢深考，講學時且悠謔，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均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黃文剛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而今作事初

治法

中三

立法如雷震霹靂，三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直是三二十年事，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廢矣。若欲行之，便一作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依今之俗，那限田只是箇戲論，而今役法猶行不得，壽皇初要責賤通差，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某，因此不便，後來竟罷。況於田如何限得？或又說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林勳作本政書

一生留意此事，後守廣郡，亦盡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淳○義則同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籩豆則

法

四十四

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賀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生諸公各言諸處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頰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

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如汀民事定光二佛，其惑亦甚。果有知道理，為汀州合先投畀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寺，所在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舶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爾。謹○鄭是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

法

四十五

鄭曰：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射，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

甚善。先生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刺陝西義勇事，恁地不曉事，儼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孫○賀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看印千箇萬箇，都喝斜，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某嘗說作縣狀牒煩

右本

甲本

多，集屬官列位於廳上，均分各自判去，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集衆較量，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又曰：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敷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良宰，

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割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間有甚無廉恥者，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朝廷都無

右本

甲本

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賀孫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黜陟，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以下論取士○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於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衛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義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漠然離散而已，然今之

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為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五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奢淫佚也哉？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

治法

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群，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群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賀○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

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剛○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某一着，便見得數十着以後之着，若只看這一回，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剛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事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成，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

治法

趙去衛信，衛信趙去行在，巡邏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兵○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才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削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費數萬得好。先生云：開前○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

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稍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帶○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時○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其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

若本

五

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兵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無數更易庶幾有濟治○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嘗差官理會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與者都只令人築起沿江閑地以為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須是出來擔當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

地中最靈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修地大事聖人猶能裁成輔相之況於其他因舉齊景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語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驕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壯祖○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

治本

五十一

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子則經由數司銓押相牽制事何由成道夫○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他軍政將來自有條理格○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

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

清法

五十二

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

論刑

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閩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令人心都喁和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搶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今欲行古制，欲

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用，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取薪嘗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

清法

五十三

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圖，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算數，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至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因言賦重民困曰：此去更須重在賀孫。取民。○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

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道夫○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如不實有人訟

治法

五十四

然後或添或去却罪官吏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輩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揚○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未者斬開釋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道○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

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

史之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託任蒲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畧記大概偶○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

治法

五十五

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然窩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齊無此鑄縫方可偶○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諸路贍軍錢歸總

領天下之好名色錢者易取者多者皆歸內藏庫封樁庫惟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不肯妄用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財○古者只是兼藏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關方鑄將來添今淮上亦可且住鑄數歲候少時却鑄大

治本

辛未

○閩下四州鹽法分稅上四州官賣浙東紹興四州遺海亦合如閩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甚弊

揚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論官○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保太保為三公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

以是為三公而置之古者諸侯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天子方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乃周為諸侯時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後世官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用○古者人主左右携提執賤役若虎賁緇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治本

壬午

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尊嚴直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蓋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問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微霍

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宜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剛。○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叅政。兼六曹。如吏。兼禮。兵。刑。工。兵。刑。戶。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人解。○嘗與劉

治法

五十九

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為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湮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楊。○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全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

漢有十三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

治法

五十九

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為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盡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個。○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

令他隨材擬職。州中監司、監司、中吏部、長貳、審察、閣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道○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拜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啓○因民

治法

本

少計較，沮撓社會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未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官倉，數年之間，立使一作便敗壞，雖二十年來之功，俱為無益。哲孫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幘頭，著布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賜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

子世襲，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書○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軍執事，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全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門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

治法

本

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着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着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

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群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唐侍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于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

治法

六十二

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其模樣。六朝所載對策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諧謔，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諧謔。賀孫 ○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大學士，監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監觀文殿學士，觀文殿學士，監資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監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

何須如此勞擾，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曾痛，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畧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個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罰，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

治法

六十三

行，這謂之勅，今人呼為勅令格式，據某看合呼為全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勅，某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法。賀孫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獨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全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

敵須假此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鬥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

治法

未十

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狀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

其所以為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警者善聽，聲者善視，則其事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更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入後以強橫害物為知

治法

未十

饒州汪某斷配人傑。○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圖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繁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邊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餉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向來張柔直守

衣冠有何間別義剛

南劔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備用

唐六典載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

法

本

治法

子

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八便不復為農矣備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揭○紙錢起于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輿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所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



近思續錄卷之十

政事篇

安江劉



此篇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朱夫子癸未重拱奏劄。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再召。其行在。其一二曰。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有兩端焉。蓋戰誠進

政事

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公。而亦有持久之難。至

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言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騁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

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也。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

政事

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臣子所忍聞者。其不

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為和議。以惑聖聰。所謂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

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然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士為而不知有父。臣為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勝。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夫曰愛其君父。而曰棄愛

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謂何矣。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指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和為觀。譬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隨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機。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

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偽。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備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臣願陛下姑置利字。是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於仁義

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見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

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所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取進止。與魏元履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辭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倭倖鳴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答張敬夫曰：嘉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

故事

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尊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故務求知見是也。

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途轍之無悔吝也。廷原作塗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畧曰：闕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救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為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

故事

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徙，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

與陳丞相書畧曰：嘉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意。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

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臺瑞書。畧曰。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如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挾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

故事

逢迎縱吏。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徂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揭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並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

與皇甫帥書。畧曰。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疎遠僭有所陳。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計。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竊恐

故事

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

與周參政劄子曰。今歲之旱。其勢其廣。連日降旨。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錢。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蠲放。蠲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消災息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

何哉。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寶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關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下受訴者。即守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州軍具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流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敢以告於執事。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上宰相書。畧曰。今日之政。一歸弛緩。而荒政兩事。則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

政事

九

室。或以為樽節財用。重惜名器。國之大政也。然將帥之臣。軍籍侵欺。餽餉之臣。簿籍盜竊。苞苴輦載。歸於權門。不此之正。顧乃規規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為樽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倚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不此之愛。顧乃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竊嘗思而

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

政事

十

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亦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明公自度。萬一事不可知。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

與趙帥書。畧曰。大抵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己智者。難為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等計之。其羸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平利病之實也。又

曰：嘗記先儒解孟子訖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為長太息也。

與趙帥書，畧曰：嘉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為感。又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認春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為創見，便爾傳說。

取事

致誤台慈，以為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嘉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

答陳同父書，畧曰：來教所云，鄙意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

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怎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與留丞相書，畧曰：嘉蒙飛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某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

取事

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和，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益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嘉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嘉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和為己任，是以上之

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
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
邪譖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
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
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
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
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

事

十三

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
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
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
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
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
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
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

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
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
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
黨、其亦誤矣、○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
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
己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
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

事

十四

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
就慶曆之宏規、盡章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
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
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
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
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
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

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過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乎，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

軍事

十五

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又書畧曰：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矣。

與趙尚書書畧曰：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其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明公自頃出臨藩服，而熹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雖野傾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職修事舉，為衆所稱者也。而況於其學行懿嘉，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

政事

十六

才者益衆，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難任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竊為明公慮之。

與留丞相書曰：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問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達

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誣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偽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求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

政事

十七

與楊子直書曰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張定叟書畧曰熹百病交攻日甚一日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

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章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疎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中外羣公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

政事

十八

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全猷益求殫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抹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

與黃直卿書曰三月八日庚申三月癸亥日也次日甲子午初刻歿熹啓人還得書知

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畧有安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思老病事餘干有許。意彼所云。禮書今為者。尚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

家事

十九

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中。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答汪尚書甲畧曰。中國所恃者德義。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

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與張欽夫畧曰。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

政事

二十

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款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老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道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

答張敬夫書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答呂伯恭書曰。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

故事

二十二

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無以報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又曰。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着眼力。乃可無悔吝耳。○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

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准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聞携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

故事

二十二

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意甚厚矣。感刻何敢忘也。○熹欲修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為貧富可通行者。旦夕草定寄呈。俟可否則後改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為無功耳。○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急。然比之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即倒却人州縣矣。士人犯

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生法結斷職罪為重耳然亦送學夏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陷涉宗室教唆詞訟為人所訴復追索欲撻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去却小杖數下再送他州亦不為過也○前日妄發本縣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審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

事

二十三

俟雷霆之威耳欽夫之逝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福後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惟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夢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又為狂妄之舉準備竄謫身寄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條具民間利病亦生意思過當遂殺不住索性

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又曰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譽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救荒之備即小財匱無壁書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急遣人呼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事既而飲藥僅得少定賑助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指擬不免具奏祈哀並求罷免未知如何但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

事

二十四

由者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困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換處耳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曰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

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

事

二十五

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為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國忌齋筵，董素所宜，以范公之賢，於已之

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謂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

事

二十六

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和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驕也。○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玩佛老之易

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事

二十七

答劉子澄曰。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闔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遺止此耶。此為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留次昏憤隘狹。自以為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

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寄陸子靜曰。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

事

二十八

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鉅夫有此說。當疑其贊。今乃正使得著。方知鉅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高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又曰。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

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擲擲不破者也。又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魯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

答陳庸書曰。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

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

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盡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

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枯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

故事

三十一

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

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

故事

三十一

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顧然者常在手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

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

政事

五十三

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心不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界限，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點其

政事

五十四

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

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畧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心

政事

三十五

無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全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做退就新儒，趨營憚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

與籍溪胡先生畧曰：天下形勢，當路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

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熯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與慶國卓夫人畧曰：五哥徽廟，頗減遊燕，復近書冊，寧適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嘉稿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有寬厚長者，即以責遊子弟相待，不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無

政事

三十六

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下親民事，觸事憚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入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

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上黃端明書曰：八月十一日。

丁亥，乾道三年，如長沙，訪南軒，道經昭武，謁黃中端明於其家，先之以書。

具位熹，敢肅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致政尚書端明文丈台。

座喜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於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

政事

三十七

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刊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於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

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某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

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於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

政事

三十七

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庶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其父畧曰：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今豈可曲意徇

從耶

答薛士龍季畧曰、三復末教、有嘉惠不敢當者二焉、嘉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益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並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綵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

政事

三十九

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憊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意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畧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學無所成、十數年來、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奉親之日、急於甘旨、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間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

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意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

政事

四

實淳涵、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錄以見賜、則又幸甚、○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譬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論也、答林謙之元畧曰、蓋意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

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審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摩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

學事

甲一

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所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辟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其可懼也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

答陳君舉畧曰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議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

學事

甲二

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復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入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魏元履曰來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習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

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

答范伯崇曰。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

故事

四十三

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諫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政。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意近

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留意也。

答何叔京曰。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

故事

四十四

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為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為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若鄰里間有可說諭者。全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為佳。不然。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遵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欽夫論膽。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能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

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其精。愚所不及。○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塞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適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既也。

石子重問曰。嘗問順之。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梓否。順之曰。

政事

四十五

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梓。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梓。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梓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梓。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答蔡季通曰。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註猶話者。集中有之否。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通書注修。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夢子活計。盡在裏許也。○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

政事

四十六

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闍家老子也。○啓蒙修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未。幸早為之。乍歸窘甚。癸丑三月。饜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來。會語數日為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伯諫來此。已兩三日。約左右一來相聚。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恁校。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滿。方

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元吉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絕子乎。李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自顯比之訓矣。若又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與方伯謨畧曰。五夫人到日。能畧過此。少款一二日為幸。而以徒御為憂。白餅青粥。不難辦也。○說伯謨頗覺哀悼。何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造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隨之。步小外和。

不能為害也。

政事

四十七

答吳伯起畧曰。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全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丘子野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

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麗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言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平易其言之責也。

政事

四十八

答潘叔昌曰。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龜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

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益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一二

故事

四十九

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呂子約曰：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若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嘉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賢

請細看孟子言不吝謹

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活嘆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為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

吳伯豐問大人格君心之非，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其效乃遲之三年之後。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子房魏證亦幸遇二君之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曰：雖有萬全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

故事

五十一

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答劉季章曰：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

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

陳事

五十一

陳事

五十二

何

熊夢非問待人接物之道如何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陳安卿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

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

答陳才卿曰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

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

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答孫敬甫曰：正命之說，乃是平日修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苟且，回互而曲從也。

事

五

答或人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

偶讀護記曰：蜀馮當可之文，號縉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

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此紹興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其謀畫議論，皆奇偉的當，而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畧識經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皇極辯，與之結合，因筆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

事

五

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訪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為，証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

己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為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徧走視親。為診脉。候

孝事

五十五

其寒溫。人與藥餌。設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為難。後皆無恙云。○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權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權茶固為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權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為警戒。然其勢將

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証。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

孝事

五十六

民便。既去。民思如楊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識者以為知言。○公嘗為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為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為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為政。亦如此也。

王梅溪文集序畧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先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

本

事

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洩忽。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如鬼域。狐。如盜賊。詛祝。問。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槩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傅伯拱字序曰。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

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感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

本

事

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為禮畧矣。然奉手當膺。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

之景陽風骨秀真異於常見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辭讓之學矣蓋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己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字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己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戒私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序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畧曰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

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涯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

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金華潘公文集序畧曰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

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翼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和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為

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德病桓也之不得為剛，蓋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嗚呼！云云。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檣。其子煊，暴起為貴，勢傾

朱事

十一

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儉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公諱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

漳州教授廳壁記。畧曰：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

朱事

十二

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跋程宰登瀛閣記畧曰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

跋余巖起集畧曰嘉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鬱卷睚眦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印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

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章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

跋鄭宣撫帖畧曰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

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

少傅劉公神道碑畧曰公諱子羽字存脩天姿英毅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名輪守越以羸卒數百破方臘數十萬衆

佐守真定數月虜不能下張忠獻公與公謀誅范瑗召瑗及張俊劉光世飲食公取黃紙糜瑗以俟兵送瑗使光世撫其衆曰誅止瑗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頃刻而定富平不利有建策徙治者公叱曰孺子可斬也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收集散亡堅壁固壘觀釁而動耳公請北出單騎至秦州召亡將悉來會公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守諸險虜入玠走公退守三泉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

粗糲、珍會三泉、夜不寐、視公方甘寢、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一夕、虜大至、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不為動、虜亦引退、虜入梁洋、蜀復大震、張公下全徙潼川、軍士憤怨、公力言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南、藉全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張公大悟、立止不行、虜書招公及玠、公斬其所遣十餘人、餘一人使還曰：吾有死耳、何可招也、虜無所得、死傷十五六、故遁、公擊之、隨谷死者不可計、餘數十柩皆降之時

張事

三十五

大酋撒禹喝、元術計必取蜀、不遺餘力、我之謀臣戰將、無敢為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秦檜諷言者論罷之、

朝議大夫黃公碑、畧曰：嗚呼、祖宗百年禮樂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於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秦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衄迎降、而皆不知以為

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諱中興字文昭

義靈廟碑、畧曰：慶元元年春二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之祠、為義靈廟、州人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陷六州、吾台獨全者、滕侯力也、聞亂之初、聞郡震恐、太守即承謀欲遁去、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

張事

三十六

移書、諫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賊號十萬、攻城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刃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凡所存活、以大萬計、是則侯之為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守城破賊為丞之功、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

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冠退園解並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任故得獨冒顯實應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閹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為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文獻足證民吏稱思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嘆也已。滕侯名肩字子勤後抗狂虜勲績尤盛所陳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

東事

二十七

史法富立傳廟在城西北隅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為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畧曰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家邵武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游先生定夫愛其厚重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偽楚僭號公即日出居於外既而邦昌果致偽詔

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又曰公獻十要道之說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訶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賊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畧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告老致仕淳熙元年上使訪

東事

二十八

天下利害朝政闕失公疏畧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又曰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它人視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

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宜遠、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風教、在朝廷、守經据正、思深慮遠、不為激訐之言、表襮之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為出、

取事

本末

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痛夫欽廟梓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敵可也、龍大淵親幸時、公獨未嘗與之坐、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於朝者、同列多靳侮之、獨感公遇己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

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大尉錡之復用、公力為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為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怠惰容也、蓋公之為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既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

取事

上

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慈實、尤以空言為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享年八十有五篤行趙君彥遠、墓銘畧曰、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歌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叩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為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

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娣姒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

故事

七十二

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哀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先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為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為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

歸公即聘以為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塋而子亦謀食於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為煮藥比瘡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為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

故事

七十二

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廟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為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眾為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眾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

人為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于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為人大畧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為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

表事

七十三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畧曰。公諱時。字德卿。婺州金華縣人。子男友端。友恭。友學。志操。孫男履孫。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為依歸。中年遊張敬大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為小官。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納纖細無所遺。與利除害。皆有成績。為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體。不細苛。精擇丞吏。隨才授

任。治民訓兵。禁姦除暴。無一不可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為治。王於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脉絡流通。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為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恥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每言欲寬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斂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權節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行獄尤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州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

表事

七十四

勸薦士。惟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受請囑。有所薦。輒閉閣草奏。勅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伯恭聞而數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重僕。接僚屬如朋友。惜官幣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爭為盡力。所至稱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而寬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

常度其仕進不即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觀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來致慇懃輒不報。以書請事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歲召還蓋將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謀傾宰相者。陰尼之。遂竟不獲究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顏楷法勁挺嚴密如其為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喪祭不徇流俗。平居無所

取事

七十五

嗜好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箦時語而絕。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議其方也。熹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來學。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士患不學。學患不行。口榮身悴。物重身輕。偉歟潘公。夙有奇尚。蹈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澨。百辟儀之。歸歟德矣。道固委蛇。唯其德學。知者蓋鮮。我銘其幽。以告幽遠。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畧曰。君諱翌。字晦叔。建陽人。師事五峯胡先

生。捐科舉之學。其為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

答蔡季通曰。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

取事

七十六

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他處。客生事也。○所論小人共事之說。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揀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常守正。為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徐共父兄弟。又遣

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為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遊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急緩駁雜之病而季通善傷於急迫又難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顧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後山未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

家事

二十七

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若以此奉贊也○參同契更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雞犬耳○三哥所苦疝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

答向伯元畧曰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早歎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畧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夢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極許何以當之祇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勤形瘁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

答程少隨可久畧曰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

家事

二十八

姚元崇亦有濟世之術亦不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

答劉子澄畧曰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旨此恐徒取草野僂侮之譏而匆匆畧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畧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因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

答林井伯畧曰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

■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微叩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答鄭景明曰。太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楊生道

政事

七十九

夫鄉居托庇其幸。聞其懦弱。為人所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善。或善良不無受弊。此一不可不知也。

答林子方畧曰。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其亦已書其後矣。其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

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

答黃商伯曰。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取至此。亦何足卹。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亦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其無狀居此。一有餘幸。意直前。不能違避干

政事

七

舉。其罪。士民多矣。請祠。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道。不。久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饒。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洋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僅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據攷究之力。此人固

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
滑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
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
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
此是非。乃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
之正耳。

故事

十一



范氏深識三子。並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為事。皆
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任天
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
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
來之禍也。或問下同

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
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下及以明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

故事

其政。未至于再三。既不能平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得憂之
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
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
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
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
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間。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
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所以止者何為。告新

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耶。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實事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

取事

上

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蓋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為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實貪者。得託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退之人。則必眾疾而共排之。

以為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為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污穢沉濁之中。不但如有所識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為。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母吝。寧介無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曾氏曰。或謂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胡氏曰。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達而少與之也。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

取事

上

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賴川杜密。去官蜀還。閉門埽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清高。以嚴之密。謂呈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諱。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過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

之。豈從善服義。固不可。若密之。為是代。是行事也。不在其。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夫可不戒哉。

范氏爭友之云。過矣。所謂爭者。亦忠告而善道。但其不可而止。則以厚薄為淺深耳。呂氏善術誘掖之。似非文意。蓋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曰以善道之。則所謂忠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為贅於辭乎。

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

政事

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

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然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為己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

政事

五

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于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康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此事

本

此事

七

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雪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勾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

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曰：子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懲慙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疑有脫誤如德齊與吳之方強，太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語類下同。○無所為於前

無所冀於後。意○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

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

若得箇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

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理會則事變無

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

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

政事

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楊○因論

人奸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

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楊

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

事安得為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陵犯也又

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

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然人

臣之諫君亦有箇究竟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

僻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備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

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

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

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

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

政事

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

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

却含糊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

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

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

臣且如當時郡守縣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末者

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皆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

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變，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

正事

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竊曰：坦之倒持守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寓○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

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腳底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簡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

水事

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寓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淳錄云：君

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心有公。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私不同，孔子論君子小人皆然。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說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如誰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

政事

五

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夢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問：集注云：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殺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殺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富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

論貪污而已。治錄云：為侍從，不過做得尋常事，此不充諸聖人所謂恥也。於國家大計，亦無

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謙之○治錄云：子貢問士，必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

政事

十

不足深責也

問：為命禪讓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謙之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瞽瞍而徵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否？曰：然。廣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常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後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八解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

未嘗看者。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其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奉。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着

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賀孫

或問孔子矜亡而往。拜之。不終於不誠乎。曰。據道理合當如此。彼矜亡來。我亦矜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去○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訕身以信道。不知何以見訕身處。曰。陽貨惡人。本不可見。孔子見之。亦近訕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訕矣。到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特舉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遼。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植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熱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可見。明問孟子告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

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罷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闊之地，無人來觀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命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只是

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對說，其實與之過厚，孟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消息，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問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

隣有闢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隣之關，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關礙，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問

敬之間，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慈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

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富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

賀孫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

故事

十一

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側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

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

故事

十一

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昏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千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

實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何○隱惡揚善，惡底固不問了，就善者之中，執其不同之極處，以量度之，如一人云長八尺，一人云長九尺，又一人云長十尺，皆長也，又皆不同也，不可便以八尺為不及，十尺為過，而以九尺為中也。益中處或在十尺上，或在八尺上，不可知，必就三者之說，子細量度，看那說是，或三者之說皆不是，中自在七尺上，亦未可知。然

故事

十三

後有以見夫中也，半折之說，誠為有病。○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不消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驢馬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賜○夔孫錄云：問

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看他上文，他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

故事

十四

是自遠其道，不依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非道遠人也。今欲治之，如人本有孝，他却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只與他說：你本有孝，如何錯行？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別討他底道理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步子，何用別

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
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
來。只是此意。又曰。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
是則也。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
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
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

此事

十五

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凡人責人處
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
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
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
恕不出來。錄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咎。若做得不好。雖

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
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
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
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了。便是吉了。還有甚咎。○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
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
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

此事

十六

用他。與之謀議。經書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
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
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
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如舜封象。則使更
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學履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

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故
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
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
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
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佛氏亦豈

有邪心者變○因論易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

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
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荊公無姦邪只不
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
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
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
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

以激得荊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
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事其人才亦忠
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六二在無妄之時居中得正

故吉其曰不耕獲不菑畲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
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災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
來是也此是占辭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

賤窮困死亡却無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

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直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文辭相應便不
習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反凶也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
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
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
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此便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底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正理也。○過涉滅頂凶。不可答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答也。慶孫

政事

十九

或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曰。然。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正心助長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王者之感。如云王用

政事

二十

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看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

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入人牢籠之耶。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才。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才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塵穢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如人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多有持

平之說如何曰此所謂惡濁之論也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空費心力決定無益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

學事

二十二

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公門只見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然他若教公做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然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則事若認得定

何害又有一樣人半間不界可進可退此尤難認

過舉程子解君子以同而異曰不能大同者亂常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富貴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過

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

政事

二十二

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一傳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

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學後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此子便至於流也備○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

庚子

二十三

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備諂底意思在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備

問其何以為德之制曰其為資斧與多作斷制之象蓋其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

可以行權皆○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

庚子

二十四

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以寡然足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處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其稱而隱其是箇卑其隱伏底物事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

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其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其之道也。其德之制也，其以行權都是此意。個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

政事

二十五

病，自然足以達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個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則陷於險，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只是當處患之際方見得。個

○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

政事

二十五

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個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慶慶，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

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望、豐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這事業。學家

本

二十七

高祖初入關。鎮撫人民。到霸上。又不入秦府庫。皆是項羽王他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定三秦。已自侵占別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王秦。却也是定奪得關中。便也好住。又不肯休。又弄得弑義帝。說話出來。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喫酒取那美人。却被項羽殺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名義壞盡。從此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平假之未久而遽

歸者此也。湯武做時須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為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為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死。不問于糾。正不正。可學
○厚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可學

本

二十八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落發之功。紹興初入朝。蒲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做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

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錄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編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遺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舉時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

故事

二十九

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不見早便剗剗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俸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關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然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米一

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為南康官吏之害。靖

○道夫言察院黃公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已榜治如法某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榜掠也遂將吏人並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

故事

三十

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佐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賀孫聞之先生云因出謁回即取○漳州南寧最為橫賦先生至石丈屢言曲折先生即先罷瀕海十一鋪至是

解到鹽錢諸庫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卻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其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淳○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考。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個○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

故事

三十

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入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着不痒。招着不痛矣。小官常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煩職官。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其逐破例。全皆相見。生

故事

三十

在潭州。每間日一詣學士人見。於齋中。官員則於府署。個○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錄
今日言事官。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振○先生問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

○有一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某以為名言。人傑○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蓋卿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與五○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

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得子細又如今兩人廝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李雖不與熟嘗于其見先人時望見之先人稱其人有才畧因云今做官人幾時箇是關心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更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待委任之賀孫○吳公路為本

政事

三十三

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吳其罪甚衆只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遺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贖其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而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書曰臣聞聖主為政貴不避

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之事豈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於法亦須令尋贖去可也賀孫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

政事

三十四

肯放過道夫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而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

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

事

三十五

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賀○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

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拜得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嚴嚴，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壹流矣。道夫○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

事

三十六

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端○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屢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

二公果相繼興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蔽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敝，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時舉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益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

政事

三十七

用練，算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閉着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元鎮意思，是其源流，大畧可睹矣。備用 ○方子錄云：趙元鎮亦只欲和，但秦檜既擔當了，元鎮却落得美名。○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熙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雪理。此元祐人之過也。揭 ○問元成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大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

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個 ○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鉄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為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小雖睥睨，不敢動着他。德明 ○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危從北狩。備用 ○因論姚平仲劫寨不

政事

三十八

勝。音 師道。字彛叔，世衛之孫也。少從橫渠學，疎古今事宜。 金再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了，再劫却是虜人劫寨，他那大執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人輕挑，劫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喫火燒之類。此人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嘗言：吳兒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 斫營便是劫寨，是他最怕此也。汪丈帥福時，某亦在逆亮來時，一日送劉寶去用兵。汪丈問云：今太尉去時如何。曰：與虜人戰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

去矣。蓋此中只有夢精銳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已困於彼矣。揚○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人。宋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會收拾得他，致為饑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

事

事

事

事

意思直是如此。備用○某嘗說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腳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卓○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即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棹，却畧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噉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揚○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撥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陣，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動直以衝突之。孫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畧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夙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備用○或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三

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楊錄云：張登，福建人。楊錄云：張致，中父登，從周錄云：永福姓張人。

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爭。諸錄云：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

諸錄云：士夫僧道百餘人，但一揖，不足只立說話。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

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

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

一切人，都被這夢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

更不問義理。替錄云：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尋利。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

故事

四十一

利便自無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對訟庭。後來

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闊，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見矣。特舉

○替錄云：一揖而退，此亦可。嘗其桃符云：奉勸邑人休本分，莫將閑事到公庭。言雖實，意亦好。○楊錄云：其人為政簡易，無

係累。後○王龜齡學也粗疎，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懇，未要如

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賀孫○辛幼安為

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肅再為潭帥，

律已愈謹，御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道夫○戴少望云：洪景廬

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

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

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

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

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

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徇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戴曰：

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問祖○

故事

四十二

孫逢吉從之，然好，初除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諱忌，如正心誠

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令着說底話。賀孫

廬州之事，朝廷既委清強官體究，師司若有謀，只那體究官便是

捉賊官，當着隨宜處分。到彼地頭，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

迫，亦須開門放入，但與之言。今日之事，大兵勦滅不難，今亦未

能如是，但你這頭首人，合當出來陳說，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

則收而果之事，即定矣。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

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殘破。道夫○西夏人勇健喜鬪。三五年

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穩地。道夫○或

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滄。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醜配

事

四十三

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儒用○南渡之後。說復讎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皆是半上落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宗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到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欣然。便只說得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

無范伯達如圭。則陵寢一向忘之矣。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

只說莫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潰於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韓魏公煞是箇人物。然亦適是

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擔當。論規恢。實孫。○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勞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道夫○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

事

四十四

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較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舊○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道夫○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嘗見一事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

復、某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刑政耳、

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止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

東事

四十五

他、揚○溫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升卿○常

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勝則驕、膽大而恃兵強、因攻二城亦不下、壽昌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
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
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人傑錄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樂而已、惟其急於攻

楚、所以致大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耳、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耳、○人傑錄云、分羹之說、則大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或問太史公書項籍

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
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
困於中、手足日窮、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壯○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
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

東事

四十六

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誥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脇之之
意、替○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
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
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揚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
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
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

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
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展魯閥畧而能有成者。○漢儒
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
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修孔子廟事
說夫子若會射覆者然甚恠。義剛○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
亡矣。淳○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
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仁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

本

中

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
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弄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
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本若孫權據江南劉
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維○曹操用兵然有那
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
端○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從周○問武侯寧
靜致遠之說曰靜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淳○諸葛亮臨

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
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
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楊
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先生曰
漢高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其利
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
汾陽。揚○漢高祖取天下却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

本

中

委曲隋亂如此高祖太宗立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
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并時低打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
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端蒙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道○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守固。丁未耳○鄭叔友謂
敗不可懲勝不可徂此言殊有味。振○陳先澤二子求字先生
字萃曰仲亨云萃便亨凡物積之厚而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

子蒲便流。又字華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虎之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義剛○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慎悖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

政事

四十九

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人見書便不愛。寓○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會得。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素○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方



近思續錄卷之十一

教人篇

安丘



此篇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朱夫子與陳丞相書。畧曰。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君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交為難耳。文集下同

教人

答唐帥書。畧曰。高教授有意為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愈也。

答張敬夫曰。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後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畧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

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率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眾。非中都官守所宜。意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畧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衰。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

事

二

等駁難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踐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為難耳。

答呂伯恭書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

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

教人

三

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乃是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鼻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誘掖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工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為正法耳。○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

問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己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全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闊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

教人

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史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答劉子澄曰。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聞之以為當有益。故嘗往求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

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閒言語說了。方

教人

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似實有功夫。不枉了閒言語。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

答林正夫。畧曰。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屠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磨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昏

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教人

與魏應仲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遇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由華。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

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點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褻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

教人

理。講習易明矣。

癸未答范伯崇曰。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

反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旦脫然。自自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殫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實行妄作耳。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鑒知自和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

教人

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惑。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

答石子重書曰。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

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拯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

教人

於流俗之為愈。

答林擇之曰。遊山之計。束裝借入。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為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感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太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

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畧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態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可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教人

十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肩荷得者。因俚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

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鑒也。

答呂子約曰。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致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忌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

教人

十一

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亦誤手。

答王子合畧曰。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昨承問及復卦之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

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復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前書所論

義人

十一

實地工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情。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深淺。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酬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

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年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

義人

十三

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鑄碑立名為觀美。或生事也。○子餘留此久。適嘉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着力催儆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陳膚仲。頃者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

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喻及教導曲折。傳述亦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為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淳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責罰以求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

教人

十五

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

答滕德粹。畧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

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密。則願自此書始。○答滕德粹。畧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

教人

十五

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滿恭叔問。友恭生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謂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曰。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答滿恭叔。畧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

答劉季章曰。所喻為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途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

教人

十一

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

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趣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

教人

十一

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

答高應朝畧曰。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也。

答朱子繹曰。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為學之題目次

教人

十

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着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棄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郭希呂津曰。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為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

教人

十九

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為孝弟者未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為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為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為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何為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又曰。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自得力量處也。○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

答黃寬仲曰。所論為學工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

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有觀涵泳，不必過為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徐彥章畧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

義人

三

滅之嫌而廢也。○經說所疑，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惟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

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盡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

義人

三

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李守約

畧曰：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得之。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也。大中之說，此亦只是

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

答李時可問誠者物之終始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

教人

二十二

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為虛偽。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並以示字約也。

李堯卿問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唐咨竊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分，所謂高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曰：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以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陳安卿問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

教人

二十三

求之視聽寢食，議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擇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即格物致知用功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為外物所遷奪。此即誠意正心修身用功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此即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即知至處。

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達聲繞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絕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曰立是物格知至

教人

三十四

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答徐居甫曰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為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當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張敬之父顯問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

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答朱朋孫畧曰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若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

教人

三十五

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

答曾無疑畧曰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終耳

答林德久至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德久問。諸先生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

蔡人

二十六

議論不同。曰。此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答高國樞曰。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

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畧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常鄭卿曰。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御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

李敬子問。燭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

蔡人

二十七

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疆甲兵。當徵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曰。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為空言也。

答李繼善孝廷曰。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答孫仁甫自曰。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

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隱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為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為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為管晏。為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

教人

二十

矣。道之隱也。不亦宜乎。○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為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

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者實。而勿求速解。標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劉朝弼曰。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嘉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

教人

二十一

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為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克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億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

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為。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為士者並。而事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或人曰。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

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為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記疑畧曰。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為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

問。才見即問。甚濫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為詩語。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同安縣論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才。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音。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

青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
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
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
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
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
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
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

忽。

同安縣諭諸職事曰。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
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
以防之。是猶決瀉水注之于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擇其衝流
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
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
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

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
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
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舉
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
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
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
君留意。

同安縣補試賜諭曰。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
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
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
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固有司矣。新學小
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
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
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

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剛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意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

教人

三十四

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音。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說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

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達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焉。其有不合。意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思。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意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論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

教人

三十五

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翱章中五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

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

教人

三十六

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朱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着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克見病痛起處，勇猛奮

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送李伯諫序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

教人

三十七

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斯之學，吾知其所以為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為矣。然伯諫方且慨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

德為憂。而辱顧於子以為問。惟子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
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
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
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
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
能默然。因叙前說。而並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為別。伯諫行乎哉。
今而後聞。斯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

教人

三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道。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趙清獻公 胡文定公祠記畧曰。熹惟今之為政者。固

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
人。而納之卑淺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
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
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為政者
而已哉。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畧曰。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
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
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
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
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
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
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

教人

三十一

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
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興時盛
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
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
不亦可悲也哉。至於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於郡縣。其制
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堦堦乎唐虞三代之隆矣。

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註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教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為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官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

教

學

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教教作人之功於是為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獨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為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

乾道九年

衢州江山縣學記畧曰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見先聖廟壞學政廢墜不脩已數十年於是告於其長湯君悅請任

其事湯君子錢五萬熊君徧語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踰月訖功熊君合群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生師之舍亦葺其舊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嗟嘆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意聞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

教

學

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子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吏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於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願卒請之以識茲役而並列之庶不得辭因記其事以勵熊君且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

弟子而食於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畧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徇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

教人

四十二

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聞。將有自然不可掩者矣。

題書操帖曰。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請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

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答黃直卿畧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

教人

四十三

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入太學取科第也。○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精舍諸友。議論頗有緒。通老甚慰人意。所助非細也。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

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選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輩仲至。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鉅鈞到彼。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錮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

教人

四十四

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足躁等。要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此風未也。書來知其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念若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

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與長子受之曰。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靜當。不得戲笑

教人

四十五

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

諛輕薄、傲慢、褻狎、道之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教人

四十六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顧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

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彼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孫季和曰、來諭諄懇、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

教人

四十七

究遠大之業、幸甚。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行。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行。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為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

養人

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或問下同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

心危迫。雖得其所。而無可即之安。此罔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心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

謝氏以張子正容謹節之學。為外面威儀。非禮之本。故其學無傳之者。此亦不然。考諸程子之言。則正取其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據守。其所病者。乃在於清虛一大之云。使人向別處走耳。謝氏之言。大率未免好高之弊也。

養人

或問切切惻惻之義。其詳奈何。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惻惻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訐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

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腰。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曰。然則程子何以知其非莊周之流也。曰。使其為莊周之流。

則夫子必將以理曉之。不但直數其罪而已也。

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下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楊侯或以貞為正。而不及於固。或以貞為固。而不本於正。亦皆失之。

張敬夫說有教無類。則詳且盡矣。張敬夫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

教

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也。

楊氏以為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

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發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為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為說者。如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夫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為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

教

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為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為不可。而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為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尋繹。遠則乖於天理。而流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

辛未十月二十日辛丑

酉時抄教人上

十一月初八日午時時記

文德堂七十七卷四十五十一



這道體餽本浩浩無窮。語類

○聖人教人有定本。

爲本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皆是定本。人○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

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一

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

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

教人

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謀○爲學須先

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譬落教綿密。今人多未

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備○須就

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開闢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屋。須着有

百間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

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

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

離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

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

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學者莫說

要待一箇大項目工夫方做。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

大項目。即今便踉過了。學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

需者事之賊也。至○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

教人

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

底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文○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學○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

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方○今學者要緊且要分

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接要自家理會這

箇物事。不是漫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

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先分別得這

箇路頭了。方可理會文字。賀○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錄○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士○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廣○最怕籠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愈

教人

三

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例○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類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子○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明○只有一箇界分。出則便不是。廣○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它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端○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

教人

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為知得些子便了。素○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明○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大○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

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夫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孔子教人。只就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錄作只就。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子○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

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變○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真是漏洩。明○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有可正者。○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

教人

五

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質王。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南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焉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與天道。○淳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做得箇底成，不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問○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

教人

六

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率異端皆是趨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高尚皆是若行底人。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子桑戶不衣冠而處，夫子識其同人，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道於牛馬或問又云：皆老氏之流也。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

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任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素

中人以下。說與它高遠底。怕它時下無討頭處。若就它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

教人

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大○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或說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誠。益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周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着。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細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錄○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

教人

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麼物事。信是甚麼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錄○世上有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厭伏。

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說。

問：罕言利，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

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懼而不敢進。

卷下

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以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闊，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己，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

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

教人

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揚

切切惻惻，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問：子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

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說了。盡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

教人

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曰。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九年知類通達。橫渠

教人

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群。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群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

十二

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論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

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者悅。解者佳。賈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爾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

教人

十三

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着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

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有精采。道○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兩銘看。此意思

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古詩云。氣質之性。淘漉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

教人

十四

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爾○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工夫。此是著何工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工夫却欠。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淳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模。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觀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夫道○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

教人

十五

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學者以未至之理耳。耕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眾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

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必大○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為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問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為姦為諂。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為戒。便藏

教人

十六

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為無用。先生曰。近來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為躍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由識入來。需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一種道

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個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發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只涵養。不講究。雖能閑邪。

教人

七

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德明以下訓。○問。涵養於未發。全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

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今人多偏重了。只知涵養未發。而已發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也。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不能涵養。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先生舉

遺書云。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怠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全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

教人

七

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膠。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又云。須培養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問五典之彙。四端

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其間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撓、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欲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閑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問前承先生書云、李

集

十九

先生云、頹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為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閑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

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着時、無它、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稟曰、來、問佛氏似亦能謹獨、曰、他只在靜處做得、與

教

三

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他自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向龜山、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好、類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問廣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

主者心也一者理也

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慙實不欺誑。初時須着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以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着。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須有主。一工夫。則所講底外面許多義理。方始有安着處。都是

教

子

自家物事。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求放心。自家心不用別求。只才覺放心便在此。橫渠次其意。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驅束。而自然

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先生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輕率處多。仁者其言也訥。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又曰。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曰。伊川云。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云。有主則虛。無主則實。蓋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

教

子

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或問和僻之思慮。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生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才要行時。便自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生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

善念則投白荳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荳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荳多，白荳少，後白荳多，黑荳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荳。最後則雖白荳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

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隔夕嘗有為去意見之說者

此皆是不奈煩

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學世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

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

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今所論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

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以下訓大雅

○義字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謂

教

子

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為安，不成便是義。此所以要於聖賢言語精加考究，從而分別輕重，辨明是非，見得緊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義之効也。○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據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莫管他。○臨別請益，曰大

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溢，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閑慢，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差，方謂之利，此心須全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雜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

教

子

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逸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得做工夫緊，不似往常悠悠，曰做甚功夫，曰只是存養，曰自見住，不得時便是，某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飯便噉，見路便行，只

管說我要做這箇事。何益。以下刪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

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這一門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一般。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着緊要。如

教人

二十七

何會得。○問色客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客。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又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仁○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久欲歸。先生覺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

問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緒此道。荷公

門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陪

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

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因語夜說及門諸弟。某答云。是

程先生自謹嚴。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

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剗身。皇恐發憤。無地自

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

教人

二十八

非惟不知針之剗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門。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了。更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踈。先生意甚不樂。

問○陳才卿說詩。先生曰。公曉文義。只是不見那好處。如公說窮理。也知是隨事精察。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不曉得。這箇便是大病。此句原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不曉得。須要自得言外之意。看得那物事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

教人

三十九

節南山。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說。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若是具眼底人。何肯放過。個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讀書須密固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精可望。訓賀○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才稍空閑。便思量別所在去。奈何。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某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橫渠書看。其間非外是內之說。○一件事走過眼前。匹似

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端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為自家身己說。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

教人

三

頭。見得這箇了。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才差過那邊去。便都是要將去附合別人。才就這邊來。便是自家工夫。這正是為己為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處。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底。便全然是空。如今按轉亦快。如舡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

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攪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母不敬。便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母不敬。自家口讀母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是容重。須着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

教人

三十一

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賦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賦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才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才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

才動非禮。便不是天理。○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云。公仙鄉人。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恁地下梢。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會會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時舉問。觀書粗率。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

教人

三十二

也。以下訓○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虧。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起。語不滿人意。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更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已分上本領工夫。莫在葺歲月可惜也。是日間時。舉看詩經外。別看何書。答云。看近思錄。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

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蓋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

教人

三十三

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老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便不着。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單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

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問釋氏豁然頓悟之說，倚靠得否。曰：也見頓悟者，其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云有悟，後來所為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問工夫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舡相似，但覺辛苦，不能鄉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

教人

三十三

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考理非不精當，所為却顛倒錯謬，全與所知相反，只是不曾思源頭上用力故也。時舉云：此乃是行上功夫。欠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親，戒有過則告。時舉應諾。先生曰：然小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錮，不容易說，要知

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拈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違，高望賜以一言，使終身佩服。曰：前所講論，不過如此。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為是，却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他合下見得大了，未精密也。正淳之病，大概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箇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洗船破釜，示士卒必死，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入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以下訓人傑○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昏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問：每有喜好心，便當克下，使無喜好，雖適意亦視為當然否？曰：此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問：濂溪遺事，載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曰：六合之

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對，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若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以下訓進夫○問：向見先生教童輩，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

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
○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賡賡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此心既存。則雖一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問處鄉鄰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相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

教人

三十七

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

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驛。

先生謂需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以下○讀書看義理。須是閑。豁習次。全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曾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曾中寬閑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董。只專心去玩味。

教人

三十八

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問前後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云。譬如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需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使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閑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亦須應。既應了。此心依然又靜。心既虛明無累。事物來應將去。便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截然斷定。便是慮。而後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良其止。止是靜。所以止。

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教靜、靜教動，然其本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無一毫之私，始得心無私。動靜便一齊當理。心才有一毫自私，便都是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嘘吸，若一向嘘，氣必絕了；若一向吸，氣必滯了。嘘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嘘，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教人

三十九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豈能常瞬？定又須開，豈能常開？開了又瞬，瞬了又開，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纖至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寓臨漳告歸。東云：先生所教，待歸子細講求。曰：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居父

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不好，豈不可笑？寶

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聖賢千言萬語一條，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別處去，一剗眼間

教人

四十

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提撕，便見得。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功，恐歲月

悠悠。竟無所得。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好處。又熟讀得趣。覺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訓洪慶

教人

四十

先生謂徐仁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舊籠。痛底做去。所謂一杖一條痕。一捆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道夫訓客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訓客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

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物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以下訓義剛○問。漆雕開章先生不應。更說與點章先生。又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教人

四十二

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齊。便須要常常如齊。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義剛啟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為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胃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不達處。又與朋友相度。做時自謂圓密了。事過又便猛省有欠缺處。便被氣動了志。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

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義剛答曰：半年得侍酒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

教人

甲子

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為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或問講學不明，用處全差，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

一箇渾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有言及傳子困者，曰：人雖見得他偏，此邊却未肯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護？近世人大被人所護，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以下訓誨○問舉子程文，曰：此是

教人

甲子

一厄。過此一厄，當理會學問，却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訓發孫

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直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

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曰。頃年見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恐成猖狂長行。先生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然今黨事方起。礙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礙。曰。可便遷入精舍。以下訓祖道○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其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

教人

四十五

你平日用心。是為己。是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為人。○資稟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彜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某嘗喜那鈍底人。若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畧綽看過。無滋味。不耐久。莊仲便是如此。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問○問遇事也知天理。及做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曰。是無克己。

工夫。如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小路。至荆棘蕪穢。却生悔。此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上聖賢質。自然循理。賢人資質。遇事先分別教是。而後行之。中人資質。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直是恁地用功方得。○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所謂主一。所謂常惺。

教人

四十六

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問色慾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今公慨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說孔明。甚麼祥瑞。嚴公。浙中一般學。務為跼蹐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靜。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

先立其本。方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不知學底。他心放得猶近。公雖知學。然心放得却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問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麼。這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着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令有些子走透。少間方從一邊理會得。些小有箇見處。有箇入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

教人

四十七

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他。而又不曾着力。何益於事。早間說如負痛相似。因言持敬。如書所云若。有疾如此方謂之持敬。如人負一箇大痛。念念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須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末是如此。中間是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理會透徹。無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是濟甚事。如兩軍廝殺。兩邊擡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才放慢。便被

殺了。

或問論語或問。何故不肯刊行。曰。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集註儘得。不曾子細。恐正文亦記不全。且如康節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有年。公門曾如此否。以下訓友仁○誨郭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整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讀書須立下硬寨。

教人

四十八

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未曉。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工夫。郭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閑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面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訓謨以下○謨于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

教人

四十九

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遷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

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星零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克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關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

教人

五十一

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畧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閒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

教人

五十二

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踈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誠意一節。是聖凡分別閑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閑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_{子方}

問凡入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未能便如此也。

柄訓

必大初見曰。讀大學。見得道理。却有未能自待姑息。氣習物欲。不能頓革。為善去惡。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紛起

教人

五十三

不自覺。今須一刀兩段。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_{訓必大}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為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工夫大要。曰。學固

在讀書亦不專在讀書。公詩甚好。可見用功。然以何為要。有要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為要。又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禦寇一般。曰。晚生妄意。未知折衷。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己上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問如何察之。曰。只就秉最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先生纔纔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原來處。如為人父。

教人

五十三

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人君人臣。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己見。自立一船門戶。移轉不得。及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

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

教人

五十四

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空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

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曾中泰然。豈有不樂。以下訓導○問日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直要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為要。○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

教人

五十五

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懦弱。行急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通問所說。于那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揔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

性只是理。萬理之揔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賢教人亦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

教人

五十六

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汎汎隨流。須當了得人道。便有可望。若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達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聲拔。聲身看如此方有長進。若理會得也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

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

教人

五十七

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

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括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

教人

五十八

大。難底。不見其為難。至硬。確。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硬。確。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美。難割捨底。不見其粘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澁。而夫子與點。顏子樂底。高飛魚躍。周子洒落。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三百八十四爻。便是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此理大處。只在人倫工夫要處。只在主敬。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

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餚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昨康子晦亦說與點及

集

五十九

鬼神反覆問難。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與點顏子之樂。程先生語錄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

學去。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語言都來罩了。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要見提會處。曰。不要說提會。如博我以文。便是要一一用功。又如深造之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功。到自得方是提會處。如顏子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四勿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聖賢之學。非老

集

李

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無了。學者固是只見提會處。而今只管說箇提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誅而歸底意思。○子思說章德性。而道問學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

亦不得時變日新而不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那時牽強去應。只成杜撰。誤認人欲作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所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事變無窮。都要人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沉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備。下精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棟那精底放在一邊。粗

教个

六十二

底放在一邊。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穩穩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

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攔破。放那邊也恐攔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來來去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

教个

六十三

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地。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間自然撞着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

下此心。平平穩穩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元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尋見原頭處。○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
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
確定。不然。則此心末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

教

本

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渾淪淪大底物。攤在這裏。○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淳有問目。先生讀畢。曰。公說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渣滓。截斷都不用了。這是大病。添離開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雖是瞥見這箇物事。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學問思辨篤行底做。襯貼起來方實。証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終始離他不得。只

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着一世久。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謹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孟子自得之說。亦只說一番。何曾全備如此說。今却懸虛。只要那一去貫。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達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不能耐煩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今須從頭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理會通透。始得。

教

本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底說。簞食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

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閑慢底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

卷八

卷八

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史書又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不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

閑着心。留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於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閑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閑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

卷八

卷八

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證。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富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

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浚洽通達。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便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學。^{二字}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底樣了，便要丟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葦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

教人

本十七

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天理大，所包得亦大，須撒開心胃去理會。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汎觀萬事固不得，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已有箇本領，若不說與公，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致，方能意誠心正。

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淳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陬僻郡，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為朝夕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遊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義則錄云：胡叔器曰：恐又}

教人

本十八

被不好底人壞了。先生曰：我須是先知得他是甚麼樣人，及見後與他相聚數日，便見若是不合便去。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先生饒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學，學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甚高，或邀之入京，忝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某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某已精其高者已盡識之矣。但低者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

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

慮無邪思耳以下訓伯羽○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

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

方是兩件○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

得其大體和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

卷八

二十九

斐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

夫○先生謂斐卿看論語未子細這讀書是要得義理通不是

要做起課程模樣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索只管看教通透方

得若便寫在策上心下便放却於心下便無所得某若有未通

解處自放心不得朝朝日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斐卿曰

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

如人饑飽寒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斐卿云某正為

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說欲字便不得
須除去欲字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

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

足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

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

同是一處出來一出入若有若亡元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

卷八

三十

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

只可責志顏淵仰高鑽堅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

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

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實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

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峯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在居

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幾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

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梁却辨作佛自家却不辨作堯舜問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往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因舉中庸一段曰：德

教人

十一

性曰高明，曰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以下訓可學○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及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蹊蹺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根本上用工夫。審觀自見。○問可學稟性太急，遇事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手熟耳。如小兒

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看書展則心寬，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操者固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存時，已捨而亡矣。○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

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須是猛起，服眩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

教人

十二

上了。及其定過，病自退了。人之為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為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為學，彼善於此，隨分做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為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學，求這聖賢之極。以下訓○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

書有為。實有得。息有養。雖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可學錄云。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坐。或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要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

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教人

七十三

外面來底。須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未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以下訓明作○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問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捉。不被他引去方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把捉之說。固是自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滋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末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教通徹。不過一二者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自是未諳。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

教人

七十四

亦可類推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與立同間。常若心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恍惚底意思。不知此病痛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無事。曰。本無事。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箇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投虎。及蒲室置尖物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病。那裏有淨潔病。只是疑

病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還如此得否。敬又因論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以下訓○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與否。是非善惡。真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敬因說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到得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

敬人

七十五

樞。何難之有。○敬問思無邪。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那者自莫思便了。

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以下訓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

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懈怠。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擾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着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

敬人

七十六

用接它。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着接它。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着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擾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稍只有這一■。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着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

問子遊廬山堂間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昌 訓

先生奉天子命就國于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四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先生推先聖之心慰學者之望不孤委身受教之誠先

生問劉子笑曰。恁地却不得。此只是與子貢一箇拙字。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字包括得盡。問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切要用功夫處。先生舉誦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曰。從尊德性五句下功夫。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於問學。却是問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德性却如何問學。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

尊。因舉手中扇而言。且如這扇。自家不會做。問人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問學。若只問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領之。而曰。雖是五句。却是一句。總四句。雖是十件。却是兩件。統八件。問如何致廣大。如何盡精微。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問如何極

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自家周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庸問如何溫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子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且烹醢酢施為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先生又

誦前數節云。須先了得三百三十留飯辭去。訓長

包顯道領生徒十四人來。四日皆無課程。先生令義剛問之。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規矩。說論語。一生說務本章。先生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是禪關說。凡事若是務本時。道便自然生。此若拈定孝弟說。下面自不要這兩句了。又曰。今江西人。皆是要偷然自在。才讀書。便要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澁處。方解有醒悟。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

教人

七十九

勿盡其言。容某思之。它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因言聖人澆得那天理。似泥樣熟。只看那一部周禮。無非是天理。纖悉不遺。一生說。顏子不愚章。先生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光明照耀。更無蔽障。顏子則是有九重皮子。但其他人則被這皮子包裹得厚。剝了一重又一重。不能得便見那裏面物事。顏子則皮子甚薄。一剝便爆出來。夫子與他說。只是要與他剝這一重皮子。他緣是這皮子薄。所以一說便曉。更不要再三。

如說與他克己復禮。他更不問如何是克己。如何是復禮。他便曉得。但問其目而已。義剛。以下訓揚。○包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公輩適逢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包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先生曰。恁地却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着。因思顯道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求多務博。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教人

八十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磁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決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仲思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訓以下○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

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須是理會一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

教人

十二

思慮也。又問伊川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用之間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便。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砥。訓。

陳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

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起。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惡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一剖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陸子靜來南康。某

教人

十二

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靈靈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道。○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

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質不期變而變矣。夫道○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這文字。上下四傍。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道夫。以上訓芝

問主一無適。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無事之時。這心只是主一。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主一。如何做得工夫。以下○語黃先之。病處數日。諄諄先之云。自今敢不猛省。曰何用猛省。見得這箇是要緊。便攪轉來。如東邊不是。便掣過西邊。更何用猛省。只某夜來說得。不力。故公領得尤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

了。公今只看一箇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今纔掣轉。便都是天理。掣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道理。是為自家。是為別人。看許多善端。是自家本來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纔思便在這裏。其害說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

此。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換了後面。一教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賀○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孫
體驗是自去心裏。暗自講量。重複思釋過。訓士

杓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惰怠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辦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今既自知所不足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杓問堯卿近看道理所得如何曰日用間有些着落不似從前走作

教人

全五

曰此語亦是龍突須是端的見得是如何譬如飲食須見那箇是好喫那箇滋味如何不成說都好喫訓諸門人○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着步去淳○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着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向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芥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植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云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

教人

全十

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芥子無葉去培植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淳○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無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概看自然錯了可○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才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窒礙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

立心。^賀○胡問靜生用功之法。曰：靜生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
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
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
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此恁地，也無害。<sup>淳○義剛錄同，又曰：靜
坐息閑雜思量，則養得
條暢。</sup>○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
精神少，便不做。公思索不精，讀書泛泛，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

教人

十七

安卿思得義理其精，只是要將那徹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曾
向裏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叔器曰：安之在遠方，
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尋。曰：見行得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
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
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
上底，只是論語上底。又問：優游涵養，當益精進字如何？曰：也不
須恁地立定牌榜。<sup>淳錄作
做題目</sup>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問：應

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
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說十分盡了。今無他法，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
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
檢許多，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
抄出，大綱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今人守見成說，只草
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

教人

十八

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
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
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
不是，便待思量底不是。此心曾經思量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
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着，那一箇便着。則九箇不着
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或他
說是底，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八人都說不是，有因此發得自

家是底。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者須是撒開心胸。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甚事理會不得。則○林泰甫問。論語乃記堯曰一篇何也。曰。人說夫子嘗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這只是外面一重。須體聖人之心。體驗得熟。自家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初時紅筆抹出。又用青筆。又用黃筆。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

集人

本

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未看得時。正要去緊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今人不知尋緊要處。也都討箇不着。則○語敬之黃名曰。某舊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要理會得。真是辛苦。近來衰晚。却看得平易。不甚着力。看公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隔了。手相似。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簡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問曾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

集人

本

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

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畧畧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尋覓。某嘗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過，明日又把來恁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間遇着別事，沒巴沒算，也會自然觸發。蓋為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如說思不出其位，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

教人

卷一

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如云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若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非底直是非，那得恁地含糊胡胡，怕觸着人。這人也要周旋。○問持敬，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曰：如何是進步，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器遠言，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

陳先生，却說只就事上理會，較着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曰：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語孟為虛，看語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為恐流於空虛，却把左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是大不實也。又只管教人看史書，後來諸生皆衰了，如潘叔度臨死，却去討佛書看，且是止不得，緣是他那裏都無箇捉摸，却來尋討這箇，如人乘船，一齊破散了，無奈何，將

教人

卷一

一片板，且守得在這裏。又曰：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若不就自家身心理會，教分明，只道有些病痛不妨，待有事來旋作安排。少間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些子罅縫。少間便是一箇禍端。這利害非輕。假饒你盡力極巧，百方去做，若此心有些病根，只是會不好。又曰：又有說道自己自着理會，一種應出底事，又自着理會，這分明分做兩邊去，不知古人云：脩身而天下平。大學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云

云。今來却截斷一項。只便要理會平天下。如何得。其不是要教人步步相循。都來入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底還他。不是底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擅挂。君盡其職。臣效其功。各行到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真同也。若乃依阿隨安。委曲包舍。不別是非。要打成一片。定是不可。如某○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得事。終是省好。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嘗做事要

教人

九十三

省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厭人意。依前是不曾省得。省事固好。然一向不經歷。到得事來。却被他倒了。問處鄉黨。固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與已相關。不可以不說。當如何。曰。若合說。便着說。如所謂若要我頭也。須說。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不可說。則只得不說。然自家雖然是不說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箇當說與不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如某○江文卿博識厚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

年前。枉費許多工夫。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公却無擇善一着。如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然說書。如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為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識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公却不記得這般。亦自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看那許多。方有辨別。程先生與程子

教人

九十四

讀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似公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如某○李周翰請教。集數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因舉在漳州日。詞訟訖。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遺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如某○吳某來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

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找轉了白已。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

集人

卷五

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

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伯○某人說書。只是捏合。都不詳審。活熟。此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錄○惟其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道○蘇宜久辭。問歸欲觀易。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

集人

卷五

註。並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看來易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待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瀚難理會。卒急如何看得許多。且如箇儀禮。也是幾多頭項。某因為思得一策。不若且買一本溫公書儀。歸去子細看。看得這箇。不惟

人家冠昏喪祭之禮，便得他用。兼以之看其他禮書，如禮記儀禮周禮之屬，少間自然易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溫公書儀固有是有非，然他那箇大槩是。○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王藻九客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

教人

九十七

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

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楊丞問：心思擾攘，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義立之問：某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

教人

九十八

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蹉過了。○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穩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義立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得頑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

已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如某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依然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為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飲○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林叔和請

卷八

九十九

教曰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方叔弟問尋求古人意思曰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與馮德英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個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己如

何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不可○問朱僂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者敬心稍不存則裏面昏雜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認得身心性情之德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仁有箇仁模樣義有箇義模樣禮智皆然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

卷八

十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底莫之通曉也○用之舉似先生向日曾答蔡丈書承喻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知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地即自然有箇

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此意如何。曰。幾箇作字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古人禮儀都是自少理會了。只如今人低躬唱喏自然習慣。今既不可改。而今人去理會。合下便別將做一箇大頭項。又不道且理會切身處。直是要理會古人因革。一副富將許多精神都枉耗了。元未切自家身已在。又曰。只有大學教人致知格物。底便是就這處理會到意誠心正處展開去。

教人

自然大若便要去理會甚造化。先將這心弄得大了。少間都沒物事說得滿。○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濂溪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趙恭父再見問別後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曰。若只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却又有苟且之病。去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

切已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已私難勝。曰。這箇也不煩苦。若與他為敵。但才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須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實動靜。心無時不存。○先生見劉純叟閉目坐。曰。純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禮

教人

物不可遺。遺不可為也。

記云。疑事毋質。且而勿有。看古人都是恁地不敢草草。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謀為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肅為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以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恁地浮躁。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曾說得着實。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

一着事也不攪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孫○戴明伯請教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

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竄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揣摩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其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

己理會得了底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又云此心先錯用向東去及至喚回西邊又也只是那向東底心但只列轉些頓放元不曾改換有一學者先依佛日逐念金剛大悲咒不停口後來雖不念佛來誦大學論孟却依舊趕徧數荒荒忙忙誦過此亦只是將念大悲咒時意思移來念儒書爾大○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

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指指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修為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則○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就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來家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呂臣

之間把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階場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家來家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趨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此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

蘇人

百五

一人之力也。○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先生看糊窓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賀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嘉所解書也。通。以下門人而無名氏。○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文○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若曉文義不得。

只背得少。問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由背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卓○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又韓退之答李翱。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

蘇人

百六

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其能言者不過教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着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尋師。方可商量。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

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他真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安得似他。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

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某舊時看文字極難。且

如毛詩。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門只是紐捏已攪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讀得幾遍。意

思便變不同。曰。而今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音瀉也。成音成。鍊音鍊也。方得。今只是畧畧火面上煨音煨。大迫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搗音搗也。成團音成。搗音搗也。成團音成。放得去。收得來。方可。今之學者。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

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某熟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

教人

百九

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功夫。方得。而今只是悠悠。都不曾抓切。茲交着那痒處。何況更望招入聲。苦洽切着那痛處。所以五年十年。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着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所謂奕秋。某八九歲時讀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自後更不肯休。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問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做工夫一似穿井。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不曾着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

教人

百十

做得工夫。某嘗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子。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學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畫不曾抓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

着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着。○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着文字。須着意思。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廩殺。擣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

更回頭始得。胡○或言在家衲家。雖不敢忘舊冊。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載。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家。一作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賀○每思以前諸先生。盡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只各人挑載得些

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理透徹。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之心。都只是這箇心。賀○須着人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趨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津○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

大。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猶猶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賀○某於相法。却愛苦硬清瘦底人。然須

是做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為學。何貴之有。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須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依前不濟事。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著。越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况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

集人

卷十三

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緩心直要理會了。體認教。一周足累。欠關些子不得。須是大作規模。開闢其基。廣闊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喚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闊處。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孔子之語。渾然渾厚。然

他那句話。更是斬截。濂溪二程橫渠門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今只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着。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人合是疑了問。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教人如何描摸。若說得。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今人要入室與。須先入門入庭。見路頭熟。次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裏一造要做後門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

集人

卷十四

處。○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須致疑。纔疑便須理會得徹頭。○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全開闊。識得箇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為己。舉○或問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讀書曰。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虛心。心若不虛。雖然恁地問待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聽之如不聞。只是他自有箇物事橫在心上。如顏子人道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他不會自知道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他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曾自知道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不

教人

百十五

貳過。他不曾自知道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當如此。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某人來問事。略不虛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他全不聽得。賀○問氣質之害。直是令人不覺。非特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以其所偏為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詩。蘇子由專歎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伯恭偏喜。朱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亦不如剛

亦不吐以下四句做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也自刪了。問刪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朱又較半。胡○質敏不學。乃大不敏。自家杜撰。不學不問。便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聞諸老聃。賀○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造看。若不去理會文義。

教人

百十六

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實事。賀○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恰似箇船未放去。只管計較。怕有艱險。如何得到岸。聖人嘗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着他。也是怪在。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可琢磨得出。

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
根腳本領不好了。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伊川云。人所最
可畏者便做。○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生。是主靜是窮理。
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
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
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着衣喫飯。是別用
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教人

百十七

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
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
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節目。都不曾理會。小
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
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
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
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

型。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
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或曰。
每常處事。思慮發得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
不足以勝私欲之心。事過又悔。悔時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
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
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

教人

百十八

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挾此心。教他分明。少間
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
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處。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
此雖於本文說得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
只平居靜處。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
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或問靜時
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

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騁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或問左傳疑

教人

百十九

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

聖賢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單矣。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

教人

百二十

只趙他歷切音別。着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渾淪淪。通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

上面道理。只一個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理會事。眼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物事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却棄置事物為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却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

蔡人

百二十一

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簣。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以做小小底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賀○先生問浙間事。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弟忠信而已。先生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學首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

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着讀始得。又不是大段直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

蔡人

百二十二

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

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汚濁卑下之徒。曾大易之不若。○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類。臨事難望他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很很。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簪。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簪。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簪。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

教

百二十三

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己。且道我是甚麼人。他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人。皆是。

不知本領。見歸一偏。生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他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

教

百二十四

先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提起。此志全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喀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先生全。卧內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恐必不久於世。諸公全靠某不。

待須是各自努力。○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其旦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的說。與後進全知亦好。可學。

忠續錄卷之十二

警戒篇

安丘劉



此篇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朱夫子與張敬夫曰。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事。如閭閻之作。

教人下共抄百二十五字十一月朔八起
至十二月十三日癸巳卯時訖



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遷右擢。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近讀孟子。

主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忒然分明。便自然如此。佳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為如何。

答劉子澄畧曰。學者正欲習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答往昔。念念不忘。恐是自誤。無復

警我

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亦正處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蓋世俗歟。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為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愠。不是虛語。又曰。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

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思四卷此當痛改。不可緩也。○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

警我

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為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適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恠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箇箇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

先害事也。

答林樂曰。辱示書。及所為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不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辭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撫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

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柯國材。畧曰。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為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又曰。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己知。是以謂之不仁。識

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

答許順之。畧曰。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來格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

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允夫。問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謫矣。至於銜有餘自矜也貴也。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問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為失中一也。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

筆

六

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

本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問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謂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

筆

七

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污。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為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為蘇學者為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蘇氏之學。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軼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心術之蔽。反覆畔援。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

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閭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和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

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

答胡廣仲。畧曰。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

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

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

答蔡季通書曰。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瞋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答李深卿泳曰。儒釋正邪之異。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爲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

學義

用功。而於彼說顧嘗着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拔。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

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

學義

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康子晦問。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

庸所謂喜怒哀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

學

十二

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混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

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答唐元善畧曰：夫義利之間，所差甚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

學

十三

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理。至於養氣之說，擬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真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惑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潘叔度曰。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為精密。然所謂有為者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為。校齊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九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遍。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學本

十四

答呂子約。暑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冠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所謂收拾向裏。固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聞嘗感疾不輕。來書以為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

又只是太史公作史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為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桡。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為子約惜。實為伯恭惜。

學本

十五

又重為正獻。樂陽諸公惜也。○所論為學。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若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為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為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倦之精神也。

答呂子約曰。叔度忽為佛學。私竊憂之。前當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

則是以為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已。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過

學

上

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為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為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

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舍胡隄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必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答陳膚仲曰。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

學

上

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肩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吾輩細者相去懸

陽然其為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潘端叔叔友曰。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懇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

友朋之望也。

答程正思曰。遷莖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為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答吳伯豐畧曰。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導。然

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問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

學義

十九

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戒質。博以溺心。以為禽犢。以資登冢。託真以醇偽。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所示疑義。審精審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全熟看注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

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

答沈叔晦。畧曰。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隨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此。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

答陳正己。畧曰。示喻為學大致。區區不能無疑。蓋上為靈明之

華表

三十一

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念。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

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路德章。畧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

華表

三十一

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麟甲也。意。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麟甲也。答趙昌甫。畧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困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壑。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答徐斯遠。曰。昌甫志又。然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無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今渠切已處。却全未有所也。

答趙子欽

音候切

暑曰：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

音候切

接

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着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

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看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

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

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

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

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

學末

二十二

學者自着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

答方賓王

垣

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

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

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

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

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

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

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

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

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間中頗得

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為師，真胡公所謂人各說

一般見解，誰能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朱飛卿問曰：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

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

學末

二十三

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

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

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謝成之暑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

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正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

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

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

讀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為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為此俗下之計耳。

答朱澤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

華嚴

二十一

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抵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益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工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

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目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為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為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積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

華嚴

三十五

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汪叔耕書曰。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向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駢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答實文卿曰。進學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

筆我

二十一

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為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

答楊子順正復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

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答趙泰父卿畧曰。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

筆我

二十一

也。
答周純仁畧曰。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為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為。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

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杜叔高游。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下釋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己任者。鮮不惑焉。率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撥事。

學最

二十一

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為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

答厚誠之說。曰。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並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

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為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並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下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博。能為文字語言。各有氣概才力者。則其惑之為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求書之喻。又將不鄙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

學最

二十一

世之士也哉。竊惑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概如此。近所判定大學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呈恐。

潘子善問。遊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各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又以為吉。何耶。

曰。此又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答子善畧曰。純仁可念。此間方為李通遠譎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李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為僧坊。塑象摧毀。要脅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猶不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子善

樂善成

三

問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時舉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答王晉輔畧曰。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

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為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為矣。若以名位之為尊。言語之為麗。聞譽之為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為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

樂善成

三十一

於泉下矣。

答余國秀休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細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

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答華仲至。書曰。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復復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筆力精健。頃嘗尋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嘉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

非久作人間客者矣。

卷六

三十二

答吳尉曰。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末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陳善曰。為學乃終身事業。非可素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着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讀蘇氏紀年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

卷六

三十三

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為妙道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

殆不過此。豈不陋哉。

記疑畧曰。問伊川先生答解于侁之間。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偶讀設記畧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

集

三十

疑當作若

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古史餘論畧曰。憂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異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為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

文所謂水寒火熱。騶虞竊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為言。則其簡慢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為異為主。則其同流合污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為醇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

集

三十五

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能無失者。請試言之。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曰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

父子言義。君臣言禮。亦非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惟其

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東矣。好是懿德者也。今曰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感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彊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

卷一

三十一

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人自能為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其末流之弊。必將反有至於裸袒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惟聖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

卷一

三十一

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用夏。救僅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遠則作偽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厭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以至於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

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即是又謂禮俗之變。皆惟衆人之所自為。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為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為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為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

為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處，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蠲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畧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建寧府建陽縣藏書記曰：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

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提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

載，隨積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入，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答馬奇之畧曰：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

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留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

與魏元履畧曰：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食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萬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

答劉共甫畧曰：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

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自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為欽夫

筆末

甲

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荊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

與魏元履
暑日。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

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興利除害。關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汎辭以包之也。

筆末

甲

辛未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文集
說共四十一卷

曰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弊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主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曰仁讓言家貪交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

學

厥宗亦是意爾

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手中也昏昧淺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手中也智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手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手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

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

學

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女六切音若謝氏所

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二十五章之說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

善人則粗能爾守成務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為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

有性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安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清濁皆盈，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其淵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不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十章之說，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眾。

而迫於飢寒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勇又不幸而貧，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強也。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

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稱人之惡，在己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

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嚮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聖賢之責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惜亡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范楊意亦

類此但其說不至如是之甚耳。侯尹之說為善，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掩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為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為君子之過顯而易見，無文飾掩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為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

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以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伯者，則亦言

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或問十章之說，曰：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原之亂德矣。

曰：或者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

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前於人之病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擣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蓋其學本出於權謀機變之巧，故凡其形於心術之間者，莫非計較利害之私，因以己心窺測聖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學者，始則以其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誦習之久，而益嗜其腴，則雖

端人良士亦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心術之移矣可不戒哉
吾為此論久矣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適與鄙意合是固德
人之言也夫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果何謂耶曰
聖人之所以如此亦設詞以教人耳然其所以欲人之如此則
豈不曰道不可以須臾離而天理未易明人欲未易去幾微之
間一有間斷則為失其本心也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汲焉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外書所謂義無對者意亦通此然孟子所
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
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
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為
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
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
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

孟子此章之意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
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若張子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
文義而又曰順乃受其正則非文辭矣巖橋一段則善而其他
大旨教人毋為不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警戒尤切學者
所當深念也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

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
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
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忍易而不
虞之地也程子實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
簞食豆羹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
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光祖刑
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語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
蓋前段是好名之心勝人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
是小處遮掩得過燭理熟和涵養存養省察克己
大處發露也大雅

君子不正理無不正聖人理而已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詩。類下同。○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學問則是欠關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關。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了。廣。○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

恰好。又不是過外。祖道。○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來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

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論。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可。○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讀。○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真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讀。○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

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其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韓信送許多人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項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行○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替○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

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無○切須去了外慕之心。行○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須要打疊得盡，方有進。周○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備○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驢

○因說索題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慶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手。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祖

今人多是在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

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某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文○惡評以為直，也是箇巧言，金色底意思，巧言金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金色之尤者也。幹交朋友，須求有益，朋友才不如我，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

心如此則無益則義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鵲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籠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

聖

五

更多有事先，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要釋錄此下云：然必先無終食，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嘗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

多事，他却只就小人間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為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富貴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悲之。明作

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大雅

聖

六

問冉求自盡，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驥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盡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盡是就進上說，到中問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

大儒小儒，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

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寓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
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
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
仁許之。難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達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
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
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

筆或

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
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祖○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
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
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
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
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
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

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
恐有箇道理。書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著
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
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收。底層切隨手時起來
行得三两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

筆或

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
好底事。才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淳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
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
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
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時

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

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未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未稍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個

學

九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樂

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小害。又曰。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

賀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強為勿為。血氣所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道下來。雅○問注引

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時○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單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就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

學

十

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配助義與道也。大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雅○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焦地。裏面却不焦地。煮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易於惑人。蓋不正底。常易勝那正底。如以朱

染紫便退不得。紫本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此豈不可畏哉。時舉○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生。能有幾多好底時節。廣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吊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

中。小人之無忌憚。問

亞夫問事我閔短喪。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核錄云。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特舉

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啻是絕滅天理。是傷敗彝倫。

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切害天理了。是錄云。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終兄之臂。踰東家牆底。便是絕滅天理。丹書急勝敬者。賊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賊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津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

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問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

命者也。個

自暴是剛惡之所為。自棄是柔惡之所為。時○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卓○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賢○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祖道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貫通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樸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釣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

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東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個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即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

無真實慷慨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個

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程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差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例

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誨諸生曰。

學

十五

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護○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一本作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楚漢相持於成皋。榮陽間。只爭這些子。孫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是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例○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孫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

學

十六

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格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

有矣。若是。集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
到極盡處。方換做善。個

狂狷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搖。東邊去
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
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個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又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
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

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個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

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人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人君於此之時。當

如奉盤水。戰戰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

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

大之時。而為困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
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個。○豐亨其屋。天際翔也。似如翠斯
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闊。蒙

當無虞時。須是做戒。所做戒者何。困失法度。困游于逸。困淫于樂。
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
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困達道。以干
百姓之譽。困弗百姓以從己之欲。義。○做戒無虞。至從己之欲。

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做戒無虞。蓋

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做必戒。能如此。則

不至失法度。淫于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做戒底心。欲不至于失

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

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

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

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

周達道以千百姓之舉。圖嘯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孫

以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身。

近諸孫將旅裝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

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錄

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大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大王不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學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然。禁禁。固中於信以覆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

曰。不然。盟詛必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彊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洽

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蒙為外物所撓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漸間只是權。誦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

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錄○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人

人性無不善。雖禁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此更是人欲奪了。錄○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

杖請功利。外物火坑也

諸述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以為人不知性，故怠於為希聖之學，而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只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筆，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

筆

二

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大○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幸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

扛得來，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蒲鄉蒲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如此段最好看。^備

先生至徽麓書院，諭諸生曰：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坐坐橫目

筆

三

之氓何異？^謹○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何如？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卿來南康，曰：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彙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躡等之患？曰：躡等何害？若果有會躡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珠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昧

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懣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利方為圖。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間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今日人才之壞。

學

二十三

皆由於祇排道學。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器遠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不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汨重了。方牽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

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心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為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

學

二十四

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為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着。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尚文。太相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曾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

人傷心。揚○因說子張學子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明○今學校科舉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以盜賊自處，動不動鼓譟作鬧，以相迫脅。明○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

學本

二十一

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某○器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個轉處否？曰：某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个道理，只有一个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

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于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本，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賀○科舉種子不好。謂試官只是這般人。○楊○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个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

學本

二十一

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慶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未法，今科舉是也。舊○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賀○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

話了自無可得說。如乍猶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虛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實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

卷末

二十七

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淳○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它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幾多分曉。某嘗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嘖。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聵。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生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

卷末

二十八

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綱○近得子約書。有未發之本體一句。此語甚好。人須是看得這箇分曉。始得。士穀錄云。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語却好。問未用是未發。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着意要見他。則是已發。曰只是識認。○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敬齋着許多體段。道理去矣。孫賀○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矍鑠。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道○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處

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功。升○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假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間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宋後先武是一個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

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文昔人矯激之

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潛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事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釋○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

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墓。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

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其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惜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濁。要掩頭出不得。孫賀○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

學

三十一

被史壞。孫賀○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祖○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廣○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畧。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孫賀○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

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江西之學只是禪。浙江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和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着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告付主帥論用兵事。

學

三十二

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慢事之語。議臣請改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於熙豐。若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廣○言及

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卓

裴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

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日用臣之言。雖此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通夫。○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必大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

不欲治蔡者。一切遂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憑。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楊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不確實到處裏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俟邢救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營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千段臣亦不敢當時治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毫髮必治之楊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曰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悲咒一般更無

學本

三十五

奈何他處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談言士人門做文字問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入廢言說得好處須還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別耳

友

問章蔡之毒何如曰京之毒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

相卒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詣學自嘗饒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四次入相後至盲餐終始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又以塩鈔茶引成權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漆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備用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

學本

三十五

士大夫過但以嘴舒縮便是長短他時人目為猪鬣以其狀似猪以嘴掘土此數子弟因戲以其紫自標為甚猪鬣大夫猪鬣郎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與大獄錮煉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

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處，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個簡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為非耳。用佛○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

卷之三

三十七

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還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子○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始終，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處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大處耳。子○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

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用佛○某常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

卷之三

三十八

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裏，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個

一士人見龜山出，容貌甚莊，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

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春壁外窺之。大駭。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宗也。及范汝為作亂。宗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遇○李楫冠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無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廣

金人見本朝屢敗。其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時相王黼主其事。童

卷

三十九

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送其子云。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都作兩下。取蔡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主。又有一子條。上書言其父不是。間亦是其父之謀也。楊○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楊○虜人有一謀時。聚諸酋長於一屋內。全不言。只用一物畫

地。謀了便各去做。如其事難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量。楊○嘗有一官人出。有一吏人來至其花園中。皆上黃袱。祇得一束文字。某問何文字。曰史書也。那官人。伊是吏官。某問可借否。曰不妨。遂開看。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某。謀南伐。若以為是。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下是。合盡忠極力以諫之。不可依違。以敗成算。今某人畧畧諫之。可杖六十。楊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

卷

四

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爾奢爾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二人亦悅。○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討九錫。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平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

善耳。堅不合機衆來，安必有以料之。兼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此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鬚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

學家

中

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睡得他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太宗納巢刺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夫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先生嘗語呂文云：范純夫平生於書冊，皆只從忙中攝過了。蓋所以誦呂文也。○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答老氏術也。揚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吏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畧，不知其奔瀟立見疎脫。大○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轉送

學家

中

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升

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碗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賀○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取言之。側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

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

美以覆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收房瑄亦正大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

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作詩間以

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

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口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

吟者不同○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

集

中

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

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人所以事事做

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詩人盡命去弄做只是

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

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關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

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關如何見得個



近思錄卷之十三

異端篇

此篇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

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朱夫子答汪尚書甲中畧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

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

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

集

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

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

可謂切中理既未盡而冒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或

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寬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

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

後盡格物只是窮理初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

太高矣呂舍人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

安丘劉



亦何以悟為哉。謂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又况俟之謂之悟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

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俟俟

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

毋害。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

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

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後微之間。毫釐畢察。醇酢

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

集

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繼言至此亦可謂繼等矣。然以閣下之明

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

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

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

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又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

以知言。而諉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幸少留意。既

以自任。又以為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

子矣。○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

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

同於蘇氏。則意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

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

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

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

子

尤無義味。至於其體類。雖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

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

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或幾理。如易之人心道心。古

史之中一性善。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

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

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

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

學則達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

命之說尤可笑嘉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釋之

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可以此術浮華忘本

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

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

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

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

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超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

也當時固已意此矣程氏語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

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

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

所論竟驚詩乃其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

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

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

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

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

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

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

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

私也今乃欲專毀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

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丑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

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

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

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

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

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

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

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

其不為浮誇險詭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伏蒙語又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磨饒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

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離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

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

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琴苑伯崇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譏謔乃交加音鏡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識也

答何叔京書曰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羣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中申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

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

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朱書之

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

乃是怕生死此亦朱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

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

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

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按本塞源之心

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胃中哉○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喜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

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

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

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

寒此海家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孜孜矻才

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

無之說為非喜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

之物虛明統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朱書之語則又是有

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

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烹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

集

十

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

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若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

集

十

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為一手，為二手，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

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蓋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為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

集

十一

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蓋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伊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

幽則有鬼神者。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對禮樂而言之。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即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眾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

集

十三

吾不信也。

答呂子約書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

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八字乃朱書本語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

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答鄭子上曰：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

異端

十四

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事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

答吳斗南人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

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

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

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

異端

十五

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儘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

答陳衛道書曰：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

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

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全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

朱子

十六

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胃中洞然，無纖毫凝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

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矣。非虛語也。此話甚長，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也。

趙致道

師夏

問曰：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

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為性，而儒者以主宰為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為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為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

朱子

十七

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即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為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為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曰：大槩亦是。

或問：當惻隱時，體其仁，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下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

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為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初學躐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為證也。○答或人曰。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示諭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克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

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

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以心以精

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格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

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自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

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

下及如音
齟齬也

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

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觀列子偶書曰：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

骨髓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如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

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

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

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亙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覺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

集解

二十二

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

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隸婢。黠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

集解

二十三

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會。而又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雜學辨○辨蘇氏易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愚。謂人不知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

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畧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

畢

子

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體雖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稜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愚謂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

之謂也。○辨呂氏大學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呂氏曰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然而識之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習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起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

畢

子

為草木器用之理則為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物格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為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

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曾以呂氏之博聞強識，而不為是說所述，則其用力於此事，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為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為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附何叔京跋語曰：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

墨焉

二十

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音會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為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為名，而實為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

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為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其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

墨焉

二十

詭衣冠而談空無，眾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胎音夷而驚，音夷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為夷狄哉？此有識之所深憂而永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為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為心，

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破其疵繆，鉅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為非，而聖言之為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為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錫謹跋。

讀余之書，才士辨末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為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

果端

二十一

於天，五穀桑麻，與美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美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為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據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

其不知易者甚哉。

跋李後主詩後曰：平叔任散誕，更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達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跋李壽翁遺墨曰：韓退之著書立言，祇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

果端

二十一

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起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

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

釋氏論下曰：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音通也。削鑠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

果端

三十

說，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末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襲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員覽所謂四大

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一作茶鬼之屬，則其荒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

果端

三十一

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一作淫巧僞淳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一作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間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

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烟削錄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一無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偽者一作。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一作。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董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一作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果端

三十二

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以本無。皆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

果端

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造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蓋由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與止之兆。福之兆。感於手。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先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著也。而著顯焉。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

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造。精一無間。心合於氣。而其形矣。不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程子曰。人固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知。如不知之。如蜀山人董五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年日未嘗出。是日不直。遂至途中。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求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曰。其誠意。後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

靜而故就之。而論其優劣也。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明矣。故就之。而論其優劣也。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遂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也哉。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生止五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義理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

人者為說。其言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張子前說大意。與程子前說同。後改之說。則幾於釋氏之云。而呂氏又祖其說。亦誤矣。范說既疎。而謝氏又不可曉。以意推之。其所謂道者。又若其論活者為仁之說也。故又以為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為吾身血氣之為。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若其果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

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

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

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

之者是以卒於澤蕩而不返也。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本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

集注

本

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維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

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克己復禮之說分而為之亦所未曉。豈其記錄之差歟。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云者則皆至論矣。

集注

七

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

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

果端

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瞶，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

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一，則舉而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

果端

九

有如此之不一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為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一，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

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為塵勞妄想而為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

異端

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即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

二月二十六日丁未杓仲或問
三月初三日壬子說共抄十章

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語類下同。

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

異端

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泔泔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問

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
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
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
理會自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
道曰。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
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袁
所以其嘗說自己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

果格

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豈豈有罪。如云
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乃不律之尤
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
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
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
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計。便自兼得教
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

看它陋巷簞食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
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
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出門便錯了路底。
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客着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
遠終於不轉底。賀孫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
誤。士○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

果端

行之工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
不通。人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
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
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
可不察。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

然看見攬自却攬掣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月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

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功也，自秦漢

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固有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至無而實，有此物則有此理，側註此下云，須一一與它盡得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看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當

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遺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明使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近於義，兼

某端

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問：集注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關楊墨，不關老，不知關楊便是關老。如後世有隱者，避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漳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棟一箇籠，同

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省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實箇甚麼，嘗譬之，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

某端

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是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

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擗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取。所

某說

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耳。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才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入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為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

某說

妙。某嘗為人作觀濶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求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盡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為佛老從心上起工。

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祖道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遠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遠，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

義剛

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

也似是箇好人，然皆地裏却乖。却做罪過。義○敬之問鄉原德

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

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

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

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時舉

小道易行，易見効。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之學致

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廣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

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教之者，是這般

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處。音押處

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

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闡闢乾坤之功。

賀○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曾

孫

士

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

謂當時人心不正，趋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

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

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

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舉○敬之

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

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索其身以

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

果端

十二

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好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

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弄得沒合殺。使天下恹恹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遺步。問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

果端

十三

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很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孟子若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關之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與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與楊墨便

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逐。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逐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遣人。賈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

為罪。搃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問

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處。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累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

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若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賈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蕞爾半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

下在。無過而非道。致一作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夢子室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然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智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翻了。故他

自以為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廣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一下道中庸則將流入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適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為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主水也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

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義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南升錄作是冷是溫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

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舉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終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遜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嘗之也謨曰平時處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讀○遺書說老

子言難。陰符經却不難。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友○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傍。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見瞥見水中天影耳。方○釋家言性。猶目下置器。謂輪迴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於彼。方○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

果端

十九

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明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鱗。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威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

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網罟佃獵。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明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

果端

十九

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老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割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必○家山杜撰。不依格法。應事只是杜撰。賀○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

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節○象山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釋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為然也。人○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昔○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籠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

異端

三

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象之難。把許多籠暴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鈐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象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棄將去，道

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籠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象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賀○陸氏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任喜怒打人罵人，後才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

異端

三

本○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恁恹然，如村愚柏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今教公之法，只計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

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步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事。問○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

星

二十三

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事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

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糊糊，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孫○人之喜怒哀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着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

星

二十三

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賀○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它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無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

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前。又有箇造淵與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着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其嘗

異端

二十

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畧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畧畧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撫學有首無尾。藝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弄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之意。○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無限差異。胡文定

金溪說端倪者指湖南人傑

曰。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誰惑衆生者是也。○本上蔡說

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

異端

二十

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斤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聖雲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篇弄闢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寫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

治它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當曰。此正推惡難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擅掘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

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朱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縲不足稽矣。○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蔑了。

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啗秦將以利。

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要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使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垂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列子比莊子又轉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甘叔懷說。先生舊常說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

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問

果端

子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卸，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易不言

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問祖○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渣滓都銷融了，惟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高過、錢時，也則休也。廣○老子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

果端

子

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實○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呂與叔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可

孟子不關老莊而關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釋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關。大雅○釋氏出。○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

遂去而歷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特舉○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戒變為義學，如達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也只是

異端

三

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聲譽，出於聲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通問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齊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案白，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

贖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得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

異端

三十一

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以下論釋氏出於莊老○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

快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圖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依書皆能舉其支離篇章成誦此不能

盡記○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概釋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概物事。閒閒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謹○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

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供○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廣○以下雜論釋老同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闊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等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老氏只是

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為己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共底。須要見得為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

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子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稜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

集端

三十四

■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方子錄問莊子與佛所以不同。曰。莊子絕滅不盡。佛絕滅盡。佛是人倫滅盡。到禪家義理都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脩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釋老滅細常。論

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方子。以下儒釋之辨。○先生問衆人曰。佛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謂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者。指此等否。曰。然。它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釋氏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着。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

集端

三十五

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做虛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染點底。又揜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適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

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他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集義

卷下

之不足也。倪馬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着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嘗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于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又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

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仁友○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物剝一重皮。又剝一重。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

集義

卷下

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聰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個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它磨擦

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麓麓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舉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若一物不得，簡。以下論釋。○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

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皆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仁友○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人○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却是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誰，目視底是誰，視底是誰，聽底是誰，聽底是誰，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

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猿，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勝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做得這些子，即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

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只要守得這箇。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是害了那惻隱之性。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讓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

與善之間。只爭這步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雖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

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替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頔杜原切音伏好貌在傳燈錄為法嗣。可見。曰然。○沈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

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僧家所謂禪者。于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

戒。起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可。釋氏之學。務使神經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珎。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釋氏神異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方。奪胎之說。無此理。○問。釋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釋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它。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槩物在日下。其下日

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

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

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齊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下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問今道家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所謂朱賊是也。其說雖用。問漢時五平未。如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傳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可

○王質不敬父母，謂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極了，幾箇父母了，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為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實深○論釋氏戒人倫之害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要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人○次日因余

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脩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

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點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機底，說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夢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者，以空寂為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

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為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

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為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

集

四十六

見得他底低。○以下論士大夫好佛。○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心，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為下。○此以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為不足貴。○可學。○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集

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

集

四十七

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刑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又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

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出，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別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道○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

集

中

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胃，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無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便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主要理會這箇較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

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含糊。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因舉等五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文字柔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上書，然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

集

中

意。○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

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簡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抑不實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端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個○西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

集編

幸

得人底。○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麓。」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允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龍度日。」^義○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

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摩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個○這道理只是

集編

幸

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已是本，其他都是閑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才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踏地，方不負此心。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八版，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雖小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夢子蔽翳。又曰：如今學者，只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孫○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

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煮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曰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以道貫文反能貫道之理，又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

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且又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却笑曰：必被他無禮。友

康熙全中正月初三日 抄吳瑞篇三月二十三日

壬申龍文集三章或問章章語類五十三卷共九章



近思錄卷之十四

聖賢篇

安江



此篇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於本朝

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朱夫子語類○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類下同○問伊川言名譽憂亦憂象喜亦喜但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已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由桓魋必不能害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拂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

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錄○節錄云舜知象殺已而不防事甚相類故○靜江府虞書廟碑虞書廟碑在城東五里而近虞山之下浸食松楸而新之侯率其僚俯伏灌薦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愛及民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宮壞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於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為人倫者莫不取則

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屋吏舉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集○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光輝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理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實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通夫。語類下同。○問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求之古人。誰可當之。顏子孔門高弟。猶或有違。

仁時。不知已上別有人否。曰。想須有之。曰。湯武如何。先生却問湯武與顏子孰優。未及對。先生徐曰。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功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已事。考○泮瑞叔問泰伯章友端編謂。文王有盛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

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為人之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曰。此段意思甚佳。文集下同。○答楊志仁。堊曰。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

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憤憤。古外切。心氣也。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畧一審玩。便自見得也。○詩辭多是出于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鸛鳴。鴉云。拈拈茶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聲切。牛刀牙聲致。

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傳音舟。如張為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
語類

或問程子以為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清。聖之和。則固不思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

聖賢

本

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于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釜。芝。米。之為然。卒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于薑桂大黃。非所以

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或問。○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之謂偏倚。亦何以見其不倚。文蔚錄云。如此却是倚。一遺去。文蔚曰。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

聖賢

本

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語類。○問夷惠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為。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孟子似伊尹。○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或問仲尼不為己甚。已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恣更

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己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己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己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

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

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夢。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鹄。其間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說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舉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

側○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于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仁、則巧、聖、學，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耳。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問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達會。

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

高直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遂拔也。居宋而章甫心。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昔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憚於是哉。上虞書序云。帝釐下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或問。○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

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錄。下同。○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倦。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熟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微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主貧

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曰。堯固是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錄。○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計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

間見此語。李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多精神。亦存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夫。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草字

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言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浩。楊錄云。自周後。氣薄。亦不生聖賢。○問孔子當孟

子時如何。曰。亦須稍加峻厲。去。○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

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

始得。唐。○才仲舉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曰。覺得顏

子渾渾無痕迹。賀。○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擴。孟

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否。曰。然。

聖賢

十三

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可。○或問顏子比湯。曰。顏子只據見在

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不得比顏子。禹比顏子又麗些。

孟子當處看。磨校合縫。猶未有盡處。諸葛亮大體正當。細看不

得。大。○問顏子之學。莫是先與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為

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

亦當着工夫。輝。錄云。學者固當存養性情。然處事接物。動止應對。皆是着工夫處。不獨性情也。○邵

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

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

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

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

無傳。惟曾子獨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

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

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

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

聖賢

十四

剛毅。賀。○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

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立立

不住。淳。○曾點開。開漆雕開深穩。振。○曾點父子為學不同。點

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夫。○曾子父子相及。參合下

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

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闊。如一座大

屋。只見廳堂大概。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

不捨卒歸于狂。用○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甚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士○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難。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實問子貢之學無傳。○德明○子貢

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魯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論語子夏之言甚嚴毅○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有未至處。如識子夏之門人與○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教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于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為學

之要。只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只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孟子極尊敬子路。○孟子比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又記千門字上有。○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

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于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于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

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或曰○問顏子心麓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麓。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麓。伊川說未

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澤。類下同○子路須

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植○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節○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夫。道○問顏子春

生。孟子並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初○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澤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

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再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類下同○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則事皆切實。

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于虛無。先生曰。此一
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
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
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程子所說意
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
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
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

人中。亦只上蔡領畧得他意思。餘皆未曉。○上蔡說高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

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

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于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文集下
○答連高卿畧曰。易貴結縷。未須論優

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仲子坤卦六五也

或問仲子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志則未之發也。或問

聖賢

二十一

○聖人之道。大段用敬。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却也是曉得的。孔子愛與他說話。以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安。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語類。○楊氏論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縵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氏之堂。恐其

未可專以此論之也。

或問下同

○胡氏論游夏之學。其意亦善。胡氏

之資稟不同。故夫子引而進之。而不一味游夏之言。子游敏于聞道。而脫畧於小物。施之武城者也。子夏從事小物。而後有得。施諸小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畧曰。句吳之墟。在虞夏五服要荒之外。太伯虞仲之後。累世乃能自通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比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

聖賢

二十二

之則無者。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又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戒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則今

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應時、作為此祠、以勵學者、弦歌之意、於是乎在。願諸生相與勉焉、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文集○問孔子誨子夏、何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于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

聖賢

二十一

闊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潯、堂藏明、及所以取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它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夏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却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

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語類○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稜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于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實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

聖賢

二十一

要做夾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語答何叔京畧曰、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稟繫于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文集○答林擇之畧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握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

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亦不可不知也。○讀余隱之文。尊孟辯畧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

聖賢

二十五

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時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異哀周。孟子說諸侯。以

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聖人說話。磨殺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粗。如云今樂猶古樂。太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粗。○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

聖賢

二十六

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然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夢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嘗思之。孟子發明四

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
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
闢楊墨是打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
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賈○楊至之云。看孟子見
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
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
孟子高。他都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豈是遲鈍了孟

子。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
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
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
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道○程先生說孔子
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
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
小。處。唯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

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關。蓋他心量不及聖人
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
做。又做下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唯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微
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賈

不要看楊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
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賈○問荀楊
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

申韓。或歸于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
且如王通。這人于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
曉。只是于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
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
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
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拄襯實。所以

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

聖賢

二十九

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戰兢兢，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其常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法。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甚好笑。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

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它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更別。王通極開真，說得廣闊，緣他于事上講究得精，故于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治亂，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去透一著。于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

聖賢

三十

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了，它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

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例○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全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于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關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真似仲舒。而純不

聖賢

子

及因言魏證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文中有志于天下。亦識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稿。有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本○先生全學者。評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詳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

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單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例○楊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

聖賢

子

長之妙。它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

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于老子，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時○問先生王氏緒經說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相業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某常說房杜只是个村宰，相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文中子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

聖賢

三十三

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概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備○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備○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問他續詩續書意思只如此，因舉答賈瓊

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病處，他便忌。又問它說權義舉而自王極立如何？曰：如皇極其曾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權，源頭授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孫○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惟復是偶

聖賢

三十四

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開過日月，初不見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得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着如喫糙米飯相似。廣○退之晚年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去為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莫年賣馬遺

妾後亦落莫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着身已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着自家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開熱也。子方○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

聖賢

三十五

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難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去須切瞞人如裝鬼戲，放烟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若大可笑也。○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

取之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自關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裴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

聖賢

三十六

謂性說了。道夫問如此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但其嘗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它此語為老子設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先知得他為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

屏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何如。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道○答尤延之。表畧曰。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彥之類。獨于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文集○答或人曰。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處者。○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伯者事。問武侯于處。立李平是如何。

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眾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才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類下○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

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默了。子房之辟

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難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底禮樂。○淳錄云：孔明是粗禮樂，砥錄云：孔明是禮樂中人，但做時也粗疎。○諸葛亮之事，其于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

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馬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淳錄云：孔明方子錄云：孔明求可功求成，故如此。曰：然則寧事之不成，曰：然。○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王氏續經說曰：道之在天下未嘗止，而其明晦通

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止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者，試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

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止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于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

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指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適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于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

聖賢

四十二

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編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

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響之間。儼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遑以是而自

聖賢

四十三

納于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

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志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于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文集下同○答廖子晦畧曰：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

聖賢

四十三

其為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己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工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眼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

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

聖賢

四十四

而不可掩，蓋不必託于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

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

聖賢

四十五

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奇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興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

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詬誶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于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于

聖賢

四十六

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舊篇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于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于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

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惑。因書其說以訂之。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畧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僥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傳。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

滿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秉。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歸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事也○隆興府學濂溪祠記。畧曰。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

離乎日用之間。事也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性也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之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

贖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不及於事也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而大有功於斯世也。○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畧曰。秦漢以來。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於一世者。不至于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

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
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
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
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
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
絡分明。而規摹弘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
自是有所避。而不得聘。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

聖賢

四

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周子通
書後記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
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
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
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
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
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

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權利之
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
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
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
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濂溪先生事實記畧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
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聖賢

五

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
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
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柳時。郡守
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數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
無及矣。其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
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

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從食。銜體舒並同音，旗厚邪也。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天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焉。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聖賢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變孫。語類下同。○濂溪清和孔經甫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望碑亦謂其精密嚴絕。氣象可想矣。道夫。○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

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與汪尚書_{聖賢}書曰：蒙喻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友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

聖賢

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者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文集下同。○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曰：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屏居之。如玉翰林韓忠獻、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

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

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微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

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遺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說

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標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答張敬夫畧曰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

師道之不同。明通渾然天成。不犯人力。○答劉子澄辰畧曰：明

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

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

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

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

先。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

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

聖賢

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

無乎害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

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答孫季和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

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

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

二祖也。○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畧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

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

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

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踏駭。或乃並其言而失之。學

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

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

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

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

可以並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

聖賢

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

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

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

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

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標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

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

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聖賢

十二

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于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問。○明道說話渾淪然高。學者難看。淳。語類下同。○定性字。說得也說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此書在郭時作。年甚少。淳。○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子。方。○明道語。超邁宏大。伊川語的確親切。德輔。方。○某說

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高。○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義。○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淳。○實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

聖賢

十三

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嘗自以為不足。明。德。○鄭問明道到處都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接不。行陳後之間。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該載。淳。○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

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得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賈○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因論司馬文正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

聖賢

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講，如何不致他惡。楊○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

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大○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疎，曰：伊川見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德○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口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側○伊川先生年譜曰：先

聖賢

五

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受學茂叔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熙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遊太學，試好學論，胡翼之先生見之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太中公任子思，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祐元年召對，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論經筵三事，其一選賢講

官陪侍宿直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
二左右內侍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內臣十人使伺宮中動息以
語講官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先生再辭崇政
說書之命而後受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
豫戒潛思存誠真以感動上意一日講顏子不改

其樂章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
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
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
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困舍如此非後世
之監乎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
而於何所乎先生入侍容貌極莊文潞公侍立終日
不懈或以為問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職輔道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
漱水必避螻蟻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
下幸甚一日上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
摧折在職累月不言祿又不為妻求邑封一時人士歸其
門者甚衆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
由是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以孔文仲奏差管勾西
京國子監紹聖間以黨論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

曰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
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三年以赦還洛先生歸自
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崇寧五年復宣
義即致仕後寢疾始以易傳授尹焞張繹大觀元
年卒年七十五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

出廈門而先生卒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諫焉

侯仲良曰朱公接見明道于汝南

生一月游定夫楊中立未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冠襟必整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賤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陳右錢以飲者受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聚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致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渡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僞公大熾矣熙豐後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八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薛文

曰是諸先生君子之說子程子則不容議矣敢問餘說之大體得

失何如曰是亦豈區區之所敢議然嘗竊揣之則其實平正大

者或失於未精整峻嚴格者或苦於未暢通達奇偉者或有過

高之病醞藉敦腴者或有柔緩之失而清和靡密者又未免牽

合支離之患也惟周說當作呂氏敦厚易直雖言不皆中而頗有醞

郁之風尹氏平淡簡約雖意有不周而其精實之味為不可及

耳若張子之學雖原於程氏然其博學詳說精思力行而自得

之功多矣故凡其說皆深約嚴重意味淵永自成一家之言雖

或有賢知之過如程子之所譏者然其大體非諸人所能及也

或問○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

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

鎮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鎮密曰固是

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語類下同

橫渠將這道理擡弄得來大後。更奈何不下。大必○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意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

聖賢

二十

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大○問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

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問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作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切疑謂鬼神為陰

聖賢

二十一

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大○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出○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

被他打得透。○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繁可見矣。○彼

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愈下，却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字，觀書多忽遽，不子細，如學而首章說得亂重重地，覺得他理會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為人宏博純粹，却不曾研窮透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側處。○答汪尚書

客曰：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謂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

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五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避，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又曰：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虛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意猶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五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遷度。今且

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矣又謂有神人馬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與理一也。未化者如稊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于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聖賢

二十四

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文集下同○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曰應城縣學上蔡謝公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習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

先生聞之。真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

聖賢

二十五

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迹。僅得題詠。畱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歎。以為先生之遺烈

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生平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

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升卿語類

○與張欽夫曰。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文集○問程門

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掄。劉疑當作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義剛。語類下同。○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靜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靜云。見伊川說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瑋。必大錄云。程門諸先生。親從二程子。何故看他不得。子澄編近思續錄。某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二程意思不得。○看道理

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曉音卑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功夫。故流弊至此。義剛○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恪○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靜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

又不相似。其文大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熱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靜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

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到。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耳。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麓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麓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靜。伊川稱其甘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

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着。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淳○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

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大○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

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程門弟子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士○

聖賢

三十一

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玄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平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便如空中打箇筋斗。然方其記錄，伊川語元不錯，及自說出來，便如此，必是聞伊川說時，實不得其意耳。必○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却去那剛之病，全其那剛之德，相次可

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有為而○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其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字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淳○遺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數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揎音宣持袖，振臂擡肩，以見精采。可○上蔡家始初

聖賢

三十一

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亦把與人。方○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適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賀○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問○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啜，巖踈人也。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節○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升○王

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生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其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其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文○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此當思也方○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

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恐却不如宣公也學○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方○胡文定說較疎然好五峯說密然有病○明仲

其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楊○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振錄云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孫○羅先生嚴毅

清苦殊可畏道

答汪尚書畧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文○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之無窮

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以無他胃中。德明○語類下同○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

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

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康節無此說。子方○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

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伊川之學

聖賢

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

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

伊川又輕之。嘗有箇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

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個

同○問近日學者，有嚴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告欲

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

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

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上帝伯大鋪舒。可

謂人豪矣。大○星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

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可○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

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

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璣○邵康節須極會處置

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清明，又

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都在緊要上用。嘗於百原深山中

聖賢

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心見其燈下正襟危坐，

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

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李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

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

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

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

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

之用。體用分作兩截。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

何。曰。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爾。○問。程子謂康節。空樓

閣。曰。是四通八達。方子錄云。言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

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著。以為不

足為。康節畧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

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

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

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

言之。又問。如此則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

否。曰。某固言其與佛學相近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

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

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楊氏為我

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

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

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

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

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

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

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

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

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慮。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

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

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

困。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

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

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

道理否。曰。然。廣。○問。先生說。仰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

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方子○經世書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皆然。可○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

聖賢

三十八

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孫賀○若只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為形體也。謨○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大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

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大道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我一作後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益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悅當從實。用編作脫。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聖賢

四十

聖賢

十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畧曰。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粗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

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

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情者、或

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驟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

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富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說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和正分矣。熹

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涉縣節迪天啓語及先生。節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

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平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曰。荷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神彰風雲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

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寶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問李先生如何養。曰。只是潛養思索。方語○人性辨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李先生初性甚急。後來所持專一。詳緩養成。行郊外。緩步委

蛇不計其遠如從容室中也。○行夫問李先生謂當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終日無疾言遽色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

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張南軒文集序畧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重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

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重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

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趨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文集下同○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畧曰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

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公生有異質。長從胡公問程氏學。胡公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以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自警。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

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為。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也。蓋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

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答劉公度。畧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

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文集下同

○答劉子澄。畧曰。直卿赴試長沙。病

於清江。賴向丈診視之。前日聞得。並遣人往覓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望。但亦傷太狹耳。○答呂子約。畧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而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答輔漢卿。畧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

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議。以盡鄙意。更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問。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賢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中涵育溫粹渾厚。

聖賢

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微表微裏。微巨微細。微終微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項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

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跋程董二先生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

聖賢

家塾。當序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錄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錄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程君正思墓表。畧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

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禺程君瑞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藝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

則已過人遠矣。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權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曉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卽以和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

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

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觀其事狀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誨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

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新安朱熹述○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毫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為軒輊耶○答林德久畧曰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

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勤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憐悼耳○答蔡季通畧曰積舍閭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著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為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

豐在後生中最高警敏肯著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為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皇考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畧曰公諱松字喬年政和八年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紹興四年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除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與修哲宗實錄書成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祠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

日也公生有俊才少長遊學校為舉子文清新灑落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不事雕飾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趣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噴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然公未嘗以是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振節益讀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以求理亂之變應時之序期於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既又得蒲城蕭公顏子莊劔浦羅公從彦仲素而

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之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不怠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晝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蓋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其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嘗以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

聖賢

十七

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為目前之處而已哉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嘗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體沈正不回

聖賢

十七

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不幸淮西兵變張公去國論遂變公求去愈力檜怒公愈甚公自請祠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抄口誦不懈怠處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為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

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顯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集投荒小亦棄置間散迨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燕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

不息。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如和佞寇境。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喜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憂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惠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學彥。皆以其子。而顧謂喜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為文有章齋集十二卷。

聖賢

十一

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公娶同郡祝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縣丞劉子翔。蚤卒。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楚。次在。女三。其婿劉學古。黃榦。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適趙師夏。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遷於武夷鄉寂歷山。公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

歷中之句。豈識耶。文集下同○與陳君舉曰。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為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即曹。與修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為多。其辨明証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諆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

書畫象自警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益將

聖賢

十一

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淵源錄作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文集下同○答楊子直曰。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為可治。但服藥殊不見效。亦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先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也。此間諸況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為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為幸。近以書題益公。求作先人墓碑。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并書。即不敢奉浼。不然。又當有請也。夏小正文。

已編入禮書。但所見數本。率多舛誤。所示未暇參考。少俟功夫。子細校畢。即納還也。四民月令。亦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齊整。即以嚴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並納還。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未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雅。因校此本。買槽還珠。甚可笑也。又曰。先祖家有泉石頗佳。已

蜀全去求詩。能為出數語否。王才臣寄示所得諸圖。幽間淡泊。

彼間風俗嗜好不同。未必識此味也。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慰。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

之。坐方丈。寒暄外。無暖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

應答灑然。少遂諸人釀音渠飲錢酒至。飲皆醉。先生問當作行

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

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賀孫○語○論及偽學事云。元祐

諸公。後來被紹聖羣小治時。却是元始曾去撓撥他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我○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賜解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如何。亦沒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

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

者。賜解作如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

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難曉底

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

也。廣○先生曰。如其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

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後○今為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

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或有勸某當此之時。宜喜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煨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鶴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

雜記言行○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

聖賢

三

一已。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吾輩不用有忿世嫉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克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惡。○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額慘然太息久之。○長孺問先生須得卻克夫

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患也。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某兩為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懷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懷某。自謂平日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懷祝。

聖賢

三

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副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亦須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托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述。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

是便有此心。何可保。然○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意思舒暢。不知他間一本作門闕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義○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道○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

聖賢

二十四

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淳○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敝。淳○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才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先生一日說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

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呼嘆。過○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爾○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並詩。並杜子美數詩。壽○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上拜之。賀○先

聖賢

二十五

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着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墜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闊袖皂緣。古冢黑木裳則用白紗。如瀟漢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他官相見。易窄衫而出。過○問衣裳制度。

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畧說然也說得沒理會處議○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朝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

聖賢

三六

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才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賀○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某因侍立及一本作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 he 得以盡

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特細民奏○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盎背當諸公攻偽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奏祭先生文有云凜然若斷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次○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其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可○先生因人

聖賢

三七

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予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賀○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附錄

黃勉齋撰朱夫子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取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任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

聖賢附錄

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章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自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憂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病且亟屬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孝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崇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

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章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

聖賢附錄

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

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怠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

聖賢附錄

三

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龍、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

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

聖賢附錄

四

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和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過、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

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周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制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弘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

聖賢附錄

五

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關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難誼，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綴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

聖賢附錄

六

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

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

聖賢附錄

七

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不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言見於

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議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挹水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後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

聖賢附錄

八

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閭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

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
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
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
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
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
深切如此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

聖賢集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功尤苦
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
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
裒輯鈔版未備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
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

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
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靈壤之後扶持
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
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音職其言行
又可畧歟

果齊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
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

聖賢集

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平
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
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
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
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
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手彼使之意定理明
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慮、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

聖賢對集

十一

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儵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熱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采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

聖賢對集

十一

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居業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朋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區區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

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其美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訛謬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

聖賢集

十三

乃其大義而以魯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網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準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矱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

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音樂律久已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燭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據其果大礙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墮於荆棘獲罪之途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天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亦

聖賢集

十四

傳士各以意為學其舊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即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無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

詞之變，皆若自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達，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博蓄，博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據經辨，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口愈深，豐饒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言曰：聖

聖賢集

十一

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處，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輔同樂音歷也轉音歷也車音歷也陵音歷也也。然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

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數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至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十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

聖賢集

十二

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以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亦大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

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探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此李方子撰于家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先生年二十四。夏。始受學於延年李氏之門。○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摭擊其失。觀

是精專致誠。刮微窮深。

一作

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延年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言。○先生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閣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謬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

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丁亥。乾道三年。年三十八。秋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敬夫。道經昭武。謁黃端明。○是行道經昭武。遂謁黃中端明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震厲。猛起之心。故至昭武。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先生與

李實甫集

十一

曹晉叔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數服。○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細紬。○其間網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金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圖。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御。

惴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丁酉淳熙四年年四十八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即詳說也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

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

甲辰淳熙十有一年年五十五力辨濶學之非○先生遠自濶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訛○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憲孫應時輩言之

丙午淳熙十有三年年五十七春三月易學啓蒙成○易自文王以前皆為卜筮自六王繫彖辭周公繫象辭至夫子作十翼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六經遭秦煨燼惟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於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我朝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未及於卜筮也先生遠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

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之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為系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挂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之為經始還其舊

丁未三月小學書成○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

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畧備焉。

壬子紹熙三年。年六十三。春。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先是章齋嘗過考亭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至是章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先生家故貧。少依父公室。子羽寓建州之崇安。至是回至臨漳。徙建陽之考亭。第其屋空。宴如也。學徒日衆。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飭藜藿。率防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甲寅年。至建寧。建寧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張公之舊。久以廢。陸擇士之淳實者。使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不辭課試而入者。其廩給使僅與郡庠等。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其具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郡之學者。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丙辰慶元二年冬。始修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

聖賢市錄

二十二

聖賢市錄

二十二

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以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篇。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年庚申慶元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病。隔不通也。所之症。醫者頗用藥。同又音。藥已未之夜。為諸生說大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

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殁寧之意。甚深切著明。○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先是戊午歲。嘗與廖德明。以云大學之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是日。改誠意章。午。疾甚。暴下不能興。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才其利。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定如此矣。但相倡帥。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

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蚤歸。收拾遺文。

一與黃幹。其書有云。三月八日。熹啓。人選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入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級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之說在此者。吾無憾矣。云云。文集卷二十九。令收禮書底

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生為

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三月初九日。命移寢中堂。

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尚用書儀

先生搖首。一作曰。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

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

誤觸中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從

正中憤怙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

訓焉。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又

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既歿。將葬。正言就

康年。謂四方僞徒。自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門。通鑑非妄談時

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全守臣約束。從之。然是時會葬者

幾千人焉。此條釋年譜三部及名臣言行錄外集合而收之。釋將遂切聚也。爾雅序會釋舊說。

朱夫子初居崇安五里。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室。識鄉關常

在目也。後築室建陽盧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

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倉州。

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公。字名臣言。行錄外集。



近思續錄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劉源潔撰源潔字崑石自號直齋安邱人是書

因朱子近思錄篇目采輯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分

門編輯前有康熙辛巳其門人陳舜錫馬恒謙二

序舜錫序稱其每祭朱子品物豐潔極其誠敬恒

謙序稱其於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三書沉潛反覆

撮輯纂敘席不暇煖手不停筆二十餘年凡三創

草三脫稿乃成是書云

讀書日記六卷補編二卷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日記

六卷》提要

天不嚶道亦不嚶人曰下則道
曰難孔子思狂狷孟子思豪傑
夫狂狷未至中行豪傑亞於聖
賢孔子何以思之而猶賢者思
後附不得不如得董桂大黃足
以療病故孔子孟不能學則學朱
子朱子亦不易到得一篤志強
力能誦朱子之書法朱子之行
是即善學朱子者也吾得安邱
直齋劉氏寫直齋生五歲即誦
其父曰致生從何處來識者歎
其有根柢人膠庠為諸生高等
屢試不遇年四十喟然曰聖賢
之學豈科舉之謂邪遂棄舉業

讀書日記陸序

手鈔朱子書畫友讀之至捐寢
食胃有所得而友按衣秉燭臥
書積叩十季哀然成帙晚自刪
訂名曰記疑後改名讀於陰陽
義利古今治亂形神理氣之聯
屬儒者佛老之源流橫說豎說
洞筋抉髓小疵大醇皆于朱子
有所發明律身居家吾笑動止
不苟孝于親友于昆弟喪祭遵
家禮周卹無德色纂朱子書依
近思錄例為十四卷又建祠以
祀朱子率門人子弟講學其中
隨人歛稟以爲開導如羣飮于
河各飽昇食氣溫吾屬至耄不

讀書日記陸序

二

意是稟賦體認朱子者自直齋
歿後二十季余以事過其里後
學晚進沐浴其澤者皆知重興
書稱述其爲人公請于學使妥
其主於學宮噫所謂篤志強力
者直齋殆其人也歟夫正學榛莽
人心第塞葛覺人畏而聞無公
打破故病症不同而受病之根
則一爲詞章爲訓詁爲莊老爲
禪寂其源皆由於爲功利若直
齋之士苴蒺利壁立千仞如薑
桂大黃可以鍼膏盲除惡毒洵
乎今之狂狷也今之豪傑也朱
子可任亦當置之升堂弟子之

讀書日記陸序

三

列矣吾鄉稼書陸氏震章朱子
講明絕學暗室一燈東南學者
翕然從之今夏齋復和于北羅
造詣淺深未曾論定而晨星落
落相望宇宙間朱子之學為不
孤矣其書尚待檢校刊布行世
余因某門人子弟之請序其大

讀書日記陸序

四

略如此康熙庚子仲冬朔日歸
安陸師頓首拜撰



後學張敬輿謹書

讀書日記序

序出書

直齋劉先生一代醇儒講學於牟
山濶水間不務舉業仕進以故海
內少有知者壬子之秋余奉檄代
攝安邱篆會先生已前沒三十餘
年矣因讀先生所著讀書日記一
書服膺再拜其有進我知識堅永

讀書日記陸序

十

持守正自不少是書殆與胡敬齋
先生居業錄略同特有編年分類
之小異耳為探先生之學遠有端
緒涂於漁海闕闕之微言與義殫
竭精力備費研窮遂盡格致之
功隨時嚴義利之辨融會於經書
體貼於言行凡日有感發筆之為

紀莫非從理窟中流出確為實學之總匯也其源至遠其旨至微其體用至大而至正歲庚子余年寅友陸君崇雲先生乃為鑒定而先生之門人暨同里後學諸公付諸剞劂而先生之書乃成其實行義舉俱載原叙傳誌中無庸具言惟

讀書日記序

上

余此來原有移風易俗之責第恐多士汨沒於功利競逐輕浮熟軟之習曾刊示勸語以直齋先生為宗而讀書日記實為後學入手之基多士倘有志於此克已窮究得其指歸則直齋先生之道先行於里閭宗戚間將見多士之成出或

處無乎不宜余亦庶不負有安邱之遊矣乘暇訪先生舊廬撫其碑繇拜其壠墓時任滿行將公携先生書數十百部傳之他方同氣而張君卯君渡屬余為序顧先生造道已深諸君子業叙於前余來既晚爰即薄有以知先生并語諸士

讀書日記序

下

子以先生之學是教者謹書其概云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季春夏邑

李燾敬題



後學張扶輿敬書

夢亭先生將刻直齋讀書日記命小子濬與孫子樹木從事校讐兩人竊從原本中別錄如干則以質於先生先生命并校梓且語兩人以一言誌其首尾濬嘗攷直齋先生生當勝國之末良知慎獨之說蔓衍於天下天下學者名為禘祀而郊朱實則祖陸而宗王濂洛關閩之集幾於皮置不行沿及國初大江以南龍谿截山之餘論未泯徐鍾元先生講學夏峰兩朝十一徵而不起北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伏處海濱望夏峰之門邊巡不進獨抱考亭遺書埋首其中卒能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融釋脫落於天人理氣之離合諸家所紐結而

序

安者皆有以得其受病之源而上合於朱子是豈中無所主而徒以虛見承襲負盛氣於口爭舌辯者與抑濬竊有慨焉自古雖有彊力獨行之士要必得大賢以為依歸良友以為夾輔獨至先生前無所承同時無所與齊魯多賢方汨沒於功利辭章而不知返不以先生為慮則以為妄矣既無友朋之掄揚公卿大夫無從而責其纖帛莞莞抱影日與二三門人講學於荒煙寂寞之墟曾未有過而問先生之學為何學者縱先生不以此介意不可謂非所遇之窮矣雖然先儒有言道之所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三十年來星迴燧變聲跡銷沉而

夢亭先生發遺編於煙煤蟲篆之中巢雲先生躋之於平湖陸氏之列先生之學將傑然著明於世亦未可謂先生之不幸也小子濬學識陋劣何足以知先生因往求夢亭先生門得聞先生生平厯畧又得卒業先生書故述其卓然不惑於流俗者以誌景仰之私心云爾雍正丁未立秋前二日同邑後學棘人李濬謹叙

序

序

劉直齋先生傳

先生諱源字崑石號直齋先世自棲霞徙安邱數傳有諱魁者以貢仕休寧簿生河南按察司副使希龍命龍生序生如芹如芹生惟華惟華生明經鵬鵬生三子長源清早卒次源溪先生其季也生五歲開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天下所在寇起爭肆屠掠先生與他兄弟鄉人列聖而守且與鄉人約冠至關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既而寇薄郵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引弩發數十矢矢盡握空弓隨仲兄後仲兄憐先生文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郵得全滄桑後室家蕩析四野汗萊先生買田築屋叱牛力耕不數年而勞畝益拓居然素封矣適構傑閣水濱顏曰斯干奉仲兄居焉徐指所營田宅語仲兄曰兄子女累累此區區者爲若曹計耳弟豈須此爲富家翁哉盡推膏腴與之又分其餘爲長兄立嗣又以餘田贖其亡姊家方是時先生年少值鼎革卓犖奇傑之氣無所發揮閒寄衡倚賴而高覽廣嘖視猶敵屢迫同父之親咸有恒業先生始壹意讀書矣先是治舉子業有名諸生中非其

讀書由記

傳

一

讀書由記

傳

二

好也閱養生家書善之從道士講參同悟真之術兼食俱廢至於咯血仲兄禁之不能止久之自叱有得已讀宋儒語錄又謂耶耶靈靈非性命之真也復棄去不道遂大購經史皮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尤篤嗜朱子之書日修身大法小學篇爲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書先生既專心朱子精神所至夢寐相通穿穴與交往往發其所未發四十餘年制記盈尺其論學以克己爲私爲主本以敬義夾持見功夫而義理氣質之性尤反覆推究謂佛老陸王所由與聖學差別者皆在於此太極之要渺天人之離合貫宗勾極洞壘胸臆後儒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爲學者惑故元明以來所服膺者前朝惟薛文清公本朝惟陸稼書先生餘子之書汗牛充棟不以爲是也先生嘗自叙其學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知先生者以爲實錄云先生造詣日廣從遊者日益衆隨人資稟以爲開導每五鼓起謁先祠退居一室與高第弟子陳真章舜錫馬六吉恒謙劉雪阡仁瑞輩讀書講學盡忘倦率至丙夜以爲常月爲講會列坐數十人先生數陳經義意指詳明務使人人曉暢而後已四方來學者

終歸京疏若禮襟進以飲食之積月累年所談不出於
程朱人有過失正言相規雖其人內愧而發赤而忠告
之誠不衰先生自幼篤於內行晚年事仲兄尤謹兄病
爲文禱於神願以身代泊塲七日三食喪葬盡禮推其
意以厚宗族郵親故義舍周貧煮粥餉餓先生之言曰
財屬人人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至故生平未得一
命而濟人利物之心隨地湧出不可得而件繫也世風
澆薄喪祭廢禮先生詳考經傳一以古人爲式喪禮於
附身附棺之外絕去浮靡祭禮則自先祠以逮遠祖士
庶家所得行者次第從事每祭嚴齋戒之期語人曰

讀書日記

王

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
也祭之日牲牲肥潔邊豆靜嘉風興沐浴薦裸雍容久
之一邑皆化於禮始祭朱子於家以九月十五日爲朱
子嶽降之辰中祀子朱子而以其子敬之及門人黃直
卿廖子晦李果齊四先生侑焉後言於邑大夫建祠東
郭木主布昭禮羅列歲上下祭孔子廟後卽有事於
祠又爲邑前賢官幼安立祠祠成於十月廿六日遂爲
祭期先生長幹豐饌笑須臾步履端方言笑不苟人望
見多避去至獎掖後學孜孜勸勉如陽春之敷座潤也
生平所著書續近思錄外有記疑廿四卷冷語五卷

管補四書小學及或問注草周易解選詩書經傳及大
小戴記評儀禮經傳通解編春秋左傳生前明萬曆戊
午十二月十九日寅時卒 本朝康熙庚辰七月廿九
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三兩娶孫氏皆無子以仲兄第六
子行東爲嗣先生塲後二十年大興黃崑圃先生來督
山東學祀其主於黌宮又十年歸安陸巢雲先生奉使
過安邸閱其書反復翫味比之三魚堂文集將刊布行
世聞以先生生平詢余余生也晚不獲受先生教先君
子與先生爲莫逆交先兄竹船遊先生門最久時爲余
言先生行事余又嘗從陳虞章先生遊故收拾舊聞採
其大者著於篇

讀書日記

傳

論曰昌黎韓子稱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往往
特立獨行不顧人是非直齋先生殆其人與余童時見
先生講學里中晦明無閒每喉乾氣竭而不已當時和
者無幾聞而訕笑者環起也先生一意孤行不疑不懼
卒能行成言立屈於身而傳於後雖古豪傑何以加哉
康熙庚子仲冬望日同里後學馬長淑纂

直齋劉先生別傳

先生歿二十八年矣嘉言懿行久而彌彰崑圖黃公祀之鄉賢巢雲陸公刪定遺書諸同人共謀授梓間以詢之辛曰子游先生之門久先生生平可得其詳乎辛謝曰某烏足以知先生然侍函丈者幾三十年試卽所聞見者述之辛甫成童聞長者言劉崑右先生克敦孝友至性過人值鼎革草竊爲亂先生與兄岷中率子弟築樓立寨共相守禦虜鋒鏑弗顧家賴以完亂後四野荒蕪叱牛力耕墾田千畝尋卽厭之以膏腴盡讓之兄餘則散之戚黨乃習制舉業文好奇不事俗儒章句屢試前茅儀於庠校官以德行舉上臺獎藉夷然不屑也惟日與里中耆宿講身心性命之學而汲引後進爲尤篤辛始得侍先生門下見其立身行事敦本務實博極羣書上下千載知統承道緒者獨朱子得其要歸盡取朱子書讀之以近思錄爲入道津梁於語類或問文集中取其切近精實者仿其義例編成續錄與馬六吉恒謙劉雪阡仁瑞等手披口誦晨憲夜燈鈔錄不輟日有程限暑雨祁寒皆忘其苦又以小學爲入德門戶與衆解說從日用飲食求下學功夫其誨人也不擇賢愚不論資格勸善規過不計其煩受與否皆直言無隱於是顏

其室曰直齋門人因共稱直齋先生云先生篤信朱子立有本主朝夕跪拜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考九月望日爲朱子誕辰率同人祭於家牲牲必飭遵豆靜嘉先期齋沐敬而忘食登降祿獻必誠必潔如是者數年復於東郭營建專祠堂階庭凡次第秩然中刻朱子石像而以朱敬之黃勉齋諸公侑焉一切祭儀用朱子白鹿洞祭孔子例辛尙憶己卯之秋先生年八十有二已感痼症常祭期三日不食猶勉強任事多人扶掖不能成步拜伏於庭氣息奄奄微欲絕移時方甦誠敬以至於此四十年中讀書所得纂成記疑二十四卷冷語五卷附遺思續錄以行老病之餘有會於心必正襟危坐而書筋力衰弱聚點成畫如錐剝沙志且耄耄不倦此辛之所聞所見者也不可識先生之生平哉至其家世名諱志傳已詳不復書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重九日門人張在辛敬集

跋語

丙午冬杪務有事過西邨外兄以讀書日記見示乃邑
先進劉直齋先生所撰者而歸安陸巢雲先生所刪定
也以方謀鈔木表叔馬藜亭先生屬余兩人覆校之繙
閱之暇於原本中閒有採取輒私鈔撮呈之藜亭先生
先生以爲然更委西邨詳爲搜剔合成補編附之卷末
既竣事西邨慨然語務曰區區之私只覺採出者反覆
校勘尙多未淨而原本中終有漏落又曰我輩此舉縱
竭愚誠恐不能使直齋苦心絕學和盤托出務以菲質
沒溺詞章聖賢門路茫如河漢茲膺重任從事校讎

讀書日記

跋語

抱淡懷間西邨言愈益芒刺雖然無鑑而索照處下而
闕高逆知其不免於繆戾者強憂蟲而使之語冰而謂
於冰之性情形質無不肖似也其然乎其不然乎豈自
今唯以是編爲嚆矢而因以沉酣乎朱子之書則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其庶不終爲直齋巢雲兩先生之罪人
也夫雍正丁未處暑日後學孫自務敬跋

先君生具異稟穎悟絕人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年四
十後棄去帖括殫心性命取六經四子書諸家箋疏
注解穿求崖穴逮是有異境荒塗爲先儒之所未經
據據評騭皆有定本尤酷嗜朱子之書謂孔孟之道

至朱子而始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朱子也集或問

語類文集粹語爲近思續錄比義取類數易稿而後
成潛心既久體驗尤渙又證以宋元明諸儒之說剖
判異同務使冰解霧釋而後已每有所得輒用剖記
久之衰然成帙掣爲記疑廿四卷晚年又著冷語五
卷自棄養以來行秉藏弄篋衍未敢輕以示人康熙
庚子歸安陸巢雲先生奉使過安邱先生一代鴻儒
行秉敬獻藏書淡蒙鑒賞乃取記疑冷語削除冗複
更名讀書日記未及刊布而先生謝世行秉淡懼日
久就湮賴同學諸君子重加校訂補其遺缺乃付梓
人雖闡明道教不敢妄議而陸先生表揚至意與先
君一生學力庶幾不沒於後矣主諸書卷帙浩繁有
志刊行而力未逮云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七月朔男
行秉恭識

讀書日記

跋語

先曾祖翁齋府君與先叔曾祖直齋府君兄弟篤愛
自相師友築斯干樓講學其中兩府君皆誦法朱子
先曾祖手鈔語類全集數年乃成先叔曾祖性尤高
明沉酣於朱子之學覃思畢力四十餘年每有所得
輒事剖記積久成記疑冷語二種奉諱以還後之人
不克負荷棄置敝篋中莫能檢視康熙庚子歸安陸

公以尚書郎奉使過梁馬夢亭先生因呈其書公見之大加賞異謂不在平湖陸先生之下遂爲刪定以去又六年從祖躬修公始克付梓夢亭先生復幸及門李氏西邨孫氏立菴秦氏勁夫更互攷訂俾無遺缺飛得與繕寫之役因憶兩府君講學斯干時諸大父昆弟草知向學彬彬郁郁綽有門風三十年來家學墮落殘編剩簡祇以備鼠嚙供蠹蝕耳向非歸安公發幽光於前夢亭先生暨同學諸子搜微言於後誰復能於千秋萬世下知北海之濱有埋頭朱子如翁齋直齋兩府君者哉刻成飛感諸君子揀金搜玉敬啟

雍正丁未孟夏男行秉孫 燁
辰生 曾孫憑信敬刊

跋語

康熙己酉恒謙侍直齋先生於雲門邸舍始得聞爲學規模次第自是往來函丈時蒙提訓自愧顛愚茫如河漢泊甲寅先生移琴書於守先堂講業之餘見敝簾中赫蹏累累檢味之皆先生平日讀書有得剖而存之者也每紙皆注月日恒謙整齊鈔撮按年編次自戊戌逮乙卯凡十八年分爲六卷因求先生訂正公諸同人先生弗許門人固請乃刪其冗蕪強半名曰初學記疑且戒之曰勿示人也先生日潛心朱子書至忘寢饋寒暑無閒仿近思義例輯文集或問語類爲續錄閱十餘年始成門人因復請先生並出丙辰以來所記鈔之合前六卷都爲一集起順治戊戌訖康熙丁丑歷年四十爲卷二十有四計一千八百八十九條先生仍題卷驪曰記疑恒謙命男純錫手鈔於慕廬焉恒謙事先生久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嘗自言生長海曲不獲與當代名儒周旋以匡所不逮每欲攜書命駕不遠千里以就正有道而未能也今先生往矣遺書具存倘後有君子畱心討論播之當世於以開揚道教扶正人心庶孔孟程朱之學燦然復明而亦不負先生繼往開來力肩斯道之苦心也夫康熙四十年辛巳六月三日門人馬恒

謙謹識

劉直齋先生記疑世四卷冷語五卷皮置遺篋中垂三
十年門人陳虞章先生諱錫嘗手錄二部一獻學使者
徐公章仲諱燭江南一獻邑令羅公合齋諱英四川皆
未及表章康熙庚子歸安陸巢雲先生奉使安邱閱此
書淡加激賞沉潛反覆至忘寢饋芟繁除蕪彙爲一集
每刪一卷畢輒命淑參閱有所見以硃筆標識呈之先
生再三斟酌乃定手諭諄諄有云惟恐心粗氣浮有悞
前賢有云此是學者公共事有云務期簡當精醇有云
日內杜門不出覆加較對再刪其可刪者急圖付刻此
行得此爲不虛矣舉以質學使陳公捐亭諱沂震晚
名讀書日記攜之入都未及授梓遽爾淹逝定本不復
可見淑恐其久而湮也卽所刪原本偕諸同人悉心校
讐間或裁其重複補其缺漏按年編次定爲八卷付劉
先生品嗣躬修鏤板行世竊念劉先生誦法朱子四十
餘年一生精力具見此書固自不可磨滅然使不得陸
先生眼光如電筆大如椽誰復能向煙煤蠹篆中披沙
檢金去瑕存瑜使朱子之學燦然復明於世耶陸先生
嘗語淑曰我二人呵凍從事用表幽光良爲不偶真篤
論也刻成爲述其顛末附之卷尾俾後之學者知是書

之傳蓋有天意云雍正丁未重五後學馬長淑謹識

丁未夏余遊邵門歸適到直齋先生讀書日記刻垂成
馬琴亭夫子屬余校魯魚之謬既竣事余肅然起曰先
生之學何以至此自朱子物後數百年儒者輩出無論
反躬實踐未知於朱子相去何如卽求真能讀朱子之
書者已如晨星落落可數先生寢食朱子四十年所每
有一得輒事剴記積成數萬言要不外敬義兩字蓋嘗
攷朱子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之要無以異
此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又曰日用之閒主於敬而
行於義先生得力實在於此故千變萬化不離其宗顯
朱子之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先生以參前倚
衡爲歸朱子之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先生以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爲極其於本末源流之故實有融
會而心得之者而非徒獵取朱子之一二言以欺世者
比也昔人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余亦未敢道先生便是朱子然
其學已是朱子請以質世之讀朱子之書與先生是書
者雍正丁未立秋日後學秦勳敬跋

劉直齋先生墓誌銘

門人陳舜錫虞章撰

直齋先生既功門人整齊遺書謀爲狀誌哀誄之文而以誌銘屬舜錫錫念先生挺生海濱獨得程朱不傳之秘於世言淆亂之時力肩斯道四十餘年錫等才識庸下既不能於師說有所發明設並其苦心絕行湮沒不傳其何以詔來世爰不揣固陋姑就所知而件繫之先生姓劉氏諱源字崑右直齋其號也先世自棲霞徙安邱河南按察司副使諱希龍庠生諱如芹處士諱性華先生之高曾祖父也明經諱鵬誦孺人李氏先生之

不讀書日記

墓誌

一

考妣也前明萬曆戊午十二月十九日寅時 本朝康熙庚辰七月二十九日亥時先生之生卒也越九年己丑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戶之原先壙之右先生之葬期與地也孫孺人其元配繼室亦以孫氏皆無丈夫子女子子三太學生行秉其嗣子而太學生韓知忠李勛清苑曹煥其女夫也先生生十四歲而明經公捐賓客事母最孝長兄源清早世嫂李烈殉先生置產立後當明之季寇賊充斥所在焚掠先生嘗隨仲兄源漢與賊格鬥仲兄止之先生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後析箸盡以腴產奉兄且爲築斯干樓翁齋以居 國初嚴捕逃之

不讀書日記

墓誌

二

令仲兄以迷人牽染禍且不測先生挺身膺訟罄其囊橐而事得解仲兄病成金縢故事爲文禱於神泊坵七日三食幾至不起此先生之內行也從兄病目先生迎養於家爲講經書者七年族伯父家素封知子不才病篤持其子語先生曰他日惟汝是賴後其子家業蕩盡先生終始覆露三世昏娶皆出先生之力宗子貧不能娶先生爲之完室每祭必以與贖族人二女曰知之晚是吾過也出稚姪嫁之又欲立學舍祖墓側以教族之不能延師者曰書聲洋洋祖宗含笑矣外家式微先生恤其後終身不怠姊夫潘詒以偏裨剝冠亡於兵姊已先逝先生養其姑十五年卒葬之畢兩甥昏又教其兩孫皆遊庠序妻兄孫隆吉勵志讀書先生與之田廬以資薪水孫感憤卒成進士河南流寓顧某故父也病且死先生經紀喪葬風雪中親視人送擇師教其子子死移其家近處養之馬公鳴哀物其子恒謙從先生遊每事調卹不遺餘力四方來學者豐其食飲歸則贈以錢帛與仲兄設立義倉先後凡五舉歲已未大饑募粟邑中煮粥飼餓者所全活數千人其他藥病棺殮泉粟筑獨不可枚數此先生之敦宗恤故慷慨樂施也先生天姿卓犖五歲問父明經公身所從來及長工時藝補博

上弟子員食餼於庠文名日起偶閱地志錄有感繞庭
樹思兩晝夜不食不寐至於咯血自謂有得已讀朱子
語類謂向之所見昭昭靈靈者耳非性命之真也購朱
子所著書共得二十五部口不絕吟手不停批丙夜就
寢雖初鳴破衣起矣夏不扇冬不爐手指盡皸痲專精
之至神明默通嘗夢朱子與語天理是流行的指語類
十卷之第三葉曰某生平得力在此初先生發念舉事
時時與朱子相詎合惟恐差謬久之融釋脫落俛仰自
得曰春風沂水吟風弄月之趣豈待遠求晚年德益高
養益邃端坐一室雖盛暑衣冠不去於體疾病未嘗稍
懈讀書日記 墓誌
情容四方負笈來學者接引恐後與學人問答隨資聚
高下俾聲窮日夜不倦嘗曰此中別一世界惜人不知
求耳每會講聲音宏亮委曲詳明門人有質難者色喜
否則咨嗟嘆息此先生為學誨人之畧也先生治家以
禮酌古誚今一以朱子為宗喪葬絕去浮文修葺先祠
置祭器常祭七日戒三日齋省牲具饌飲福受胙一一
如儀時人不講於禮乍見或笑之既皆化其追報之誠
先生尊信朱子比之生我歲以九月十五日為朱子初
度之辰仿白鹿洞祭孔子例偕諸同人祭於家配以黃
龜齋朱敬之廖子晦李果齋四先生而以輔慶源先生

等八人從祀後言於邑侯劉公鳴騶建祠東郭至祭擇
有德者初以仲兄後以元朗馬公所恒與其執事者李
均宜之彬馬竹船常沛也戊寅九月病甚猶齋戒不食
至期跪不能起息微微欲絕惟以放正相囑少間叩首
成禮而後退 又於
日照立朱子祠置祭田八十畝又欲於勞山建祠為東
方之遊邑先賢管幼安舊無祠為立祠於朱子祠後因
朱子文集有祭土地之文又大明集禮許庶人祀竈遂
四時祭土地於宅中以門戶竈配器用大盤門人執事
凡先人及忠臣孝子故友之墓過必再拜生平不入公
門不入佛寺不裸袒浴長川弔唁不與宴飲不受餽遺
曰陽主施陰主受受必酌之此先生敦古好禮潔己自
愛之大凡也所著有周易解詩書經傳禮記選儀禮經
傳通解評春秋左傳編四書小學及或問補註集朱子
之說為近思續錄十四卷劄記讀書所得得廿四卷題
曰記疑俟質也晚年又著冷語五卷未及筆削而歿至
手札一冊講學日記一冊則門人所錄而質諸先生者
此先生之著述也嗚呼先生往矣其造詣之深自得之
與辭錫何能知之但受教有年竊觀其置身修行接人
待物實有無愧昔賢者此銘之所為作也銘曰

天生哲人卓犖非常孝友嫺睦知能之良輔以經書屏棄名利脫彼虛無求此仁義敬義夾持外內知懼履薄臨深出入以度師主考亭力肩絕學臬言微言開闢啟輪推此數訓大道為公娓娓諄諄一體相通今歸於化廓然大虛無方無體惟有遺書凡厥後人誰無知識念哉敬哉視此銘石

讀書日記

墓誌

五

參訂姓氏

同學

楊青黎 縣客

周錄長 翁符

馬天挺 元明

曹質 心白

馬天撰 翼辰

兄源滾 岷中

張貞 杞園

門人

馬恒謙 六吉

陳舜錫 歲章

李之椿 大椿

馬長裕 近溫

李之彬 均宜

馬長沛 竹船

張在辛 卯君

曹士俊 智干

馬長嗣 令昭

馬純錫 錫猷

姪仁瑞 雲升

姪德讓 虞候

參閱

張在戊 申仲

李潞 若干

張在乙 亶安

李仁育 惠菴

馬長淑 漢句

曹齡 幼句

王壽長 靜山

曹沔 巨源

孫自務 樹木

張壯興 景義

秦勤 勁夫

張敬興 景宜

李大本立齋

姪行輝 孝瑞

行種 默生

男行秉 躬修

校字

姪曾孫汝飛 萬九

讀書日記

參同姓氏

王

族孫邀督工

讀書日記卷次目錄

卷之一

記疑

起庚子止辛亥凡七十條

卷之二

記疑

起壬子止甲寅凡九十八條

卷之三

記疑

起乙卯止癸酉凡一百三十一條

讀書日記卷次目錄

卷之四

記疑

起甲戌止乙亥凡九十一條

卷之五

記疑

起丙子止丁丑六月凡一百二十四條

卷之六

冷語

起丁丑七月止戊寅六月凡九十六條

讀書日記卷之一

安邱劉源祿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 起庚子止辛亥凡七十條

聖人經書原以供後學實用讀者尋章摘句以構浮文

而世事人情毫不通曉一見利欲逐而去之本末皆

失誦讀何益豈不枉費一生功力

庚子五月八日

鬼神仁愛所以報小人者常不肯盡蓋其改也

日

讀書日記卷一 記疑

語云士窮見節義窮如圖窮而匕首見之窮有直窮到

底之義非訓貧字貧乃窮中一事耳人雖愚不肖亦

知以笑善自文從容之時未肯露其初心迨利害逼

切本來面目無處藏躲任是鬼魅狐狸須現形狀

死生之際大矣明哲保身殺身成仁其說不同何也蓋

夜行澤中惴惴然恐遇蛇虎者以其非死所也犯顏

強諫及忿爭於敵庭而不屈者以其得死所也時而

保身時而殺身其義一也

七月二日

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

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

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

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

九月二日

吉慶者天之賞凶咎者天之罰功罪定而賞罰從之輕

重毫釐不爽皆人所自招也凶咎之來怡然順受痛

自收悔不可一毫埋怨不然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而

況於天乎

十二月七日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此義利之關君子小人之別也

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其學諸葛武侯食少事煩鞠躬

盡瘁范文正公日食蒸粥一角先憂後樂高山仰止

讀書日記卷一 記疑

我思古人莫善於寡慾矣

辛丑三月三日

君子之於義也知有身不知有世何也知責己而不知

責人也君子之於利也知有世不知有身何也知利

人而不知利己也

壬寅五月二十九日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日用之間終食之際無非

命也故必存心養性朝乾夕惕而後爲事天夫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天人呼吸相貫故君子畏天命彼爲

惡者勿論矣卽如鄉里常人好逸惡勞任情適己飲

食則思適口衣服則思適體宮室則思壯觀生而無

志死而無神以故見正人則蕭索不喜聞正言則欠

仲欲因大賓至則跼蹐不安官長臨則惶懼失措如此而望其見利不趨見害不避有是理哉故學不知命終非學也十月十日

怨之一字原無著處殺父兄之仇無論矣此外纖毫之怨不可留也怨之生也由於識量不廣私欲鋼蔽故藩籬難撤苟能仁禮存心則橫逆不足患矣然必至於忠而後自反之功始圓滿十月十六日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古人豈欺我哉中材必磋磨而後成曲木必繩削而後正不然則棄物矣上天恐我不成以貧賤為磋磨為繩削又何患乙巳七月朔日

學者登高必自卑盈科而後進聖人非不願人一蹴而至而故為迂迴也蓋以躡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耳苟徒馳於高遠則所學非所用非所學擔閣一生終於無成世儒患不知學學者又不肯下學無怪乎程朱而後續孔孟之傳者少也丁未二月十八日

君子居則食其耕仕則食其祿非其耕非其祿一介不取是故幼安揮金而不顧希文遇金而復掩非今所稱為高世之行哉然在比屋可封之時不過道不拾遺之細民耳是道也何足以減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然則揮金不顧遇金復掩幼安希文之瀾

耳幼安之所以為幼安希文之所以為希文是在學者之深思矣十二月十三日

孔顏之樂與孟子浩然之氣無二物也義集德崇則樂自然生浩然之氣自然充足矣此蓋口不能言而自喻於心者也七月望日

陽主義陰主利陽主施陰主受故君子喻義而常欲施小人喻利而常欲受十月

在上位者有道以教民頑民梗化則從而刑之君子不在上位教刑無所用故可以言則與之言不可以言則不與之言戊申二月九日

學者先要明大義大義明則出處進止皆合乎宜武侯只合伐魏便屢屢出師以至死愈伐愈當也比干只合諫君便直諫以至死愈諫愈當也泰伯只合讓國便三讓以至斷髮文身愈讓愈當也伯夷叔齊只為合餓便入山采薇以至餓死愈餓愈見仁也凡此者皆明大義故也大義明則竭盡畢生之力而無足惜大義不明則誤用一日之力而有餘憾三月五日

人生天地間當求為有用之人在一家堪為一家用在一國堪為一國用在天下堪為天下用若一無所用而衣布食粟醉生夢死是天地間一蠹耳

日望

醫書所載王節齋曰男子損傷精血是為勞瘵最重難治必須病人愛命堅心定志培其命根不則雖服良藥無用此金石之言也人生於世當畧知大義父母生我即望成材有用材成則如葢屋得梁父母居之而安如行路得杖父母倚之而壯材不成則如瘠塊在父母之腹飲食無味如芒刺在父母之背坐卧不寧我不知謹身修德則為父母之瘠塊芒刺矣修德身修德則為父母之屋梁倚杖矣大義得失相去何啻千萬卽如疾病亦聖賢所不能無然盡人事之所當然乃可曰命否則與柱枘巖牆何異豈正命哉

讀書日記卷一

五

武王伐紂夷齊非之武侯取劉璋程朱以為不合夷齊程朱之心惟在天理一毫之是非當否不以天下之成敗利鈍為心者也能存乎天理之是非當否而不存乎人事之成敗利鈍則可謂能存心而枉尺直尋斷斷乎不為矣

三月二日

吾未見剛者大凡立身行己惟剛直之氣可以配道義一些柔媚邪曲容不得葢葢媚隨人邪曲自利此念稍留於心便墮坑塹中不可拔濟矣凡人氣不能剛直幸皆禍福利害之情害之此前哲讀孟子獨有取

於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也

九月十日

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脚跟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迫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為凡人而不可救脚跟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日壯固而惡已衰微衰微者漸至滅絕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

讀書日記卷一

六

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

巳酉二日

儒者動說天理人欲以為大本所在而人不肯信苟能專一於理偏全俱到絕頂處俱足超越古今故清任和與時中同聖也比干之死微子之去同仁也申生待烹舜浚井而出同孝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殍而禹襲其官同臣也凡此皆是純理而無欲者也比干不諫世無言官微子不去殷無而食申生出亡天下皆逃親之人大舜不出天下皆陷親之子伯夷以舉世之所是為非使天下知君臣大義禹以堯舜法所當受而不得私於其父以幹父蠱所當任而不敢云不

忘父仇爲忠爲孝並行而不悖者也學者苟能寡欲
以至於無合乎時中固可以學孔子克盡乎三途之
至善猶射者力及乎百步之外則亦可以學伯夷中
生之倫矣四月十二日

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
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寨立定脚跟做
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
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
去庶幾有補不然悲嘆窮廬復何益哉五月九日

孟子一人當戰國而好辯孔明一人當三國而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皆是焚蕢獨立以一木而撐將傾之大
厦以一毛而歷萬里之雲霄不覺爲先賢淚下沾襟

六月朔日
窮理工夫到實有得處如喫果子一般苦甜只在舌端

不可以告人卽告人人亦不解須是那人也喫到口
裡方解今以青赤黃白語替者彼雖聞之亦不能認
緣彼未嘗眼見耳然則口耳之學非學也紙上所載
不過前聖告我以苦甜語我以黃白青赤耳豈于自
己眼舌事耶六月三日

人必自己有志爲學有志爲治先有納善之基然後能

取天下之善不然雖聖賢耳提面命彼亦茫然不解
徒見厭絕耳故孔子不輕告人孟子不輕告君爲此
故也六月十日

凡作詩感物興起處只器借外面發吾性情狀景物處
不必過巧若只於景物上專意描畫求其巧妙滯於
尖小則逐於外物脚重頭輕反使性情蔽錮失其天
真有何益哉六月十六日

凡作事最當慎之於始當初起頭處便下審思明辨之
功思審辨明卽篤於用力而行之如此方不差謬欠
缺若起初或有私意夾雜則行處必有違錯比及猛

省旋轉卽不大決裂而所損已多可不謹哉全

公私二字爲人世一大關鍵苟私歟雖清心寡欲亦私
也如老佛是也苟公歟雖好貨好色亦公也如孟子
告時君者是也公屬天理私屬人欲此不可不明辨
也庚戌正月二十八日

論人不可但看事跡須尋其根源如秦檜之惡其根源
非爲惡也爲富貴也當時只有戰和二字檜窺高宗
之心願和而不願戰故投其隙罅以和之說動之而
高宗欣然樂受舉而加諸上位其與主戰者如冰之
與炭勢不並立矣故不得不殺武穆也其根源非爲

惡也爲富貴也人能自揣萬萬不陷於爲富貴乎斬斷根源而後有益也四月

朱子曰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愚按此言之意非欲以儒者與釋氏較高低也蓋有自然差別處如法眼禪師云若人識得心地無寸一妙喜禪師云麻三斤柏樹子乃不落窠臼不墮理路釋氏之說愈高愈妙然畢竟是在神識邊事却是落窠臼也不知埋路乃神識之根本未有根本播棄而枝葉獨存者也今只隨他天理去無私見而理自明矣學者且多讀聖人之書若志下工夫自有至處

不可生計獲期效之心以自陷於異學之深坑也四月

日十

伊川云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朱子云須看著些私吝心字愚謂不但葛裘飲食已也縱使清淡如蟬吸風飲露苟有些私吝心在便只風露亦覺賤私痕藉矣五月

朱子解尚書惟學遜志云遜志則無所墮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句言哉言乎學者但知立志貴高而不知立志貴低也蓋高者須極其高不可令上面還有高處低者須極其低不可令下面還有漏落下學

上達兩頭極其至焉聖學在其中矣七月

嘗讀伊訓旅獒而見古人尊君之體忠君之意焉朱子曰其言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爲不尊君矣朱子發明此義欲使萬世君臣能辨忠佞而知所以自處也蓋諂諛頌聖奴顏婢膝之臣其意欲偷國家之爵祿以自肥其身家其君實愚而謬以爲聖其事實錯而謬以爲宜此等臣子貌似尊君而實狎侮欺誑其君也不恭甚矣若夫有道之士其所得皆天命人事之大源其事君也本其大源而出於至誠惻怛其敬君之心不啻父母親之神明仰之故其愛君之言不啻嬰兒保之此恭之極也故曰忠焉能勿諄乎日今

聖賢陽也佛老陰也聖賢識天地萬物與吾身爲一物不容自私故曰陽也佛老謂天地萬物爲外物吾身自爲一物不容不自私故曰陰也八月

知欲其高清明剛健行欲其篤厚重平實論先後知爲先乾知大始之義也論輕重行爲重坤作成物之義也故曰知崇禮卑崇教天卑法地八月五日

一友云財利者血脉也兄弟者手足也愚謂以財利爲血脉非是惟兄弟兄弟其乃是血脉耳能友其則兄弟

既翁方知痛癢而手足活也不能友其則不關痛癢而手足癢痺矣是友其乃其血脉也若夫財利則癰疽耳手有癰疽則手病足有癰疽則足病方且醫而去之不暇何血脉之有哉

八月二日

余讀魯頌閟宮篇未嘗不嘆息也清廟我將之詩言簡而意長功弘而德峻何其質也僖公不過嘗從齊桓一伐楚耳功德安在而乃為此洋洋大篇耶文胡為哉孔子載之之意隱然見矣朱子附息夫躬於楚辭之後其意亦猶是歟文質關乎國運係乎民風有如是夫

八月十三日

讀書日記卷一

水淡而酒濃人嗜酒而不嗜水至於祭則先明水而後酒醴豈鬼神與人異嗜乎非然也其始也鴻濛初開但飲水也水者本也其終也飲食精麤酒醴興焉酒者末也人食淡則神清食濃則氣濁一氣騰倒自古至今濁亂其失是以人不及古也而又濟之以濃以益其濁君子不忍也故祭明水先焉不忘本也敬之至也故禮以淡而安樂以淡而和也

八月十四日

邱真人登高山坐危崖抱木毳以練筋骨神氣稍解則毳墜山下乃下取之往返登降所以自辛勤而堅其性也今也五倫之責其為木毳也大矣五教欠闕其

毳之墜也遠矣風雨晦明不敢安逸間斷其自辛勤而堅其性者深矣苟起偷安之志則木毳墜而筋骨神氣之懈為何似耶

十月十二日

明道好獵不獵十二年矣一見獵者而喜心生焉甚矣人心之易活而道心之易死也

十一月六日

理本完具而氣有偏勝偏勝則理為所克故水克火窺測虛無如老莊之流廢禮不用是智冠禮也火克金禮文太過恭不近禮而恥辱隨之是禮冠義也金克木裁斷過甚殘酷不仁如申商之徒是義冠仁也木克土溫柔依違輕諾不踐發揚太過反失其實如微生乞鄰是仁冠信也土克水有言必信證父攘羊如尾生孝己是信冠智也凡此之類氣稟一偏理所露者亦偏矣豈理之本有偏哉但賢者能充不肖則不能充耳

辛亥正月十一日

理無渣滓氣有渣滓人之氣稟用事者鮮不差矣渣滓故也化其渣滓則歸於理故聖賢純以理宰乎氣非如釋老之以寂滅為清虛也

全

道理到恰好處便無作為只覺其恰好耳天道原無作為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老氏以精氣神為妙用處俱只是有作為故不合聖人

之道也四月十日

蜩樂彈丸蟬樂風露蜩蟬一物耳而前後所樂不同者氣質變化故也故學者欲尋真樂當以變化氣質爲

先三月十日

克己當如牛刀割雞不動聲色苟如衝陣破敵安排介

冑戈兵則勝負未可知矣四月朔日

日用間常依乎無聲無臭者以爲萬變之主宰如易之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則利害不能擾而天命之源可

以流行矣但此理非可襲取必言行事物在在檢點

日積月累而後此理參吾前耳四月十一日

讀書日記卷十一 記疑

主

佛氏打破窠臼張開這心以爲占得住儒家只聽他那

公共底主張並自家亦忘却恰似自家全無主張一

般所以夫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儒家有知而實

無知佛家無知而實有知四月二十六日

佛氏言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聖人只說踐形便是聖人

力量大老佛氏都奈何不下全

佛氏空而私聖賢實而公佛氏空而有聖賢實而無六月

日三

朱子謂聖人安於死死後氣便消散這是何等樣立心

佛氏原於生老病死處起見這便是趨利避害之心

其後割肉餒餒捨身餒虎亦只是去大害收大利耳便不如聖人心腸潔淨一無所爲也六月三日

聖人不教人斷意只教人誠意不教人滅思只教人思

無邪故寂滅之說聖人必不取也六月二十八日

天地有不正之氣斯有不正之人但不正者客也正者

主也不正者變也正者常也故夏霜冬雷不害四時

之行虎狼梟鳥不害百物之生正者常爲主也理未

嘗改也觀理者先觀其正而常者以見天地之心後

觀其疎而變者以窮天地之化則氣有不正理無不

正君子教人使歸於至正之理而已矣七月朔日

讀書日記卷十一 記疑

主

嗜欲苦落身軀五臟之中義理著落精神魂魄之中以

理勝欲安能勝哉要之勝與不勝惟在理之熟與不

熟而已身從理出本來自熟但自有身以來欲日以

熟理日以生今以精神魂魄日浸於義理之淵使我

本熟者日以熟則居安資深沛然不可遏矣理親則

欲自疎淡以沛然之理勝漠然之欲安得不勝哉八月

日八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者無欲之謂也一落氣質便有

血肉便有情欲而天性不爲主氣質斯用事矣所謂

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所以反乎其初耳七月九日

聖人之言平易中和如藥中既濟丹雖氣血衰者服之亦可以補填元氣三代而上臟腑無病止服五穀三代以下諸病生故聖人診脉立方而經書行焉秦漢以來元氣損傷大毒潰腫莫可救藥佛入中國刀砭妄用毒藥橫施似可以除病根而元氣已絕病人死矣是以屠爲醫也周程張朱應運而起所先服者大黃牽牛以除腫毒旋服平和之劑而元氣大振由是不用藥餌止食五穀反乎三代以上何難乎今人腫大毒深亦宜倍服猛藥以救其危亡而後服平補之藥以固其根本此非有定見有定守者鮮不傷其生也七月九日

天只是著人活聖人也只是著人活養人者著人身活也教人者著人心活也刑人殺人者去其碍於活而全其活也七月十三日

北溪陳氏曰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真實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陳氏此說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譬如火在天地間本無形影只是著物便然便生光燄不似禪家謂理爲障而其所謂道者但空虛

寂滅而已也七月十三日

佛老指陰陽爲道指知覺爲性把性道只說成一箇虛無只聽陰陽流轉我並不費手脚不起念慮萬物自然遂生復性殊不知自然之理乃萬物各具一定之條理也其不順條理者我須順他安得無爲耶聖人所爲乃依順其本來之理而我無與焉故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非謂任其空無自然而可以成己成物也彼空無爲體自然爲用者事壞則制之以術人亂則禁之以刑由是而殘刻少恩此必至之勢也七月十四日

明道乾道也伊川坤道也明道忠信修辭也伊川敬直七月十四日

義方也故朱子謂明道動彈流轉伊川都挨不行七月十四日

感而不應感未誠也帥而不從帥未善也誠善無缺未有不應不從者故君子無責人之時亦無不自責之時也七月十四日

論天地者但言氣質而道在焉論人者不言氣質言理而後道在焉以天地無情欲而公故氣質即道也人有情欲而私故必合理而後爲道也七月十七日

死生禍福利害相爲循環此不易之常理也故聖賢不思利害不思禍福不思死生而主宰自定也八月二日

莊子謂嗜慾深則天機淺人之天機為嗜慾所壞三代之時嗜慾尚淺秦漢而後日深一日故佛教入中國智高力猛剗削一切嗜慾然其嗜慾愈大也八月二日佛氏不見事物之理而陷於空虛之中然猶可以理救之莊子見事物之理却蹢躅了以為不足為則不復可救矣故朱子處莊子之書更廣濶似佛後世有人推演出來其害尤大九月十三日

心者神之舍也聖賢之舍充滿以善庸愚之舍充滿以欲佛老之舍則空舍耳同此神也主之以理則神明染之以欲則神昧矯之以淨則神空雖曰空而能照

然能照空而不能照理也九月十七日

天生萬物不以自養而以養人聖人法天發育萬物不以自利故智者無欲愚者多欲十一月十七日

雁秋南春北其北也若有物驅之不得不北其南也若有物驅之不得不南人之一生呼吸動靜壯老生死不能自已亦流行者驅之耳流行者流行也不流行者亦流行也譬之行旅晝行行也夜宿亦行也十二月十五日

陽明清剛之氣為神陰暗濁柔之氣為鬼神親上而伸於上鬼親下而屈於下各從其類也人尚義則氣清

剛而為陽向利則氣濁暗而為陰陽升於天而為神陰降於地而為鬼必然之理也十二月十日

讀書日記卷之一終

讀書日記卷之二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起壬子止甲寅凡九十八條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壬子正月十三日

唐虞三代之世聖人以大道主持天下民安物阜而天下共由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佛教入中國以冷水澆熾炭以大黃下積痰若謂寧使人陷空寂猶愈於溺汚濁耳然空寂如餓死汚濁如蠱死等死也君子扶持世教須以大道為昭使高者不陷於空寂卑者不溺於汚濁則斯民之厚幸也二月二日

教人之道自有差等一端之善亦我所當成就天地成物原不能齊况人之成物乎曲成萬物而不遺聖賢無所遺棄也二月二十六日

計較之心為學者大害論語言後獲孟子言勿正董子言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皆所以去其計較之心也計

小效則淪於俗儒計大效則陷於異端能去此心乃可以入道全

道者公物也不可擅為己有不可泰一己於其間古今聖賢只通作一人之事看便見人與天地同悠久孔子至朱子一千六百餘年而道復彰焉孔朱有何分別所謂子孫精神便是祖考精神合天下古今之人只作一箇人看莫非載道之人便與天地同悠久矣二月十九日

語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此等言語俱說得不切要了蓋人周身都是陰陽之氣一句私語周身氣動舌根耳根五臟六腑無不響亮自家鬼神豈不驚動自聞耶說天聞不如說自聞也三月三日

太虛之中有天天氣清剛包地於內剛氣外繁中間鬆處容地與萬物如旋風裹葉而不墮也自北極至南極相對處一直路逕皆是鬆氣天體微斜北極高南極低地却平居中間北方鬆氣高至北極處愈鬆而近地處氣却稍緊故北方風大地底則氣極繁而浮地使地不陷南方鬆氣低地上氣極鬆故南方風小過南極鬆處氣方繁地底近地處氣鬆而亦能浮地使地不陷者水力助之也水性下故因南極低而歸

南方在地底者浮地而露出者為南海水性隨故因天氣左旋為剛氣帶出東方而為東海天有升降升時掘水與地以升地重水活重者後而活者先故水溢地上而為海潮降時連水與地以降重者遲而活者速故水先降而為潮落及降至下地重擊水水又當溢且天即旋升故總成其勢而為海潮及升至上地重衝水水又當下且天即旋降故總成其勢而為潮落天之升降有定時故潮有定時天之升降有大小故潮汐亦有大小非地能升降為天所帶携而升降耳天之一升一降如人之一呼一吸而不止也至

讀書日記卷二

三

於地之四時四游之說亦即兼於此中蓋地浮於空氣之上居於鬆氣之間天之升降亦非挺直上下蓋亦天為左旋而地隨之故因以游於四方耳此可類推也蓋地下氣稍鬆處俱是水到氣聚處方無水北方地底氣緊浮地南方地底氣稍鬆浮水而水却浮地也北極上面當有孔竅如鼻在上而為呼吸而腹中剛氣乃能逆轉此竅為上帝出入之處上帝當居咽喉之下如人心處兩極當如囊之有底無孔竅有竅亦當微密不似北極之呼吸也吸時天升呼時天降而剛氣則連於腹中以包地與萬物也老子曰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朱子解橐籥即鞴扇鞴扇有底如囊橐下連命字當是有底之物非如橐之無底也無底則洩水洩氣而無力矣安能貯水浮地乎天有剛勁之氣又有呼吸之氣升降於上下又游行於四方其形如雞卵其游如鸞飛蓋生物也惟其為生物所以能生物也

三月九日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乃天地之氣凝結一塊而為人氣既成人即為人氣人身內外皆有氣不但經絡呼吸之氣而已軀殼外數尺皆人氣也氣盛則陽盛而邪魔陰氣不能近之陽輕清剛硬屬義陰重濁軟弱屬

讀書日記卷二

四

利喻於義則純陽之氣與天為一不問乎死生也喻於利則純陰之氣與陰邪無二亦不問乎死生也

日十

過有精粗小大顯微久暫寡過有深淺染淨遲速斷續過無窮盡寡過亦無窮盡此道惟達伯玉知之

三月十四

從來說天無體經星二十八宿等類便是天體天與經星行最速一日一周又過一度竊疑月行至遲不及天十三度者以其為太陰也星少陽耳稍疾於月或有之安能反疾於太陽乎或者日高如在大輪上雖

甚疾而不能及於至遲至卑之小輪也。經星蓋在最下輪小極低故雖最遲而尤能在日月之先也。火之近者閃爍最甚遠則不見其閃爍。若有定光矣。經星閃爍者以其近於地也。地與經星俱為陽氣之餘所凝結者故隨地不移而有常處。緯星高遠故常移且不閃爍矣。日光芒最大猶有定光如輪郭者太遠故也。人在下面但見經星不移便依此以齊七政微有未安有此疑以待識者之論定。三月十日

有作用處是氣無作用處是理。佛家說作用是性便誤

以氣為性矣。然理與氣說到微妙處極難分辨形骸

讀書日記卷一記疑

五

氣也。精氣亦氣也。魂魄氣也。鬼神亦氣也。天地氣也。五行亦氣也。陰陽氣也。變化亦氣也。鬼神變化天人之至精也。當未有鬼神變化之時其氣未非安辨其孰為理孰為氣乎。氣必待有而後有理則不待於有而先有既有理便有氣有則借有無則借無非二物也。但以理為主則氣不能外而鬼神變化不遺以氣為主則難至神極變而理多罅漏。三月十日

性字理字微有別以其有圓缺之不同也。人生而靜以上則常圓理墮性中則多缺。圓者理也缺者氣缺之也。理自圓也故曰性即理也。明道生之謂性一章是

拘在性中看定性書是通融看通融看則人性皆圓拘著者則人性多缺。四月十日

理本無臭味但不能不附著於氣一著於氣則木氣酸金氣辣便有些臭味矣。天地五氣全故中和而不偏至於著物則不全人得木氣多則慈愛多金氣多則斷制多。然人雖得偏氣而氣亦無孤行之理慈愛之休歇處便近義斷制之生發處便近仁。君子不貴氣而貴理取理之圓滿不取氣之欠缺。四月十日

讀書日記卷一記疑

六

之王者以教養與民是甚樣大而民不見霸者以私惠與民是甚樣小而民偏見之君子惟以大與人善與人同是也。全

以理為主氣不用事直前行去並無障礙天地人物無非理有形無形無非理也說甚生滅說甚不生不滅

火炎上水潤下下而居下則上而不潤上而居上則下而不炎故火下水上而為既濟也。萬物居中上受水潤下受火炎水升火降寒煖備故萬物生也。智水也禮火也萬事居中上有智覆下有禮載智崇禮卑明

誠備故萬事理也日全

天地間止有一善充塞徧滿所以惡者亦從善來如仁是善木氣勝則為貪愛為姑息而流於惡矣義是善金氣多則為吝嗇為殘酷而流於惡矣氣靜時皆善動時或偏便有惡故貴主靜也日全

水火本相交之物如雨中出電海中出日是也日電無形之火也冰炭之不相人者炭有形之火也有形則失真故滅耳心之神明火也本是不滅之火但入於氣質如火之在炭不能如日電之無形故失真耳惟以義理培養之則保其真火不為形累而不可滅矣

四月二

讀書日記卷一記

七

子常刻一圖印中心篆一氣字氣外為穀穀外為輪輪外篆吉凶悔吝四字圖而闡之以象輪蓋取循環之義或曰此氣圖也還須刻一理印予笑曰氣中之文即理也若再刻理圖則止一白圈無文矣有文又是氣也且為兩印是理氣為二也如周子太極圖非陰陽之外別有五行陰陽之外別有太極也四月二泄漏天機四字不知起於何時出於何人天機莫明於義文孔朱其泄漏也甚矣惟外道之人私竊造物之未嘗與人而人所不當有者以自私故帝天禁之四月

二十

理純而氣穢故氣質為累然氣亦能助理故又要以義養氣恐無他則候也苟得其養則穢氣變而浩然矣如人心精一則成道心也非有兩心也日全

聖賢言語厚足以載華嶽廣足以振河海不可等閒看過如無私二字是多少蘊藉人有軀殼有神明愚者私其軀殼智者私其神明如佛氏割肉餵鷹捨身餵虎人謂他不私軀殼矣不知他却私其神明至於禪說人又謂其不私神明矣不知他正善於私其神明只要這箇不生不滅耳聖人則不私軀殼亦不私神明

讀書日記卷一記

八

明只落一箇公共之理與天下人順之而已却只畧說箇無私並不驚天動地說大話也五月

理與神為最重理是道理神是知覺儒家把知覺看輕了佛家把知覺看重了儒家把理字看輕了以理為重則知覺在其中以知覺為重則恐有障礙而義為外也五月

天地人初生時皆本於氣氣化之後斯有形化當其氣化時人氣即天地之氣故清明純粹聖賢多而風俗淳至於形化既久則天地之氣亦不清矣况人之氣乎所以聖賢少而風俗日漓學者可不反其初乎五月

日八

塵世中開眼無非物欲一切禍福死生顛倒反覆無時休歇人既生此自不可脫但自己有神與此無預也以理存神則神清以欲汨神則神濁

古人凡有言動制作俱與天不相違天神地祇人鬼夫婦日月飲食俱是一落索事未嘗截隔蓋為其有形上之道攝而為一也後人不識道為何物因此日與天遠一似隔絕不相聯屬然其實人自絕於天天未嘗不在人內也弗思耳

五月十六日

開闢混沌之說非杜撰也驗之寐寐可見矣魂為陽神

讀書日記卷二 記疑

九

魄為陰神此二氣之動靜也心之神明則合二者而主之當其寐也二氣動靜而神主乎其中此開闢之象也及其寐也魂魄斂藏神亦伏焉此混沌之象也寐屈也寤伸也混沌大屈也開闢大伸也

五月十七日

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呼吸者氣之盛也血肉者魄之盛也張子曰其始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此之謂也

全

先賢言心中不可有一物蓋謂心本虛明也有一物則不虛明矣惟身最能遮障此心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又有何物足在中心乎如此則於天地間

都無窒礙心虛而本來之明無所不徹矣故朱子謂心如鏡掃除去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光明燦爛也又云須要和根拔盡身者根也拔去此根則萌芽不能復發而不有一物矣

全

孟子謂形色為天性莊子謂身為養疵以理修之則一身皆道也以欲累之則一身為累也豈身之罪哉

日

五月

范希文所至有恩學者宜服膺也凡我所至之處必當有益於人不可有損於人

六月二日

聖人分別君子小人君者主也謂其能主宰萬物也小

讀書日記卷二 記疑

十

者識見小力量小也小人侮奪爭競計較忿怨皆其識見不及力不足以勝物也一遇物欲便只見其重大如扛千鈞之鼎斷筋絕脰而不能舉焉所以為惡辭讓消滅無存而節食豆羹見於色也

六月三日

佛氏只為一箇身拚不下只管費許多作用窮至空無反成留滯何如聖人當前放下這身只憑公理流行何等索性

朋友責善良藥苦口常人之情安有告之以有過則喜者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見夷之此聖賢待學人之道當然也我是一箇初學方慮人不見我何敢蠟等

上學孔孟且孺悲夷之還是有意為學之人近日窮鄉十室有如孺悲夷之求見孔孟者誰耶乃欲童蒙求我而學孔孟不見之道即或見之而又自持不憤不敢不憤不發之說則責善輔仁之義從我而廢矣於人乎何尤

蜀山人十年不起念便能前知靜以為治也邱真人三年坐懸崖抱木毯少放便墜拾毬往返以自勞動以為治也二者動亦定靜亦定也

六月六日

凡物終不如始消長之自然也天地亦然初開闢時氣清而形質亦清三代而後日濁矣人始生清氣未遠

六讀書日記卷二 記疑

十一

故心猶淳其後血氣用事日濁矣此心在方寸之舍每動一念皆自脾血中發出故多汚濁而粘滯於物欲有時提撕起來則似別有初心超於窠臼之上故明醒而清虛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者善也卒歸於善則終不失始矣

六月七日

橫渠張子說如今子弟自幼便驕情壞了驕情二字為害最大君臣驕情則國亡子弟驕情則家敗志氣驕情則身損朱子教子只是勤謹二字勤謹者驕情之

藥石也

六月十八日

寶劍有用之器也然須於爐中煉石上磨而後成器有

用為用無窮故煉磨亦多多者所以成就其無窮也勿患其多也

日全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匝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復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為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避醒却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

窮理之學在於讀書處事書有難讀不厭思索事有難

六讀書日記卷二 記疑

十一

處不厭研窮久之書多理會事盡省悟而理在我矣奈何憚書而惜事乎

七月一日

朱子說敬字之義云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愚按盡字如盡己之謂忠之盡聖賢只一箇盡字便見主一無適十分充足之道些微空缺休歇處便非盡也

七月九日

大道極活極死極活一息不停也極死一定不易也

望日

天地不能無過不及方且用裁成輔相況所生之人其氣質豈能無過不及耶故須學問之力過者抑之不

及者補之所以就中也至於人欲惟舉而殲滅之已

矣七月二日

孔顏說樂又說修己以敬敬字樂字俱聖學中緊要字

而故程子教人主敬又教人尋孔顏樂處樂字只是

工夫熟後之效敬字則徹上徹下自始至終不能外

也學者不可喜樂字相敬字七月二日

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看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

皆以勤勞爲本仙佛雖不管世事然非勞苦功夫亦

不能成况聖賢乎天地運轉不休流行不已生物成

物何勞如之人乃不肯習勞而好逸無惑乎其愚謬

背馳也七月二日

稷只司農契只司教藝只典樂舉陶只掌刑罰終身不

改後人使之管兵便去管兵使之管餉便去管餉使

之理刑便去理刑便之治水便去治水絕不自問其

能與不能而循例爲之豈人人皆全材耶甚屬可笑

七月二日

十九日

私也者自私其身求利益以自便也雖有低下清濁之

不同私則一也隨世就功記誦詞章固皆私也爲學

而迫切求益欲見長進亦私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

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聖賢無私之教也閏七月二日

天行一日一周如此催趕日月奔馳如此逼迫聖賢知

其然而居敬窮理日進不止故不知老之將至也凡

人不覺而謬自宴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心與物下

身與歲盡良可嘆也閏七月五日

夜半因念思無邪一句而忽悟爲飛泉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無怪乎註以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

地解之也蓋天理流行發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

心一刻不存則天理壅塞隔礙而不流行發見矣此

邪之爲害也然不但邪之爲害卽正亦有偏倚之害

天理雖存而不能周備則不能活潑上則遺下下則

碍上而不能在在流行發見矣夫天理雖活實一定

不易之物君子順而安之與物同行與時同流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與爲魚天淵同運並行而

無違焉者也其活潑潑地爲何如乎閏七月二日

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

重有人於此千仞百仞於道理皆能有見却不能得

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

凡事皆能有守却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

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

也但二者缺一不可閏七月二日

心不可耽嗜一物不可戀著一物聖人順天之道清明
在躬未嘗一物倚著心如太虛愛憎取舍皆不足以
撓之利害死生皆不足以動之伊川先生嘗渡漢江
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
之曰心存誠敬爾觀此見古人存心功夫非一朝一
夕而然也全

橫渠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聖人之道不明於
世久矣時人是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之不
憤不改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先王之道或幾乎熄
矣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又

讀書日記卷十一 記疑

五

橫渠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
苟門人之無資者橫蔬與共由程張觀之則今日欲
接引後進不待其人之能問能疑而先有以導之不
驟繩以清苦之矩而先有以廉之所謂以衆人望人
則易從也全

聖學不明今人厭棄道學久矣與人語只宜先論世事
把事情說透了末後引歸經書去則人可因事而悟
理若啟口先引聖言而後論事則人早有厭棄心不
惟不信聖學將並我所論之事亦不信矣八月十二日
朱子謂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

離禪底見解如濠州題對只是小學之始然其終之
大者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便是不
安於其小者初者朱子說箇安字最爲儒釋之別處
蓋不惟利欲之心常無卽學術中好高鶩遠之心亦
常無也一有此心便不安矣淡然無欲者安也處事
接物不厭塵勞者亦安也九月三日

義利判然兩途如水火之不相入利心一分不斬則心
術一分不好須斬斷了這根子世間東西皆不足置
胸中事物之來便一刀兩斷去凡有攸往無不利矣

九月六日

讀書日記卷十二 記疑

十六

守心守口呼吸勿走九月八日

宇宙止以道爲主宰天地聖賢一體而已聖賢用於世
則爲見龍不用於世則爲潛龍潛見無殊同一龍德
也以其陽剛之道足爲天地間之主宰也九月十一日

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
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動學之日而人以爲
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

嘆九月十六日

變化氣質無如主敬本性陷於氣質之中須用敬以陶
鑄之陶鑄久漸得鎔化而氣質復歸本性矣十月十四日

讀醫書易治病難讀書易用兵難讀經傳易做事難
聖賢所做之事載在經傳讀之理似可尋至於本身
做時則其理不見矣蓋事物之來紛紛變化其理微
而難測非存心致知工夫純熟者不能運書理於事
也五

老年見小兒所玩者淡而無味至於利欲外物曰君子
視之與小兒所玩者何異人奈何耽嗜慾著五

天地只是太虛中一物耳如日月便是他兩隻眼睛風
便是他氣息水便是他血雨露便是他汗涕之類著
蒼血黃土便是他氣質乾坤便是他性情聖賢便是

他心合數者觀之總只是一箇大物耳一箇大物中

又包許多小物如人一身須合許多骨節毛髮而後
成一身也豈有二物哉程子云人當終日對越在天
此是下學之士既失而復求之之法若論本初何須
焦地八

比干是能中庸不是蹈白刃故孔子謂之三仁得與微
箕並也一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歐陽公云老氏貪生佛
氏畏死不知生死之道把生死當一件天大底事高
者陷於佛老卑者溺於憂懼而無自立之地矣十

六

太極只是公共之理鐵定在這裏無動無靜而動靜陰
陽自生生而不亂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矩便是
太極模樣心所欲便是陰陽動靜任他陰陽動靜而
此心之理定在這裏未嘗與之俱動俱靜也周子云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之謂也全

大學註言氣稟物欲人之害性不外二者而已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有清濁則稟有清濁如豚魚米
石則濁之至也是以不能通理而拘於氣也物欲雖
後來所增似不難去然其來也如面牆如陷水而決

於血氣橫於心目何害如之乎十一

朱子謂聖人是赤骨立底天理蓋聖人八面玲瓏一清
徹骨如無血肉底一般身邊那有一毫濁氣太極圖
上一白圈子似之其中寂感動靜非無陰陽之氣而
氣以理為骨無弗清全

軀殼城郭也血氣水火也心神主君也城郭而周圍矣
水火而焚溺矣主君而寇盜矣失其本初變而至此
故克己為要也克而勝之化之則主君以宰治而不
害水火以溫潤而不傷城郭以閑衛而不困此己又
何礙乎故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十二

儒言萬理釋言理障儒言生生釋言無生儒言天命釋
言天地為幻妄儒言踐形釋言四大為假合儒言朝
聞夕死釋言不生不滅非大智大勇者不能距釋而
業儒也非至仁者不能成儒而滅釋也十二月
人用錢時只可向天地求不可向人求天地生物原以
濟人人有物只以自濟我求諸濟人者尚可求得若求
諸自濟者則必不可得而劫奪從此生矣君子不求
錢有錢以濟人不以自濟也十二月
福今禍所倚禍今福所伏一陰一陽互為其根輪回環
轉在來而不息也幸避禍者先避福福無則禍亦無
矣貪福者禍必隨之蓋二物相伸往來之自然也孟
子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非示人求福也智
者知之則俱不求愚者不知則但求福十二月
理之一字孟子而後無知者至宋周程始接其緒至朱
子大明其旨而理者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北溪
陳氏又曰理本固本渾淪無形狀無界限問隔朱子
蓋言其用而體在其中矣陳氏蓋言其體也是即程
子冲淡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說也即孔子之太極
周子之無極也學者不能知此則性命之旨不曉所
學何事乎十二月

理生神神生氣氣生形形氣神有也理無也自無而有
其初則神神盛則氣氣結則形愈趨於有也者無
之所為無者有之所宰其離也判然二其合也混然
一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二月
仙佛皆見道之虛而不見道之實皆知留此身而不知
去此身不見實道故一念一事皆足碍道不去此身
故長生無生皆不離身也夫道者公共之物也泰一
我於其間而長生無生一我不化則其碍道也甚矣
故聖人生則神氣皆合依形以存死而神氣皆散隨
化以亡身存而道與存身亡而道不亡何碍道乎
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二月
善為學者見異學而所學益堅不善為學者見異學而
所學不同是以學貴精專也張旭學草書耳見公孫
大娘舞劍而悟夫劍何與於書而旭何因以悟哉蓋
精專之取益弘多也異學不移吾學而助吾學也
學者之學當如女子之嫁從一而終百年苦樂依之而
已不可見異而遷也寧學聖人而不至不飲以一善
成名嗚呼決矣二月

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此道從來遠矣況至後世天地之氣日衰生物漸不及古理勢必然雖天地亦無如何也抱不平之氣輒謂世無好人卽此不平之氣自己先墮於衰氣之中而不自覺矣更何暇責備他人乎君子以仁禮存心凡所到之處所接之人惟以愛敬之心行之蓋如同舟共濟相與引掖扶持共度此日月共治此身心客氣安所用哉三月十日

張子說顏子不及聖人處只是心竈心者神明之物亦血氣之物也純乎義理則心細雜乎而氣則心竈顏子只是尚有一半分血氣在血氣亦非不好之物自

讀書由記卷二

王

古忠臣孝子不知學問者多矣豈非血氣之正乎但非以理爲主耳所以學者必入聖人之室也三月十八日

聖人無我仙佛亦無我仙佛無我仍有我在聖人無我則我與萬物同歸大化而我竟無矣故爲仙佛者多爲聖賢者少也三月十四日

不可生出世間離人事之心只於世間人事中鍊磨鍊磨之久事事合道事卽是道矣四月

聖賢心內熱氣如大暑蒸蒸萬物長養常人熱氣只一發便止不能再繼其氣甚微也苟能卽此微氣擴而充之必有到處四月五日

儒者下講心性只講文詞是猶不立粉壁只求繪畫不買布帛只求染皂也不知先立粉壁縱無繪畫猶可以蔽風雨先買布帛縱無染皂猶可以遮形軀苟置心性於不論雖有文詞將焉用之五月十日

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

六月十一日

莫非命也一句兼理氣說願受其正單主理說九月二日

讀書由記卷二

王

持其志無暴其氣思慮須依道理不使心有閑雜思慮便是持言語動作須依道理不使口有妄詞身有慢容便是無暴十二月二日

道理虛處易到實處便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碍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甲寅三月二十四日

伊川離京令朱公掞託范淳夫取資善堂近冬小魚投之河中此微末事伊川言之朱范二公遵之朱子錄

之可知存心不論事之大小也五月十四日

變化氣質如鷹化為鳩雉化為蜃並形體而改換也雖

肥瘦長短鬚眉多寡仍是舊狀而肺肝骨肉之習染

故態已銷鏤盡矣要之在誠其意耳五月十五日

今人讀書動說某人能目下十行殊為可笑朱子讀書

只云讀上句如無下句讀前章如無後章古今人用

心不同如此五月十七日

天氣也地之上皆氣也地上之氣稍鬆緩漸高遠漸累

急日月星辰猶在不甚緊急處星在內日在外故星

行過於日非星速而日遲內外遠近之勢異也日月

讀書日記卷十一

三

星辰皆陰魄皆依地而有不動之根故晝夜運轉而

步位不亂也若天則陽魂無形狀無方體愈高遠而

氣愈急故能舉地也蒼蒼者非天有色也凡物遠視

皆蒼色也無物遠視亦蒼色也八月二日

這道理鐵定不可那移常川不可止息上蒼三百六十

五度四度之一有一寸差錯便亂自古至今有一

刻停止便壞天道如此故所生之物亦如此不如此

則不誠無物矣八月九日

以氣質而仗節死義者有之苟加之以學問之功以變

化其氣質則其公而大也又將何如八月十三日

邪思起宜止之止之可以無乎曰未也思雖不起而邪

根猶在不能無起時也程伯子見獵心喜是獵根猶

在也欲除根者除其苗而可矣除之不已至於積久

則其根自絕故四勿在視聽言動用功外面攔截正

是裏面鏤除八月十五日

古之學者為己俗儒不知己閒有知己者又每流入佛

老去看得這己又私小了惟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

矣這才是己九月十二日

既在覆載生成內做人有物必有則則者理之節文也

節文者禮也一言一動非禮則已悖於天地覆載父

讀書日記卷十一

四

母生成矣此所謂小人悖之凶也理無界限間隔牽

一髮而全體為之動故我之一言一動而天地萬物

之從違應之十二月十六日

人在道中如魚在水中魚不能離水人不能離道飲食

語默動靜坐立無不與道為融也融洽則吉違逆則

凶不違計及後報也焉飛魚躍俱在道中但彼不自

知耳十二月十五日

有滅國滅家滅身而不失其公正者有國在家在身

而不免於私邪者可見道論邪正不論成敗也義在

是非不在利害也故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十二月二日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一帶學者宜終身奉為龜鑑
蓋成敗利害壽夭總付之不可知之天而以正心為
主也除

讀書日記卷十一 記疑

圭

讀書日記卷之二終

讀書日記卷之三

安邱劉源淡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叔漢荀甫較

記疑 起乙卯乙卯癸酉乙卯凡一百三十一條

人之胸襟須要廣大高明方能窮理方能應事稍有狹

小卑暗處便有悖埋害事處乙卯四月十日

合抱泰天一芥之充也桀紂幽厲一念之充也易云小

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小惡者一念也閏月二十五日

舜不殺象而封之以其害私而未害公也管蔡則勢

讀書日記卷三 記疑

天下不得不除矣父為子隱者其害止一家故不以

義掩恩若及天下則不為子隱矣六月四日

有血氣而後有智慮此人心也故多欲焉然資此以悟

道人心仰道心矣所謂變化氣質者變人心為道心

也此誠之者人之道也全

火著物則然物盡則火亦盡此陰火也陰善著物與物

俱息與物俱消惟日火為陽火故不著物而能然不

與物息不與物消凡人之心陰火也聖人之心陽火

也六月十日

才以治事敬以執事然聖人但以敬教人不以才責人

蓋以才能治事亦能亂事敬則收斂此心事無大小
無敢慢雖不中不遠矣故聖人常以敬教人

七月十日

神貴虛理貴實神稍不虛則纖毫已足為累理稍不實

則終變便是錯漏佛氏以神為主故虛之以至於寂

無吾儒以理為主故實之以至於充滿然至實之理

載於至虛之中一念不虛則一理不載便錯漏百出

矣佛氏如一箇空潭吾儒如一潭清水相去何止千

萬七月二日

君子之心以理為主一言一動皆依理行凡榮辱得失

利害死生舉不得泰焉故常剛正明決簡易坦直而

不讀書日記卷三

王

觀萬物萬事皆有定規無容游移又何思何慮乎

八月十日

飲食衣服宮室之類皆不得已而後用之則嗜慾清矣

八月十日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君子謹小慎微不以善小而不

為不以惡小而為之所謂常言亦信常行亦謹能大

而不能小尚為賢人之病况未能大而先失其小者

八月十日

得元亨而為仁禮得利貞而為義智仁禮為生長義智

為收藏故君子之於人也仁禮之意多其於己也義

智之意多非義無以為成己之仁非禮無以為成物

之智故四德必相資也

丙辰元日

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乘字似把太極說得無力了然太

極本不用力也

正月四日

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為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

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

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

道義者畢竟氣為主耳不如理為主者其氣清正而

無過不及也

正月八日

薛文清曰克勤小物為學之切要蓋見道之無物不有

不讀書日記卷三

王

無時不然故云

三月三日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不知其道

未有不遺理而治心者蓋理道也心器也理為本心

為末理為源心為流本末源流不分二物然其實則

有殊理者自然之物不容修治心者變化之物順理

則治逆理則亂修治之功不可一時有缺故心存於

理中則為神明心放於理外則為鬼魅理也者虎兇

之押龜玉之楨也學問之道朝乾夕惕日就月將

以治此一心使之循規蹈矩無敢一時逸而去之然

非見理明守理定則防閑不密而物得引之於外矣

此學問之道不可一時缺也六月

父母遺體四字常常省驗不可忘也夫此體為父母所

有則父母主之不得自由烏可將父母之體妄動乎

丁巳二月十九日

弁之者謂之通局言其一著即通全局之勝負無一

著不與全局相通也聖人之應萬事亦然事無大小

無不與大本相通也二月二十五日

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

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微義夾持也九月四日

無神之形其形必壞無神之氣其氣必散形氣皆以神

為主也然無理之神其神必滅神又以理為本耳戊午

三月朔日

人之日晝得日光夜得燈光而後見如月本無光得日

光以為光耳夫人身惟目為有光而且如此然則人

一陰物而已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然人之性則陽

也以其輕清而無形狀無方體也以性制形則形不

為碍以形蔽性則性不為功故君子踐形以其能盡

性也己未十月十一日

天命流行人之日用處事接物皆是也聖人自然流行

與天合一學者多私則多違須用思索以通之持敬

以體之處事接物一以天命為依而我不與焉則事

無不立物無不和矣壬戌七月二十三日

天地如大洪爐何物不銷鑠盡吾心亦當如大洪爐須

敬以束之使之光復直上如是而私欲之生如黑雲

事物之觸如燎毛矣全日

責善固是正道然當和悅從容以出之蓋天理之自然

也若氣太激厲言太迫切不惟於理不合亦且於人

無益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言乃可聽八月朔日

遇事遇人皆當敬之以其素日所學於斯而見體驗之

實也八月二日

變化氣質者此心變化也如龍蛻骨如蟬蛻殼私欲意

見俱於閤中脫離乃為變化也八月九日

流注想者動之達也昏任心者靜之疾也凡人之心動

則流注靜則昏任去此二病存心之要也八月九日

心者人之神明為一身之主何等尊重故稱之曰天君

而乃雜念邪思以役此心使之沉於汚濁卧於灰塵

則輕賤莫甚焉宜其與聖道不相似也所謂致廣大

極高明豈過為推崇與蓋其德性之本分然耳十月四日

易大傳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不言鬼

神寂然人於其間忽發一言則聲徹九霄忽行一事

則形見日月不啻驚天動地可不慎乎十月十六日

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

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

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

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焉之方矣癸亥閏六月十九日

上帝居北辰提百神之綱挈萬物之領不宰之宰是以

亘古今而不失其序也程子云聚天之神而言之則

謂之上帝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其孰能言之七月朔日

釋道之克己也尤力然其私己也為尤深其克己也生

葬活埋堅久且固其私己也天消地滅彼自獨存

七月十六日 讀書日記卷三 記

小學所以學孝弟也讀萬石君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取親中看刷膝

身自浣滌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蓋在朝身為

老臣在家身為童子不得委之他人而少自怠也為

人子者當知之九月四日

子思云贊天地之化育朱子云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

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任子思一箇贊字朱

子一箇隨字都與孟子故者以利為本利字一般蓋

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他無心流出我隨其

勢而利導之如賓禮祭禮主人行之必用贊者贊者

先後遲疾不失其宜主人自不差錯豈非贊者之善

隨耶乙丑三月十八日

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土無定位寄旺四

者之中故五寄一則為六寄二則為七寄三則為八

寄四則為九四者用事五不用事故易有四象而無

五象如六七八九是也由是推廣則河圖仍是五行

也河圖一每生二故一生六二生七三生八四生九

也夫一每生二則一當生一二當生二三當生三四

當生四矣而乃生六生七生八生九何也蓋一之在

先者本體也一之在後者所生之用也此所謂一每

生二者也然二之云者後一並先一而為二耳所生

不外乎所本故不成三而成二也有生必有成非土

何以成之一者生也五者成也一與五合非六而何

凡物之後者重濁有迹先者輕清無形故所生之用

各有土五而六七八九各在四圍之外而土五則各

四虛為一虛而總挈之以居中人但知四行之用各

有一土而在外不知四行之體共有一土而在中也

故體則五而用則十猶水火木金之有生數必有成

數也然則河圖者四象而已四象者五行而已五行

者五性而已丁卯三月十七日

齊宣王不能用孟子齊之不幸而秦之幸也宋神宗不能用程子宋之不幸而金之幸也十二月九日

上古人心去天未遠故萬國並育而不相害後世人心私欲日肆故雖兩國亦必鬪爭故統一天下不復封建理勢所必至也上世帝王之後必得茅土以保全後世帝王之後求為匹夫不可得此亦理勢所必至也公私理欲之閒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若能公理存心勿求天下之利盡歸一己則無論分封一統無不保其後者也戊辰三月望日

讀書日記卷三紀

死生之際亦一大節目故儒釋不同而其注意則一但釋所重止此儒所重不止此耳周子言原始反終張子言存順殁寧平居之講習者至矣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臨事而應變者盡矣孔孟周張所言不外乎仁義非有所為而云然也若夫釋氏所言則其意止為生死計耳豈可同日語哉或曰釋氏云毘尸王割肉餵鷹救鵠慈力王割耳燃燈薩埵太子投崖飼虎月光王捐捨寶首觀此四事豈為生死計乎曰彼所謂生死者有二物焉其一妄者四大之假合也此為輪迴生死之物故棄之惟恐不淨其一

真者法王之身也此為不生不滅之物故悟之惟恐不明捐生留其不生滅形存其不滅謂之不為生死計焉得乎七月十一日

氣稟人欲為害久矣在人之欲或能去之在天之氣非人力所易去者也其初陰陽五行雜操之氣稟於人身乃天之所為若不知此而率氣徃行悍然不顧方且以無愧無怍自負其不收天下事者鮮矣古來亦有以此建功者然而終不可恃也學貴變化氣質理氣均稟於人身即以其人之理還治其人之氣所云德勝其氣性命於德者先儒豈欺我哉己巳八月

讀書日記卷三紀

伏羲六十四卦橫圖自下而上周子太極圖自上而下主氣而言故自下而上主理而言故自上而下主理言不得不少故言及五行而止主氣言不得不多故言至六十四卦猶未窮而四千九十六卦寓焉蓋太極不離乎陰陽安得不多太極不離乎陰陽安得不少何可岐而二之乎九月二十一日

書者聖賢已成之器也方其未成鍛鍊錘錯幾經製造我未之見而驟取其成器觀之遂欲用為我之器焉宜其扞格而不入也如觀塔者觀其相輪而已矣會不知其鳩工聚材築基之艱難也聖賢之言頗撲不

破盛水不漏固有由也讀者須求其由來而盡其致此之功焉斯爲善讀書十一月三日

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十一月三日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朱

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

消底氣仁便是方長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愚按義

之方長則曰仁仁之收回則曰義是一物而已但以

消長而異其名耳當其長也義在裏面此即動中靜

感而寂之道也及其消也仁在裏面此即靜中動寂

而感之道也義中有仁仁中有義是一物而已一仁

一義互爲其根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人之道一也

十一月十六日

上蔡以生意論仁與朱子天地生物之心之說同蓋即

所謂天機活物者也苟不能領會則錯認爲生之謂

性之生而以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爲性矣故程子

說識得則活潑潑地不識則只是弄精魂正謂此耳

毫釐千里之閒不可不辨十一月二十日

心之體靜也心之用動也靜中有動者存焉動者即命

之流行者也動中有靜者著焉靜者即成之者性也

流行繼善之動藏於寂然之中乃一本之大德也成

性各正之靜見於感通之際乃萬殊之小德也庚午元月

仁義禮智根於心是集義所生者根生二字俱不倚靠

造物只憑自家力量自爲造化理氣二物由我而萌

以至壯固一似並不與陰陽五行相干者然如此方

是學力正月十七日

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聖人之中道也傷人自

玉蟾自贊畫像曰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食霞笑

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此不衣服不飲食不居

室賢者過之者也朱子曰君子思量苦底小人思

甜底蓋天理人欲之分正在苦甜之間也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亦是此意正月十八日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待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蓋端坐體也待人用也體是實理用是和氣體

用兼全理氣純備此所謂體信達順者也二月十日

此人身實爲欲種種種子不滅旋生芽孽所謂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者也君子知之故已既克矣而猶防

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正而斃而後已焉也二月十日

朱子每言須臾毫釐一息一髮小而無閒處非過於纖
悉也蓋天理滅亡之所關人欲入寇之所在微有隙
罅生死攸分豈淺鮮哉如日月周天江河流地一有
斷隔則不周流矣諸小天下莫能破焉信哉二月二日
厭人事之煩猥則是私意而已大公之理生生無窮人
事之所以無窮也而可厭棄乎哉聖人但有調變參
贊耳曾哲能見大意而畧於事為猶不免於狂焉此
顏子博文約禮之功所以為至要也五月七日
或問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以此二
句為浩然之氣何也曰言生氣也七夕

讀書日記卷三

上面天理下面人欲心在中閒可上可下登而上則甚
難崩而下則甚易安得不下達者多上達者少耶八月二日

人能看得文章富貴輕了便可以入道文章是名富貴

是利若是貪名圖利如何做得君子九月五日

只是直豎脊梁骨提醒這心勿教昏惰走失遇事接物

須要子細分別是非非底決要不為是底決要去倣

如此度日朝暮時刻不敢忽忘便了別無計較利害

指望功效之意也九月二十五日

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為

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
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
注解十二月十五日

讀書日記卷三

靜而理感便是動動而理安便是靜感也者知天命也
知覺不昧而敬以直內也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
安也者敦典庸禮也發皆中節而義以方外也艮之
所以止其所也一理貫之動靜不貳者也辛未正月十九日
桑田海水是小變化天消地滅是大變化太極不雜乎
變化而不離乎變化所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循
環無窮也若非太極則陰陽且不能自生况能無窮
乎二月十九日

學須要變化氣質然難措手不如說克己己既克矣又
何氣質之有三月二十五日

大德者必受命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皆以理言若事
則有不必然者故理氣為二物也四月十三日

以克己為存養則心力剛強以致知為存養則心神明

快致知克己皆為學之要務而皆所以養此心也朱

子曰統體操存不作兩段其此意歟六月朔日

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

也夫為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

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六月十七日

朱子祠事齋居聽雨六月十七日刀筆常時候箇盈齋祠今喜骨毛清與君此日俱無事其愛寒階滴雨聲聖人之心寂然不動空蕩蕩地故點著便動觸著便應故浴沂風雩爲飛魚躍七月九日風弄月無不活潑潑地也

人閒之事每伴有始有終乾知大始坤代有終非乾道提綱罕傾以啟其端則坤無起頭之機非坤道貞靜

堅實以就其業則乾無結成之處八月四日

問敬何以用工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三
月後亦違仁否曰畢竟久亦間斷如不貳過過便是
違視聽言動照管不到便是過愚按身易過動心易
過思二者之過賴敬以寡之人保身心如保赤子畧
錯錯眼便入井矣閏月十一日

登州海市氣所結也山澤中亦間有之温州甌海亦有之蓋氣聚則成物也陰氣勝則成有形之物陽氣勝則成有氣無形之物曰星雲漢有氣無形山川人物有氣有形但形屬陰氣屬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所

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焉閏月十六日

做官只一箇不要錢便已與吏畫爲兩途與民合爲一體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矣此外有無窮道理尙要細講閏月十七日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屬金屬秋剛果決烈劈物兩開擴充此心勿令依違瞻顧則天下事物不難制矣至於遷善改過尤宜此心制之蓋惟斷決痛絕乃能變惡而成善耳八月十八日

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矣八月十二日

輯書如製狐白裘自是良工心苦九月十日

學者只要一箇不閒斷造化閒斷造化便死了而況於人乎不容一物不閒斷也不與俱往不閒斷也精神皆情閒斷也浮泛思慮閒斷也橫而言之閒斷則隔直而言之閒斷則滅八月十一日

儒者能務本則於死生禍福一切外誘不能奪其志矣

彼異端者首以死生禍福恐嚇衆生因以虛無寂滅

或誣聖道謂其虛無足以去理障超輪回使聰明者

厭道理愚駭者怵禍福是以天下之人陷溺其中而

不能反也學士大夫讀聖賢書自家門裏有室

曠而不居而乃墜坑落堦匍匐而從異途以利其苟

免之妄術可哀也哉壬申正月五日

學者須如勾踐圖吳卧薪嘗膽做一二十年死工夫方

得正月五日

天地如大洪爐何物不銷鑠人生洪爐之中銷鑠何待

不讀書日記卷三 記按

言異教乃有長生無生之說以求自私自利到底豈

能外此銷鑠聖人發明性命而言大本一源之妙人

能自立大本則天壽不貳此身自有大公之主宰尚

何利害生死之足言二月

靜時只是存心動時方可窮理蓋心雖具衆理然當靜

時只有義理根本未有條件故只操存此心以養其

大本及乎事至物來一事一物各具一理但理是箇

埋頭底東西非盡心研窮必不能見又須常常持敬

以存心方能不放過也二月四日

天理流行不息吾心是也必有事焉則活潑潑地不待

觀諸鳶魚飛躍也須是靜裏不要滅了他動裏不要

走了他把住放行乃常常在我手中也二月九日

太極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形上者理也形下

者形上之渣滓也陰陽太極之渣滓也天地又陰陽

之渣滓也地與萬物又天之渣滓也氣質血肉乃人

之渣滓也至於名利富貴又渣滓中之渣滓也二月

三日

尋常約信斷不可失雖事細小無甚關係而關於心則

大也小事不信此心慣成游移大節亦易奪矣三月八日

理本自然天地生物雖是至沒緊要之物亦生生而不

不讀書日記卷三 記按

已非天地有爲而生之也自然之理在後催趨天地

不能自己耳夫此自然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即如孺

子入井惻隱之心非無所爲而然者乎一有所爲納

交要譽而自然之理喪矣人之初生本全此理既生

之後氣濁欲塞此心隔礙此理故不得不學耳學者

但求復吾本來之理依舊無所爲而已矣三月八日

朱子謂講論之樂講論者申明聖賢道理也常人聽之

總是逆耳苦口如人久在鮑魚之肆一旦聞芝蘭之

氣方且噁嘔不受安知其香耶豈知逆耳苦口正起

死回生之藥服之眩眩病乃得瘳今之樂處即昔之

所謂苦但腸胃蕩滌真性來還故能辨香臭而識真
味之本然三月十日

吟風弄月這便是下學處若上天之載則無吟無弄矣

三月十七日

敬齋箴學者所持誦而奉行者也其中如對越上帝云
者學者不敢不信至於折旋蟻封一句學者未必慎
思不知此乃是最喫緊處稍一忽畧則蟻封壞而折
旋差獲罪於天無所禱矣向何對越之可言哉下文
數段各有地頭總是折旋蟻封之注解三月十一日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自有清濁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均

讀書日記卷三

得乎天性而蜂取花藥蟻慕腥羶清濁迥別四月七日

太極兩儀降生人物靈光寶藏落在人身然有精粗上
下之等其粗者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所謂形
而下者也其精者則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形而上者
也儒家收拾其粗而下者所以白日飛昇儒者窮盡
其精而上者所以爲聖爲賢四月十六日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以天治人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以人勝天也五月十五日

太古之人氣化而已理氣無違何有物欲其後男女形
化嗜慾生焉禮事增華有加無已文物日繁情慾日

多禮樂不興殺伐不息所以三代不及唐虞漢唐宋
明不及三代聖人剛定贊修立教垂世所以反吾之
天立吾之命者也善乎南軒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
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君子學道爲所無爲則是
形化之人理氣無違嗜慾不生與氣化等人貌而天
者也五月十一日

爲學須是涵泳從容有箇活潑意思方有長進若是苦
切則心不靜身不安去道愈遠矣今日講學每愈苦
切全無和氣出來人安肯聽此無他只爲以形氣爲
主不能以理爲主故爾六月九日

讀書日記卷三

程子四勿箴切而詳矣要知仁統四德然成仁工夫却
在義禮智上四非字卽智四禮字是禮四勿字卽義
三者備焉而後仁在裏面活潑潑地流行而不息也
七月五日

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子以爲此是良其背氣象又言
心不可有一事由其說觀之則明道之心如鑑空如
衡平不規規於事爲之末豈非百世之師耶七月十七日
明道先生放蝎頌曰殺之則不仁放之則不義愚按蝎
是毒物自帶得箇剪滅之理來然而蝎亦天之所生

帶得箇生生之理來遇此左右兩難無所逃吾過矣然與其失之不仁寧失之不義於是決意放之又作頌以自責其過學者須知仁包四德元為善長苟能自熟其仁使生生之理常流行於吾心雖有過舉亦不害仁所謂觀過斯知仁也八月二日

子溫而厲仁中有義也威而不猛義中有仁也恭而安禮之用和為貴也八月十日

閒氣生聖賢聖人是全閒氣賢人是偏閒氣全日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者貞也及其待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者元也學者未能學此則當先學仲弓

敬以持己所以為貞也恕以及物所以為元也十一月十一日

史書本是喫緊為人勸戒而作也前人已死善者自不用此浮烟之名惡者又何必載其遺臭之跡善讀者能以之勸己之善戒己之惡則史為有用之書矣若見褒語而動圖名心見貶語而生文過念則史書徒為壞人心術之物矣豈不大負聖賢哉更有最下者徒記誦其故事誇多闢靡以濟其詞章之用而欺無學之人並壞人家少年子弟則天理滅盡矣十月十六日福善禍淫天道自當如此苟或不然便是天自失其道

聖人則質善潤惡毫釐不差故聖人為天地立心而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十一月十六日

學者當尋孔顏樂處朱子謂顏子之樂恬靜曾皙之樂勞攘邵子之樂顛蹶學者辛苦工夫日久有得其始顛蹶其繼勞攘至於成德萬理明徹無思無為乃可言恬靜耳十二月十八日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蓋敬至於極則和氣油然而生焉此即貞下有元翕聚而後發散之義也春之本在冬也癸酉正月二十八日朱子詩曰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所以大學云心有

所念慮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也明道先生曰心不可有一事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其皆無情之義歟故朱子說謙卦有曰太極中本無物豈畏其背不獲其身內不見己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所見者何物惟見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而已矣二月六日

小人用物閎而取精多則其為鬼也必厲君子用理閎而取義多則其為神也必誠全日三光有象而無形又在剛風之內輪轉無休如何定位不亂蓋有陰精為之主耳故聖人以主靜立人極焉

坤之六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主靜之謂也即陰精也

萬理澄徹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

而愈流

二月十日

在下位者犯上則觸法援上則枉道君子由義亦不觸法亦不枉道詩曰不忮不求諸曰危行言遜皆是惟

義所在而已

二月十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先生賜學者語不知今日讀書人有能念及此者否

二月十日

讀書日記卷三

主

五倫各有所屬父子兄弟屬仁君臣夫婦朋友屬義屬

仁者早故生於有生之初屬義者晚故成於既生以

後屬仁者主愛而不論是非屬義者主敬而專論是

非二者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能為者也人各欲自

盡而已

二月十七日

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

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

二月一日

人當惻隱萌動之時須要廓然大公克去己私天理方

得流行不然則是兒女子態耳

三月一日

天地之間但以理為主理不與天地同成壞欲者空中

之雲水中之影旋起旋沉者也

三月十日

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蓋言存養之道也朱子謂應事

如無事時方好蓋言良背之道也按二說皆言主一

於天理者也

三月二日

欲弭盜必先清心寡欲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

去貪官必先清心寡欲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望

明道先生言君子終日對越在天朱子言對越上帝皆

敬以直內之學也這正如上危木橋一般一失腳便

跌落下去曾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這箇

讀書日記卷三

主

境界

五月

君子造福小人享福造福者憂勤惕厲以成之享福者

般樂怠傲以敗之

五月十日

論語云無求備於一人又云及其使人也器之按朝廷

用衆人以治天下如集孤白以成裘非一材之可完

棄一材即不可也大抵正人多短於才才人未必皆

正善用用者使正人在上位以定天下之志使才人

在下位以辦天下之事則政可舉矣

六月十日

兩漢聖學已遠然餘氣未盡所以風俗近古此後則人

心愈壞高者參禪低者科舉虛無害道功利害人明

德新民之事不惟無人做亦並無人說矣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大學凡有身心家國者欲其治而不亂可不講習之耶七月初二日

祥瑞之說乃是姦人逢君杜其憂盛危明之念啟其豐亨豫大之心大家放縱以遂其私耳如麥秀兩岐等論雖近農事然亦無補王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使有菽粟如水火不此之圖而言祥瑞謬矣大抵小人自私而不忠故多佞妄君子憂國而愛民故皆實政也全日

天地之間一理而已氣者理之所生也理為母氣為子

讀書日記卷三記

五

然理微而氣壯壯子勝母類多特行心者理氣合而成者也氣之精英為神故道家謂氣者神之母神者氣之子然神動而氣愚愚母率子類多擾亂張子云德不勝氣正謂此也七月二十九日

朱子謂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龜息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愚按只此一條便已破的矣蓋人心道心古有定論所謂惟精惟一者正恐人心亂乎道心耳子靜只說絕斷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是天理殊不知氣有不好處夾雜在裏豈不害事他只認得箇惟危之人心

守得這箇便了所以不教人讀書窮理便近於告子之外義陽明竊述其意只說良知便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二三百年宗主其說莫之能覺 先生剖分其弊朱子之學乃大明 者朱子之功臣也八日

不器之君子不可得見也後世國家用人大率只是中人須是朝廷平日造就之使之成器然後可以應用若依明道先生學校之法則不患人材不足用矣八日五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程子謂坐忘即是坐馳何也曰

讀書日記卷三記

五

程子以其棄却形上之理而徒營營於形下之心則愈收而愈放也八日

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如今學者能看得他細大處分曉則日用閒下手工夫不錯了路頭矣八月十六日

長江從無倒流水以其已發則無有返回者也然岷山自有本源其出豈有窮乎八月十三日

孟子云養其性注云養謂順而不害蓋言未嘗加意於其間也天地聖人皆無意者也三百六十五度一日一周無所為而然也用行舍藏仕止久速無所為而

然也使有一毫私意則是害而非順矣八月二日

日月山川皆能久者性定故也人之不能久者害性故

也順而不害則誠而不息矣歿壽非所論也八月一日

律身須嚴待人須寬不寬則虛驕急迫不嚴則昏憤雜

擾九月四日

朱子訓人以立志為先志者心之所之也志之立也陰

陽造化不得而制之天地鬼神不得而動之況於人

乎天人性命悉歸吾志而已矣十月四日

我之為人自我作主不可委之造化蓋有生之先造化

為主有生之後我自為主十月十八日

讀書日記卷三

動靜無端道之全體也而必以靜為主故大學貴知止

而必繼之以定靜安則雖百慮亦不窮也天地陰陽

死生晝夜鬼神只此一靜而已矣十月十七日

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

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

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揜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

十月十八日

曾習已見大意大意便是本初處所謂維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是也若曾習做事時必將使子路主丘再有

主農公西華主禮樂而已則無為天下自然

九月九日

道精而器粗器又自有精粗器雖有精有粗然總是渣

滓而已故有有形之渣滓山川人物是也有無形之

渣滓寒暑風雷是也有起初之渣滓胚胎芽蘖是也

有落後之渣滓糟粕煨燼是也全日

釋氏云一切惟心造這話未嘗不是但只說得下面一

截還有上面根原處他未能看見蓋理之在心即所

謂性他但見一切俱從心裏做出便認為心之所造

殊不知心焉能造乃是理所造耳然理本無造作只

是自然流出有似於造故謂之乾坤造化也十月二日

讀書日記卷三

子路終身誦之朱子云十分好事纔自擔了便是自畫

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愚按擔字是自任己善無復謙

讓之意有字是留於胸中物而不化之意十一月十六日

讀書日記卷之三終

讀書日記卷之四

安邱劉源洙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 起甲戌止乙亥凡九十一條

周子憲前草不除橫渠聞驢鳴亦然中庸焉飛魚躍亦

是此意聖人恐人忽畧毫釐絲忽之地謂此理未必

到故草木禽獸亦悉言之令人觸目儆心耳然人有

罪惡聖人輒行竄竊蓋造罪之人害及同類不得不

除去豈憲前生草等物之比乎聖人清明在躬洞然

洒落惡不仁之時少好仁之時多學者初閒須要善

惡分明好惡正當久久義精仁熟鳶魚驢草皆不在

性外矣甲戌

司馬子微有坐忘論程子謂其坐忘卽是坐馳蓋心與

理一者心無一事不容一物而衆理備具萬象森然

也習忘則逐於虛無雖與逐於利欲者清濁不同而

其逐則一也正月十日

太極生天地生萬物惟天地能順太極而不悖日往月

來躔度不差山峙川流動靜不錯皆得其所止也惟

聖人亦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與天地一般無彼

此之異也正月十日

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分明是箇出世底人

或曰他既是出世了便是爲我而無君矣曰他之去

也正所以留君臣也正月十四日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備具然後可以發育萬物萬物發

育則峻極于天不待言矣禮儀威儀道問學之事也

而尊德性之功寓焉猶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所以爲

仁也二月十日

昔年嘗夢一句云不向靜中觀造化却來鬧裏看禪機

今追繹其旨蓋謂當向理中觀天不當來人裏看心

也五月朔日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以二氣言之爲對

待以一氣言之爲流行自復至乾爲闢爲來自姤至

坤爲闔爲往對待者左息而右消流行者前消而後

息直去而不返如川之逝也曲回而成圓太極之象

也天之寒暑人之呼吸皆此理也五月十日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語不可移易東漢嚴子

陵無道亦隱有道亦隱漢末管幼安無道則隱雖未

知其有道則見是如何然比子陵則隱得是也閏月二十

氣與理不相離者也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雖是二物而體用不能相離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周五月二十六日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非是說天運不

息自家去起運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

心則天理常存而周流不息矣此乾道也朱子又曰

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此坤道也四月六日

小學首章胎教之說這箇胎字直須極本窮源追究到

自家此身方在胎時混沌之初精氣為物無極二五

妙合而凝負性涵天化育教養無不全備言念及此

自然怵惕惻隱戰兢兢常存敬畏無時不然矣六月六日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為要此心乃是

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見

了人影便要飛騰為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閒

談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理頭理

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

而悅生焉矣六月八日

心神欲靜骨力欲動胸懷欲開筋骸欲硬春榮欲直腸

胃欲淨舌端欲卷脚根欲定耳目欲清精魂欲正六月十七日

中人者可上可下之人也向上則可以語上向下則不

可以語上惟在其志之所向而已但從善如登從惡

如崩此所以可以語上者少也六月十三日

死生有命命者自然之理也右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僊佛乃欲留其生而去其死

修其始而違其終此非不誠無物者乎朱子詩曰盜

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

安息邪距跋厥功大矣六月十八日

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見得天總是好意思富貴非以

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

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

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

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六月十九日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是治不得的而異端俗儒必欲

治之縱令異端能超死生俗儒苟得富貴亦不過自

私自利都是不受命也仁義忠信天既與我我操其

術去之存之不繫造化而乃自棄不為自暴不信所

謂下愚不移者非耶七月二日

二氏智力淺小不能窮理故不能於形下之中認得形

子 26-625

上之道遂欲脫離生死廣大自勝自謂高妙而不覺其悖天棄理本已撥源已竭猶自喜其超乎陰陽之外五行不到而不生不滅長生不死有是理乎七月九日動靜無端互爲其根天道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人道也初學做工夫只覺三頭兩緒滾滾不定無處把握爲今之計不如且低著頭一直簡易做去只把此心專做一箇靜的物件只把此理專做一箇動的物件無事則心爲主靜之君天理運動不息於未發之中不必著意以轉其機有事則心爲主靜之帥天理因物付形於已發之際不待用智以助其行如此則人心常靜天理常動心理可以不二天人可以不離矣

讀書日記卷四 記疑

五

七月十一
心常靜天理常動心理可以不二天人可以不離矣

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蓋人自從有這軀殼便與天有大小之異與人有彼己之殊欲使心與理一難矣若非克盡一己之私復乎萬物之源則恐些小遷善改過終不足以濟事程子謂克己最難蓋言上達邦易也七月十二

陳安卿問顏子之樂朱子曰這道理在天地閒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愚按顏子博文約

禮從事於文章事物之閒無所滲漏而後見天理流通密密匝匝無衆寡無小大莫非天也又何人物彼己之阻隔乎故其樂正在人境中實地上非如陸氏教人不須讀書不須修爲只就這人心之中直超頓悟日視青溪便可得一貫之妙也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

只熟讀玉山講義而精思之便可以知貫通處貫通處便是這關捩子然須以博學審問爲先

非直超悟悟所可幸得也七月十二

周子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蓋教後學只要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工夫精熟自無一毫私累人之三綱五典作息語默莫非天理順天之則而人無事焉則日用閒何已何人徹上徹下無往而非自然之天矣七月十二

命字是兼理氣說以理言之則純是正命以氣言之則多有不正之命如小人悖之凶者是也但君子只受正命耳八月一日

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解曰聖人無不祭之食無

不敬之祭也愚按聖人下學而上達印在此恭聖人之心微上微下巨細精粗無不渾然一理也八月九日

古者寓兵於農其時禮樂為治征伐仍有禮焉故猶待

蒐苗以教之坐作進退以習之斯可以之戰也其戰

用車其兵用農其殺人不至如後世之甚其射御介

冑亦不如後世之精堅故務農之夫無不可以為兵

漢唐以來為治不以禮樂而以兵刑取天下不以仁

義而以詐力其教兵也不以農隙而以連月累日故

兵不復寓於農而農不可以為兵也八月十日

中庸誠者自成也朱子云這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夫

朱子書日記卷四

焉有所倚朱子云心不須得倚靠愚謂天依形地附

氣天地自相依附觀於此言一似天地有所倚靠其

實天地非兩物只是太虛中一物耳何嘗有所倚靠

耶其孤立懸空甚矣然則大中正而無所倚者非

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學也八月十三日

萬物須臾變滅莫非渣滓也莫非煨燼也然而莫非道

也故謂草木有心枯槁有性也莊子亦謂道在瓦礫

道在矢溺其亦見及此歟八月十四日

地無氣月無光地氣天之氣也月光日之光也八月十六日

利害禍福皆是氣稟中事與道理無干是以聖賢但講

是非不顧利害是理則順非理則悖順而不悖直求
自心慊耳非有算計也如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八月十六日

釋氏有清草堂者學苦無人或告之曰子不見猫之捕

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

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愚按工

夫須到專一方可以有成雖不如參前倚衡之從容

然用力之久至於既熟則亦趨着脚指頭皆是仁義

禮智四字矣九月十五日

釋氏務使神輕所以坐禪入定他只凝神於虛無寂滅

朱子書日記卷四

之鄉而以四大為假合天地為幻妄一切皆破既破

疑自然心得大定學者近而身體為累遠而利欲為

牽形神相雜心無主宰物我相攻身無安宅所以道

家謂之苦海釋家謂之火宅如今該把他那虛無寂

滅四字換作我這仁義禮智四字而凝神於四德之

中使此心光明超越首出庶物則百體莫不從令萬

物莫不得所矣九月六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修德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講學也故孟子以為樂而孔子以不修不講為憂

易言振民育德大學言明德新民二事之外君子無

有足置胸中者也九月十五日

前賢言自佛入中國而人鬼始亂蓋佛卽亂鬼也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人物莫不賴天理而生既生以後莫
不賴天理而成而佛則滅天理而強爲無生絕人倫
而總歸無成且作爲變怪橫議禍福以欺誑不學無
識之愚夫蝕壞天下之名教蠱毒天下之人心爲禍
如此更有何鬼作祟如彼之甚者乎有道君子當必
有以處之矣九月十六日

爲學須立大本所謂大本者在天則無聲無臭在人則
不睹不聞此處未能打掃乾淨則雖說些好言語做

朱子語類卷四

些好事功亦畢竟拖泥帶水遮前掩後未能不愧不
作也故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和靖謂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朱子謂齊莊靜一皆所以立大本者也十月朔日

生知之聖人以方圓而成規矩學知之聖人以規矩而

成方圓十月六日

李初平學於周子胡文定公學於謝上蔡皆以上官而

從學於屬吏猶有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傳說

之遺風焉皆是能自得師所以成聖賢也十月八日

孔子是風恬浪靜時顏子是風初恬浪初靜時學者是

風乍起乍息浪或平或湧時衆人是風動地浪漫天

時十月十八日

百姓日用而不知醉生夢死而已矣君子仁禮存心與
鄉人處見其有過如見孺子入井惻隱之心常流行
而不息也十一月六日

王陽明主良知此二字出於呂氏乃佛說之緒餘也孟
子當初言良知良能原從性善說來所以明仁義之
發愛敬之實故行之親長達之天下也朱子曰良者
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
不係於人按此乃指性之所從出理之所自來而言
也非指人心而言也況有善字天字所指甚明奈何

朱子語類卷四

不能精察而輒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良以知覺運
動之知爲知耶夫不知善爲無極之真又不知心爲
形下之器而謂一切惟心造焉是安得不滅倫棄理
而生心害政耶十一月十一日

去人欲而後可以存天理要去人欲須加籠力氣苟能

刀劈斧斫捨死拚命心神降伏則人盡而天見矣卽

如撥亂反正須用長鎗大劍而後可用禮樂詩書也

不然者於自克憚於自強而徒高談性命潤色文章

畢竟陷於小人之歸十一月十二日

橫渠先生言息有養晦有存這便見他用力緊密處君

子曰強法天之行天行一息八十餘里一息不行天

運斷絕君子之心如天之運晝夜動靜與理爲一無

一息之或二也二則雜雜則僞非至誠純亦不已之

理矣十一月二日

仁義禮智四字聖教之總司也中庸三達德有勇字其

實勇字卽義字也且有肅殺之氣有剛斷裁割之心

非義而何學者能勇當師孟子孟子集義所以有泰

山巖巖氣象十一月二日

一天星月一地沙石皆金氣也而水生焉一天風日一

地山澤皆木氣也而火生焉義能生智仁能生禮亦

此理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十一月二日

夫婦以義合者也與君臣朋友一例故有北出之條至

嚴也女子適人爲翁姑三年喪父母降而爲期蓋不

敢以私恩掩公義也嗚呼其嚴乎十一月二日

曾點浴沂風雪能知夫子之志安老懷少使萬物莫不

遂其性故夫子與之若三子未免規規於事爲之末

故夫子不取也然而堯舜爲治苟非丘農禮樂之實

事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何以使萬物各遂其性耶聖

門學不躐等不使人拾近求遠處下窺高以陷於虛

空無用之處吾輩爲學各自量力能如曾哲之聰明

自能窺見大意則當自上而下必盡得三子之所長

而後不流於狂妄能如三子之篤信自能學費事務

則當自下而上必極乎會熙之所見而後不限於卑

冗此道之備學之全也十一月二日

漢時舉孝廉比之周禮所謂智仁聖義中和者爲已淺

矣降至隋唐並孝廉不舉乃以文取士不知其所謂

文者果是孔子之所謂文乎十一月二日

殷有三仁焉江中只用至誠惻怛四字便已說盡三仁

則折益至誠全體也惻怛大用也至誠性也惻怛情

也其心則惟一理而已故曰仁也十一月二日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定理也然至於

後來興亡或不盡係此卽如東晉之時君臣上下晏

喜清談殷衆怠放而江北彼此殘殺千里無烟譬如

虎豹相噬而嬰兒嬉笑於其旁尙偏安數十年豈非

天乎世有聖人則人賴聖人無聖人則惟憑氣數

莫非天也但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此理却不在

氣數之內十一月二日

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易有非敬易存蓋心無形影惟

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

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

按守帝業可成矣

橫渠說以道體身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

伊川亦說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愚謂身

有形理無形但窮無形之理方可修有形之身今玩

張程之說則全反倒過來了使身無形使道有形以

道為主偏塞虛空都只是理而自己軀殼全不掛念

如此豈不快活自在耶此與曾子易簣得正而簠一

般但見有理不見有身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臘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

自是豐年有笑聲跋曰觀此詩足見君民原是一體

但慮中開無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臣耳

乙亥正月四日

學者視事太早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

於事往往厭為瑣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

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

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口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

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

未明斯言盡矣

正月十日

鯨陷洪水殛於羽山禹疏九河地平天成疏則為善而

吉墜則為惡而凶此順逆之分君子小人之殊也天

理之流行如水之逝也以人欲墜之則逆天而凶疏

而決之則天理順行而吉

范氏心箴曰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此言善於發明大體

小體之義初學分而觀之使心與形判然二物如離

家白骨觀一般豈肯降天君而反為彼所役乎

於學之漸久貴賤分定大小分殊而後以心使臂以

臂使指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矣所謂聖人踐形乃可

得而言也

正月十六日

虎尾春冰寄此生此等言語出人意想之外君子以為

虎尾春冰者小人以為大欲存焉此所以君子小人

不容並立而修吉悖凶甚懸殊也

正月十七日

陸贄字全行不得天下事曲折繁細若欲陸贄草率

完結必遺後憂為學亦然急遽苟且必不能達也不

觀諸人運手三百六十五度一度一度挨將去微緩

不得欲急不得蓋理之自然天且不能違也而泥人

乎

論語言所重民食喪祭孟子言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蓋聖人治世以安百姓為先百姓以生死為大

民食所以安其生喪祭所以安其死民之生也形神

相合養其形則神志亦定不思亂矣及其死也形神

相離治其喪則形安治其祭則神安矣夫生遂死安

然後暇治禮義也

三月十

朱子孟子注所謂本然之權度者即自然之天理也天

理自然本有一定之權度非人之私意所能為也以

理度心則心不能達以心之理度物則物又安能達

耶二月十

舜齊七政禹因之至湯鼎革而改正朔乃駕於建寅之

上而建丑殊不知民生以人事為本奈何以地統於其

上耶武又欲以天統建子加於地統之上去人事益

遠矣至於秦之建亥欲上而反下尤為可笑孔子故

曰行夏之時鳴呼堯舜孔子尚矣十二月二

理本至虛而至實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所謂無極而太極也理本至實而至虛故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三月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人當以此鍊磨形神只思量若底

莫思量甜底日事於此而勿忘焉則心不憚煩身不

安肆而自強不息之學可漸期也三月

季通坐即靠倚後來捱得三四日便坐得朱子曰志不

勝氣處正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今按氣本是生物

之具清剛之氣少頹塌之氣多人力安能勝之然有

志焉知覺之原先自理出者也理為母氣為子志能

立則氣無敢不從令故程子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

奪只可責志三月十

淨潔田地百神聚之事物汙濁狐魅據之明道曰心不

可有一事和靜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林擇之曰有

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闖其室皆一意也月

二月

謝上蔡以生意論仁蓋生意者天地萬物之母也惟此

生意不窮是以天生人生物亙古亙今元會運世

一箇壞了又有一箇無有止息也所謂樂莫大焉者

亦謂此生意在身未嘗隔斷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朱子讀書日記卷四

流各得其所豈不快樂耶陳北溪所謂以其冲融涵

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故謂之仁即此四月

主敬存誠本是兩事誠以理言敬以心言然而單言有

誠則誠者實理實心也理實則心不能外也單言主

敬則敬者持守此心之理心存則理無不得也故曰

非誠何有非敬何有蓋心與理皆無形影者也誠則

皆有主敬則皆有主心理一物誠敬一事也四月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人之靈處在此人之病處亦

在此蓋此物乃是氣聚則有氣散則無氣有清濁純

雜之不齊故人有智愚賢否之相遠後人不知氣之

害卑者流於汙垢高者陷於空虛皆是各有私意不知有規矩之當守問學之宜道也學者當虛心順理心虛則汙垢不能近理順則空虛不能惑而命於是乎可立病復何在耶四月十日

人為大化所驅不得自專大而天行之運轉小而一物之造化一日之動止一息之呼吸莫不然也人於其間如撐船然順水之性解維正航行所無事而已彼憧憧往來者何為哉四月十日

朱子詩云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大方顏子克己已即藩籬也克即剖破也苟不能然則生而血肉

骨骸為累死而精神魂魄為私無有脫落融化之日矣四月十一日

明史紀事本末曰明宣德六年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陳祥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命儒臣講說大學衍義上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建祚並其家五口下獄禁錮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今按大學修己治人之道彼時不傳久矣俗儒記誦詞章之習陷溺天下惑惑人心而三楊輩日侍左右又皆平日失節之人安能審謬陳善以故宣德號為賢君亦

不免於俗習如製招隱歌喜雨詩幽風圖詩猗蘭操織婦詞等篇徒敝精神未嘗補治其去帝王實學不亦遠乎四月十六日

蓋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夫天地好生為心聖人為何役物以安人蓋理與氣有上下之殊貴賤之等人之與物正於此處分別先王制禮取禽獸以供賓祭但取有制用有節便是天理耳若洪荒之世禽獸遇人使不驅除翦滅則天理顛倒豈上帝之心耶故益之焚烈直與稷契教養同功五月二日

好生惡死趨利避害是禽獸心所以聖賢不計較生死

利害五月二日

釋氏易傳未必是義文之本意然而能令天下萬世知有公私邪正之義理胡氏春秋未必是孔子之本意然而能令天下萬世知有尊卑內外之名分是以朱子不加筆削皆以其全書付於後學讀之六月天道流行而氣生焉有生則有滅一聚一散而氣盡矣其所以生生不息者乃根於理而日生者耳如川流不息非既逝而復返又歸於一源之因而再流出也若無本之死水其涸也可立而待豈成大化哉以明禮之用和為貴扣字意思只是甘心情願之謂知其當

然甘心情願則不厭煩難不憚艱苦而舒心樂意爲之矣六月十日

大畏民志注云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非有射覆耳報及他心通之術也只如文王緝熙敬止不過是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而已以五者之德深入於天下之民天下人被五者浸灌滋潤透了一切不仁不敬不孝不慈不信底話一句也不敢說况敢盡其虛誕之辭乎苟徒衒己之聰明察察爲治雖發奸摘伏一二奇中而姦民窺伺愈巧其術則我之伎倆立見其窮耳豈知本哉六月十二日

讀書日記卷四

九

文所以載道猶物不得車載以行安能致遠文者道之光華發越者也人不能見道賴文之發越照在面前而道真如大路然矣夫子所謂辭達是也後世不求索於道而徒眩瞖於文於是妄評文體妄論文法殊不知道乃文之骨也老蘇學文必讀孟子但愛其文之妙不知其文之骨雖皮毛聲響相肖終不知孟子之道矣嗚呼道之不明文又害之可勝嘆哉五月七日

愆七月十日

學未成則形爲累學已成則踐形以盡性德未至則爲

氣所拘德已至則氣能離道義形氣一也其變化不同如此十日

不該做底事便不要做此是下學之初卽是徹上徹下之理卽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亦只是此理推之耳七月十日

君子居易以俟命故無入而不自得夫子與點便只是與他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而已凡人徒敝精神思慮安排多見其不知量夫天三百六十五度雖欲增減分毫而不得理定而數不可移耳聖人雖是從容中道而實順帝之則也八月二日

讀書日記卷四

十

好善則人爲重好利則物爲重人爲重則人倫篤厚而外物不能窒礙物爲重則物欲入心而天理動輒乖違故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八月五日

易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古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易又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聖賢所不天理人欲極其分明言語飲食人欲所在慎之節之卽爲天理豈可不自管轄而躁妄饕餮以取禍病哉八月九日

聖人之道包括乾坤提挈造化豈有禍福利害窮通生

死之足言至於一切別學雖他各有高下大小之殊然可一言蔽之曰利而已矣八月十二日

移信異端之意以信聖賢則道明移好財色之念以好仁義則德立移養小人之位祿以養君子則國治移不急之費以濟民則民安移和戎之費以養兵則兵足移侈用之心以節用則財富移宴樂之時以講習則智長移侮人奪人之心以畏天恤民則命常凡此八移即易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也遷改者移之謂也八月十三日

莊子本欲脫灑而心多計較言多繁絮反成膠擾口緣有偏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聖人無我順帝之則雖千言萬語究竟總歸脫灑也八月十五日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上天下地日月山川皆然也故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僊侶遺世在雲山但恐逆天道餘生詎能安八月十日

特立獨行之人雖是性偏却不凡庸然須狂者方能為之志高眼大形不為累以故為天下所不為不為天下所共為一段志氣孤立懸空便是作聖之基孔子在陳思狂士以此附明八月十日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學者須要體驗好仁之

時此心和悅藹然春生是何等氣象惡不仁時此心嚴毅肅然秋殺是何等氣象然而元包四德秋之收而藏者依然是春之生而長者也學者存心只以好仁為主融洽涵育生生不息雖至收斂閉藏只是潛陽翕聚重厚淳渥以為發生之大本故曰復見天地之心也十月十五日

佛家云如燈之照如鏡之交佛家言定慧吾儒言無情似是一樣其本領則絕不同蓋心之不動處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僊佛儒相類至於心之根本處則佛家本乎精氣佛家本乎虛寂吾儒本乎天理公私真妄大小偏正真如冰炭蓋僊佛皆實有大欲存焉者也十二月十五日

動靜無端言太極也太極動則生陽靜則生陰而兩儀立此橫言之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循環無端此豎言之也橫言者對待也對待中有流行豎言者流行也流行中有對待此即鬼神之理也十二月八日

或問何以言理一而分殊也曰宇宙閒止有一箇理更無別物天地人雖是三才其分各殊只是品物之流行而已自一理觀之何嘗有彼此分別耶如天三百六十五度只如一箇大圓球在太虛中流轉其內雖

有萬象只如人身臟腑毛髮不可勝數何嘗別有一物閒隔而不相通耶天地人之一理亦只如此而已

日全

讀書日記卷之四終

讀書日記卷四

幸

讀書日記卷之五

安邱劉源詒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校

記疑 起丙子止丁丑六月凡一百二十四條

君子小人相反只在陽明陰暗之閒陽明者表裏如一
心口洞徹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此必君子也陰
暗者心多計較口無直言藏頭露尾此則小人也丙子

正月
朔日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聖賢多說光明其靜之明如

讀書日記卷五

水如鏡其動之明如電如火微上微下表裏洞然初

無纖毫障礙是何等光明二月

大禹聖人尚惜寸陰餘人當惜分陰人自少而壯而老

而死倏忽之閒耳是故君子之事親也則曰孝子愛

日其為學也則曰日日新其存心也則曰純亦不已

曰自強不息此皆善惜寸陰者也日人

知希則我貴此非仁者之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未嘗

判為此與彼界安有貴我賤物之心乎正月八日

死生利害不入於心自是坦蕩蕩矣正月十八日

魚與水相合不可離也離水則魚棄矣形與氣相合不

可離也離氣則形壞矣心與理相合不可離也離理

則心死矣正月二日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蓋明蓋言心生於

理理在於心理是流行底心是運動底常用之則

心理同活而周流不息矣孟子說生於憂患言人心

易皆忘放逸遇憂患則用之慮患防危忘食廢寢不

遑寧處如此而後見理明執事敬平日悠悠意態可

以振作興起也二月十日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文王之謂也蓋不識不知依

然赤子純一無偽之心也順帝之則依然赤子愛親

敬長之心也三月十日

人心原不曾帶得惡來只因欲萌於內物誘於外故情

動而為惡耳人能使內欲不萌外誘不動而情定矣

朱子詩曰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箇裏者言太極

中本無物也三月十日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者主宰運用之義主宰

處便是太極之一運用處便是陰陽之兩然神只是

心之用耳故聖人言存神處少言存心處多也三月十八日

理者本然之善心者氣之精英氣者理所發生形者氣

所結聚心者理與氣合之所生者也故心往往為氣

所使若能提其綱領使之統於尊則理作主而氣不

得不聽命矣三月十日

天理流行雖是迅速然有自然之次序非可急可慢者

也至於人欲則相背矣或耽嗜餘嗜當滯處儘留滯

或迫逐奔趨倉皇處儘倉皇乍急乍慢非滲漏而枯

涸則泛濫而橫流又何次序之有人若不率而陷於

其中樂則如癡狂憂則如囚禁全無蕩蕩之寬懷長

有戚戚之私吝矣三月二日

心淪於靜便是墜坑落壑心流於動便是洪水覆舟故

曰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八九指忿懣而勿陷於

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也然則動靜無端乃淵冰之

常戒也三月二日

朱子答廖子晦曰來書疑著死生鬼神之說只緣有箇

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

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閒隔否耶愚按人

心私欲莫大於死生故老氏貪生佛氏畏死只為私

欲不淨是以看不透耳去欲除私者須打破生死一

關則無不破之巢穴矣四月七日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果得聞道則隨他天理流行

去莫非此理試看暑往寒來川流山峙老安少懷浴
沂風雩福澤慶成以及刀兵水火莫非此理流行也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昭然可見故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四月十日

理者太初一物自然而然其體本圓本渾淪無界限開
隔其用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沖漠無朕而萬象森
然已具乃不屬有無不落方體之物也神者能動能
靜或微或彰其體合一不測兩在無際其用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乃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氣者氣氤闔闔
屈伸升降其體混沌淵淳幽冥包括其用聚散穹壤

讀書日記卷五

四

生殺品彙變化往來一復一姤而不息者也形者發
見無隱遞出不竭其體方圓動植隨所稟受清者為
虛空為日月濁者為血肉為糟粕其用喪則化生為
死祭則變亡為存今日之禾黍是昔日之周京異代
之聖賢實同堂之師長乃是與道為體而形色即是
天性也四者豈散殊而不相管哉蓋形氣神稟非理
之所為也四月十日

一字各處所言似乎不同然而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
者善而已矣天下只有一箇一只認一箇善字下著
頭去做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四月十日

遷善改過益之不息處也乾道也玩遷字改字便是忠
信進德意蓋周流而不滯正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
無不貫徹者也故坤道義以方外固要方字以為體
又要徙字以為用此乾坤易簡交相為用者也四月十日

居敬則此心嚴緊窮理則此理流通嚴緊則百邪不能
入流通則萬理無所違此所謂虛心順理者也四月十日

五

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為學不
過心與理耳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

讀書日記卷五

五

始即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
四字四月十九日

朱子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箇道理如過危木橋
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又曰讀
書須是虛心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某今六
十一歲方理會得他恁地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杜
撰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
恁地去愚按危木橋子便是虛心之狀委蛇曲折便
是順理之說不能虛則心有落著不能順則理有窒
礙虛心順理二者實交際也四月十日

人心易至皆息易至走作故持致之功須是貫通乎動靜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如此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永無透漏常存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五月
朔日

說如有所立卓爾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酌酢萬變處又曰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自前說觀之則卓爾便是大德敦化也自後說觀之則卓爾又是小德川流也

五月
二日

五月
二日

乾坤造化如大洪纖人物生生無時休息旋生旋滅無不銷鑠人生其間不異螻蟻而夫子乃稱為三才此何以故蓋論氣質千萬懸絕若考理性則三才不二也仁義之說明載經書人心各具不待外求須要身體力行勿厭尋常勿趨捷徑如此養性存心則天壽不貳心貞命立而天地同流矣

五月
三日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聖賢時時刻刻常存此心恐其違理亦欲其流行充滿而已矣故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同運並行合德不二也

五月
七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無兩心只此一箇人心血肉團中方寸空地而大道之根柢造化之樞紐隱然密藏於其內危乎危乎正如眸子之明以五臟之精華供之而不足以一稀之塵沙昧之而有餘

五月
十日

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益在天地言之陽生陰成不可偏廢在人言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陰陽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慎也故冬至陽生聖人恐其或消而齊戒以防之夏至陰生聖人恐其漸長而齊戒以絕之皆所以扶陽而抑陰也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五月
十一日

善於艮止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善於格物者處事思得理熟只見理而不見事讀書思得理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四不見者皆言其用心之專一也陰符經言強兵戰勝之術而曰警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也

五月
十二日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乃氣之所為氣聚則有氣散則無若性乃是理理則無聚散無有無異端不識理而但認夫形下之樞擦磨光彩自謂最上一乘而可長久不滅總之起於一念之差遂至利令智昏如此

五月
十六日

凡人之正思往往因樂而易滅邪思則易結實而橫生何也善念出自清虛而孤立常脆而少雜念生於血氣而多助恒脆而多所以涵養擴充為要而戒懼慙獨之力不可須臾少怠也

德家雖不曉理猶知尊敬天地憐憫小心不敢犯這乾坤之規矩日後倘覺不是尚可終歸天理畢竟平日

辛苦工夫不為落空所謂剖破藩籬即大方也若佛氏根骨西域野性難馴所以獵照怪誕意見放僻敢

於睥睨乾坤蹴踢造化一種驕吝之氣不可制伏他終無回頭之日恐卒歸於枯涸工夫畢竟枉然耳

孫思邈口

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蓋明路上要小

心之知黑路上要大膽之類知能崇而後圓

天行能早而後方法

君心如日日明則容光必照心正則賢姦必燭日若有

物食之或陰靈風砂蔽之則盡晦如夜矣心若有欲

誘之或邪佞色貨藝之則政亂而國危矣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如以道事君勿欺而犯陳善閉邪之

類是也

理以心為川心死於欲則理滅如木既斲而根亦壞也

心以理為本理被欲害則心亡如水泉竭而河亦乾

也六月

心理合則升堂入室離則墜坑落堽

程子曰心不可有一事張子曰讀書所以維持此心按心之為物難於操存易於走作今日日讀書事事提

省宜乎心中有書而無事矣乃或晝閒而坐或夜寐而醒此時未能照管每覺百事叢生此何以故蓋即

所謂舊習未忘者也須存養之久則可奪舊習

朱子曰財猶膩也近之則汙人豪傑之士恥言之此論

尤快蓋直指利即是害不須說到害義也夫言之猶

可恥況於貪之吝之者乎

大學注言氣稟人欲此言受病之根意不誠心不正身

不修之因也畢端不識明德二字錯認為空虛又不

識氣稟之害而直以眼觀耳聽為真性運水搬柴為

神通只管如此作弄不知此乃氣稟耳夫氣之為物

其精者為心其妙者為神其用則為魂魄為鬼神其

發則為知覺為靈異且與天理相似一樣冲漠一樣

廣廓最難辨認此正是人心惟危者也異端認賊為

子故反以理為障

延平李先生教人靜坐又云全憑思索此自是兩樣工

夫動靜不同靜坐如董五經蜀山人之類蓋虛則生

明此從靜而出者也思索如正蒙知言之類蓋極深

研幾此從動而入者也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

此四字又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學之道盡矣六月

二十

大地萬物皆有壞惟有此理長存凡物非理則無以資

始成終故云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存者存此而

已矣養者養此而已矣六月二十九日

聖賢有志氣故硬凡庸無筋骨故軟心志不同而趨嚮

亦異七月十日

朱熹書田記卷五

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與有

事勿正皆言心之活潑潑地也因觀雞雛而見生意

之呈露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與鸞飛魚躍皆言理

之活潑潑地也心與理雖是一事其實只有一箇活

潑潑地七月十日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非說自家去趕逐學他只

是常存此心則天理常行而不息矣愚按存字行字

都要活看存非守住不動之謂也行非往而不返之

謂也靜存固有動察亦有寂感不放便是此心常有

也息而生長固行消而收藏亦行動靜循環便是此

理常行也全

心理兩件俱無形影然理却實心却虛實者有惡據虛

者無把捉理屬入心屬人天則潔淨人則腥穢故心

此性則微有迹理為形上之道心為形下之器但理

無權而心有權理不管事而心管事故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七月十日

東林諸君子氣節有餘而學問不足蓋因平日工夫多

用在文章雜駁上去了又於修己以敬處無闕欠所

以多滯於功名不能打進道德一關七月十日

心要在腔子裏如雞抱卵卵之為物有皮有黃皮如心

黃如性以心貯性如以皮裹黃其中自有生意若心

不在腔子裏則是卵在別處不令雞抱若心或在或

不在則是卵有時而抱有時而不抱欲其生意之不

息難矣全

公字要緊學者不可不知蓋天理原是萬物從生之根

初無二本只一私字閉塞窒礙則天理不得流通矣

除了此字關開四門則天下古今其由之路坦坦蕩

蕩無不擴步同行於其上矣七月十二日

魚躍于淵鴈翔于外惟一水之充塞而魚不知也鸞飛

於天趙尼升降惟一氣之鼓舞而鸞不知也君子知

之但虛其心順他一理之充塞鼓舞而私意小智毫
不生焉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每自私而用智甚則至
於小人恃之內也七月二日

克己最難然己中却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

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

俗中修其忠信之言踐履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

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交不贖將必

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七月二日

君子以獨立不懼遊世無悶蓋言孤立懸空站定脚跟

方好八月五日

讀書日記卷五

昔人有言曰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為蕪氏

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於此愚

按疾貧二字實為千古人心之病根學術明晦世道

治亂皆由於此故講學者去利以銷中心之疾貧存

義以銷中心之好勇求治者足食以銷天下之疾貧

足兵以銷天下之好勇則學術明人心正而天下不

難平矣小人之儒自心原不淨潔又自負意氣內藏

小慧便要著書立言以求高於一世理不純則論必

雜氣不平則辭必倍如司馬遷趙氏羅氏是也學者

不可不辨八月十日

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此會子傳道喫緊指訣學者存心
當從此推行將去如日用間不能慎言語節飲食便
是人而不仁不保四體八月十日

心為形役不必營逐已甚而後謂之役也如口之於味

饑食渴飲方是當然若日用間有嗜欲好意思思不

即翦截雖未營逐而已離道遠矣即所謂心為形役

乃獸乃禽者也八月十日

富貴貧賤四字充塞天下因而仁義禮智暗而不明若

能徹底看破透過此關則此心自有主宰以此明物

察倫而後天下國家事乃可為耳八月十日

讀書日記卷五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字則字只

是一理然中字非聖賢義精仁熟而能權者不能執

之則字却有定制有式樣有牆壁自初學以至於成

德皆可持循也八月十日

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字為主別無他物理無形影極難

辨認大抵事事物物只是那公而不私正而不邪者

便是少涉於私邪便不是如此看便直截分明八月十日

詩曰日暮重岡上人勞馬亦饑不妨隨野雀客易宿寒

枝此旅人投宿法也充其義類老人葬自家此身之

法寓焉蓋世人撲撲本身求其萬全便壞了事妙義只在容易二字即中庸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道理易大傳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乾坤之理在焉非如異端荒忽滅裂之說也十八日

思慮不可無但過多必害理李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謂今人必算到有利無害處天下事那裏被你得盡多思則人欲只管熾天理只管滅張子謂人不用卜筮只以正信勝之張思叔思堂記謂死生利害不當思也朱子甚稱之九月

讀書山記卷五

古

敬齋箴一篇是小學規矩使人手脚不放放肆其中道理無所不備如首一節言對越上帝是九天之上清虛一大處第二節言折旋蟻封是九地之下毫釐絲忽處中閒事物人倫言行念慮色色俱全則敬之微上徹下表裏精粗無餘蓋矣學者尊德性而道問學其在斯乎九月十日

稼書陸氏雖是選刻八股疑有抱薪救火之嫌然發明孔孟程朱之道闢除佛老陸王之說使人曉然見日月掃陰霾有功於天下後世多矣且刊刻朱子遺書徧行天下窮鄉僻壤見而讀之其愛世慮民可謂大

矣元明四百年未見其僞也九月十日

天理是清虛之物清虛則靈靈則活人欲是渣滓之物渣滓則蠢蠢則死天地常活無欲故也人物常死有欲故也天理是本心固有之至善生之道也而人棄之人欲是形氣所生之邪穢死之徒也而人貪之是惑也九月一日

只誠意便是存心養性意誠則心不走作豈非存其心乎理無僞妄豈非養其性乎然則人所以事天其誠與不誠特係乎意所以誠意爲要九月二日

人能公其身則小而服勞奉養大而三過不入可以無所不能人若私其身則小而情其四肢大而廢棄怠傲可以無所不至程子曰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公其身也范氏心箴曰心爲形役乃獸乃禽私其身也九月二日

讀書山記卷五

主

人身上焉者性命是也中焉者精神是也下焉者軀殼是也性命無形軀殼有形精神在兩夾界處有形無形之閒所以謂之人心惟危學問全在中閒用力持守涵養使不下流窮理進修使之上達久久神理合一而命立焉則人之能事畢矣九月十日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所謂

萬物皆備於我也然須居敬之人無纖毫私意胸中
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而後能見此理不敬則私
意窒礙眼目窄狹如何見得萬物一本處故居敬者
廓然大公看得太虛之中天包乎地只如雞卵裏黃
運旋不休內藏生氣呼吸流通萬物雖多不外乎同
胞之氣非一本而何仁體即此而見九月二日
伊川言浹洽延平言融釋讀書窮理處事接物皆欲其
如是九月二日

性是理心是氣性雖帶些氣質然其本體只是理心雖
具乎道理然其本體只是氣心隨形氣而有始終雖
是虛靈能載此理然却如水之載舟舟亦能覆舟故曰
心是箇走作底物若理則纖毫不動無聚無散無形
狀無方體不落方所之物也故口實美者明得盡渣
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十月五日

形神二物相隨不離然其聚散也則有先後之不同其
來而伸也形在先神在後形是一旦而生神是數年
而漸至故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其往而屈也形亦
在先神亦在後形是傾刻而亡神是歷久而後消故
游魂爲變嬰之天地之生也陽在先陰在後其化也
陰在先陽在後皆陽爲主陰爲客天地屬陽人物屬

陰故天地神而人物多不神也十月五日

顏子之樂平淡平淡者心中無欲只恁地平平底過若
有迫切之心便是私意雖向道而行亦成了計功謀
利之私矣大約是正助之弊也戒之十月七日

聖賢重德神僊重嬰兒德者以心守理而成者也嬰兒
者以神守精氣而成者也氣有陰陽陰精陽氣形而
下者也以神守之則成僊理有仁義形而上者也以
心守之則成聖十月十日

學者須是不怕窮不怕死方可以自立怕窮則流爲功
利之小人怕死則逃爲釋老之異端故曰志士不
在溝壑不怕窮也勇士不忘喪其元不怕死也十月十七日

天理之中最不容占便宜底人大公便是義占便宜底
便是利求飽求安納交要譽推而大之功利權謀飛
昇坐化其弊多端皆是利也戒之哉十月十四日

學者先須能立而後可以言權未能立而遽言權鮮不
流入邪僻矣伊川先生所謂權只是經可見其微意
矣此真百世之師也如諫折柳枝不悅於馬呂國忌
食素見嫉於蘓軾秦觀此等是其立處此五鬼之劫
涪陵之謫所自來也而伊川未嘗以爲悔也夫元祐

非有道之邦伊川乃危言危行於其間然則危行言
遜學者豈可以遽及乎如小學所載子羔不徑不實
之事正是學者之先務也十月二日

同人共祭管幼安先生歸而享酢因與說行葦既醉詩

二篇所言盡誠敬於祭祀之時篤恩義於燕飲之際

云者可見神人一理貫乎浹洽鬼神之已往者以祭

祀之誠敬浹洽之人倫之見存者以燕飲之恩義浹

洽之而神人之和可知也樂章詩歌之妙義於是乎

可觀矣凡物情不合友誼不厚皆是踈闊離異所致

十月二日

讀書日記卷五 記

太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只一箇見

字致知存養二事皆在其中矣可見聖人之言盛水

不漏也見字便是醒字之義便是謝氏常惺惺法便

是尹氏其心收斂可見聖人見字之統會然學非存

養致知驟執一箇見字則空蕩蕩地無處棲泊未有

不流於禪者也十一月二日

孤竹君世爲殷諸侯其二子諫伐殷餓首陽義也非過

也管幼安未仕於漢特一草莽之氓耳漢亡辭曹氏

徵聘而仍爲氓亦義也非不及也十一月五日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所謂童蒙者以其無知也

人雖耄耋若其無知亦童蒙也人雖富貴若其無知

亦童蒙也人雖多材黠慧若其無知亦童蒙也蓋知

也者必能知道德而後謂之知也十一月十日

佛氏空字是去此心之理道家氣字是去此心之理而

畱其氣只因二氏不識理字所以皆不要理一箇空

此心只畱得箇虛罨一箇守此氣只畱得箇實罨皆

是形而下之罨而已十一月十二日

祭禮有忌日無生日此理未曉今以私意度之意者天

道人道皆重始也天道以年論之元旦爲始以月論

之朔日爲始故皆重始也人道以人論之生日爲始

以鬼論之死日爲始故皆重始也十一月十四日

無極而太極此言理也理無聲無臭纖毫不動最上至

尊大德敦化生生不息天地萬物皆自此生焉故君

子貴之重之追生氣之後理與氣合斯有知覺之心

而精神魂魄於是具焉凡此皆陰陽造化之所爲乃

二氣之用非君子所貴重也人以老氏所云死而不

已者論顏子朱子非之曰若謂顏子死而不亡其精

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

漠之間非所以語顏子也蓋顏子克己之後渣滓渾

化純乎太極之理矣十一月十六日

聖經讀得精熟有得於心是非分明然後看史只以聖經之理律他史中之得失則是非自明功罪自定而後能不為衆說所惑也十一月十七日

或問如何是以善養人答之曰如夫子云老安友信少懷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朱子云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德德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凡此等類便是以善養人底樣子十一月二日

伊川先生舟行遇風端坐不動自謂心存誠敬耳此便是參前倚衡到純熟處然非可襲而取也必平日工夫開口便要存誠舉步便要主敬久久方得熟處耳

佛氏本心以作用爲性道家養神以神氣爲命總不外乎孤精之具耳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焉所謂無極之真者是也真者理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學者辨之不明鮮不墜坑落

堯夫十一月二日
程子張子說氣質之性朱子說知覺之性兩說只是一物但有精粗耳知覺便是氣質之精英也但氣質不能知覺其能知覺者理也理能知覺却尚未有知覺

須待陽氣陰質合而成物而後能知覺故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神本生於理而後發於氣故神可就氣說亦可就理說故曰兩在故不測也十一月十八日

太極中本無物此理須要識得而後性善之說可得而言也蓋性所以善者以其本無物也孔子與點一段程子謂曾點有堯舜氣象堯舜曾點其胸次皆無物也至學者存心則須從和靖所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處起手十二月

尹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收斂云者只是要在腔子裏而已矣存心工夫起手處固須如此然天地閒莫非物也外物固是物自己一身獨非物乎形軀爲累大而死生小而利害牽纏於心中則是身之爲物其累吾心比外物爲尤甚然則不容一物者先使此身一物不容於心拔本塞源

剪草除根如程子所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便可廓然大公無私痛癢而吾之一心庶幾空明無窒礙耳由是收斂其心以入大道譬如順水行舟滔滔汨汨解維正柁惟意所適而已所謂虛心順理者卽此意也十二月

君子順理而已矣養生送死處常處變一以禮法自持

子 26-645

雖至易質結縷而禮法不少違焉此所謂本天之學也彼背理者坐亡立化自以為善其死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自以為善其生此皆所謂本心之學也本天者天道地道人道一以貫之也本心者自作主張不管天地立身化外自關乾坤判然而不一也二月三日

君子行法以俟命只此一句學之終身不盡蓋法者禮法也又王法也君子行禮法則天理日熟而身無不修小人守王法則科條不犯而四體可保九月

一凡苦處定是天理甜處定是人欲君子持志畏天寧

讀書日記卷五

五

勞勿逸小人肆欲逐物損人利己苦甜相連天地懸隔然自聖賢觀之人欲正是極苦的天理正是極甜的故飲水曲肱簞食屢空自有其樂也聲色貨利不遇不殖不見其甜也蓋聖賢所樂便是學者所苦非有二物十一月十一日

聖人言死生有命即如疾病係乎死生皆是命也受命者如子之慎疾丘未達不敢信之類是也若不受命而妄想却病延年之方妄用祈禱待水之術以求須臾之苟活以延非命之歲月是逆天也君子敢為此乎十二月二十日

學者最不可有富貴氣此氣在心則心壞在身則身壞在家國天下則家國天下壞十一月十一日

常以理義扶持此志從義生自能勝氣足以帥之若不能以義持之則血氣為主必至心為形役矣除當平常之日應小事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蓋天理無小即目前觀之便有一箇邪正不可忽慢苟簡須審理之邪正以應之方可及變故之來處大事宜以處小事之心處之蓋人事雖大自天理觀之只有一箇是非不可驚惶失措但憑理之是非以處之便得正月六日

讀書日記卷五

五

夫子特許由求以死難不可奪之節以其從遊已久循規蹈矩繩步尺趨知德行爲重孝廉爲本故爾若夫少時無所持養不爲事親從兄之事不聞禮義廉恥之說但爲無根浮偽之文驟登青雲之路其不茂棄君親草菅民命者鮮矣八月

顏子克己之學是聖門中第一大事萬古學術之根本也直到朱子方窮究到底並孔子殺身成仁孟子捨生取義之說發掘殆盡矣儒學宗旨無以復加而今學者豈可等閒看過耶正月十二日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所謂反者回去之意也然非克己則形爲之累不能
回去矣除了己字則廓然大公與化爲徒依然天地
之性矣苟不能然則渣滓不化安得反還而與天地
同體乎全

不祈禱不卜筮敬鬼神而遠之也不好生而惡死不趨
利而避害言義而不言命也先難而後獲必有事焉
而勿正無所爲而爲之也正月二日

知崇禮卑致知者心也心宰物而尊故欲其崇執禮者
身也身任重而勞故欲其卑心尊如天則能照臨萬
方身卑如地則能負荷百物二月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以爲心者北溪先生
此言實得朱子言仁之旨學者反求己身而自得之
則凡顏樂處不外是矣二月十八日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字底註解只看鄉黨篇便
是二月十三日

上下與天地同流同流者註謂同運並行也蓋於穆不
已如川之流所謂天理生生本不窮也即乾坤之元
而善之長也仁也故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
得以爲心者也人常存得此心天理之在我者常運
行而不息矣然則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曰依於仁

而已矣二月十五日

能耐辛苦久而不忘者鮮矣故俗語云百日牀頭無孝
子三年寒外少忠臣三月十八日

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帝王之禮樂詩書舊跡大滅隋煬
帝廢孝廉用文章而人心之禮義廉恥蕩然無遺兩
番劫數天地石塞在上在下一歸沉鋼矣幸而天道
無在不復周程張朱篤生於世堯舜孔孟之道既絕
復續五經四書之文既灰復然後之學者猶得聞知
而使天地之性聖人之心尙得存留於人世間若舍
此不讀別爲雜博則惑之甚矣三月十日

不讀書者諺云俗事悞我工夫譬如不行路者諺云食
宿悞我程途也夫千里之程十日可到何嘗不食不
宿耶聖賢之書晝讀夜思何嘗廢罷人事耶況乎讀
書原以治事苟不專心窮究實理而徒任情散誕雖
終日無事閉門讀書亦適所以自悞耳三月十日

野狐精貪財好色却能飛騰變化有他心通知未來事
至誠前知却須見乎善惡動乎四體而後知之何也
蓋理取乎實氣取乎虛聖賢理之實也異端氣之虛
也實故至誠如神虛則終歸幻妄耳三月十二日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註云命不足道也見得此處地位

然高仕止久速時中在己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自然各得其所而無一毫舍己從人之意即樂天知
命順受其正等語到這裏俱使不著了所謂從心所
欲不踰矩者非耶三月二十八日

道學之名漢唐無之其時無有為其實者故無其名也

至於宋時則有為其實者矣道義之興功利如南北
相反水火相尅故其時嫉道學為最甚聖賢之學雖
明於下而終不能申於上宋亡以後元之脫脫遂立
道學傳繼元而明以四書五經開科取士家絃戶誦
矣然而記誦詞章之習外飾皮毛內無骨髓花葉未

讀書日記卷五

記

茂根株已枯則以科目名利壞其心術故也即有講
學之士外無實行中無實心恍惚想像辨難鋒起羣
相率而入於無善無惡之宗此所以反復沉痾而聖
賢道理雖咕囁於人口實斷滅於人心也閏三月二日

曾點以天理為心不論有事無事無非天理之流行三
子以人事為志不論有事無事無非事為之末務故
曾點從容而三子忙迫曾點遠天而三子近小曾點
逍遙乎天際而三子奔走於人間不可同日而語也
故以人事為志者其志有限以天理為心者其心無
涯也閏三月五日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此聖人事也若夫賢人為學則理

欲交戰如楚漢爭勝於榮陽之間此進則後退彼勝

則此退生死只在呼吸之頃跬步之地不勝其辛苦

而危懼至於人欲盡處則冠敵剪滅而大一統之業

成矣到得天理流行則蕩蕩乎制禮作樂仁漸義摩

重熙累洽可易言哉閏三月八日

害根未斷之後當栽培以成其始天機方萌之先當包

育以成其終閏三月十日

誠者自成也語類說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言大德

敦化之理冲漠無朕無所倚著本自孤立而人物各

讀書日記卷五

記

受其全理以生者也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實在

陰陽五行之先豈非懸空地位耶但一屬乎人道則

在各人自行耳閏三月十六日

陰陽二氣交錯不齊聚則生物散則物死此其常也若

夫乖沴之氣則必散而後物乃生邪魔之物值此氣

而生者以死氣為生者也人心若中此氣則邪暗塞

矣所以氣稟之害較之物欲為尤甚須以理勝之閏三月十七日

據於德者如道家嬰兒一般未能化也須到依於仁地

位那許多德方纔都活了而後生生不窮也閏三月十八日

是非之心智也智位在北方德在冬令不生物而萬物

始終於此定焉不慮事而萬事興廢於此決焉所謂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者智為之先也閏三月十九日

五行以土為宅五德以信為基二氣之對待流行皆以

陰為之主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

陰也土也信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云忠信本也

程子言主敬敬者心之貞也蓋莫非以陰為之主也

四月朔日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字便是中流砥柱便是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底骨子四月十日

理是一條挺直底線線穿入萬物萬事之中任他千頭

百緒回曲轉折變化反側只不能外這一箇正而無

邪公而無私之直道此本至約之學但恐不能守耳

四月十八日

人者天地之心欺人即欺天也得罪於人即傷著天地

之心敢乎哉況我之心亦即天地之心也自欺其心

敢乎哉四月二十二日

克己者除私也克者一刀割去真有血戰之迹如孟子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說將此心志卓

立於軀殼之上使董血脂膏不得粘帶而此心此性

飄飄洒洒落更不粘泥帶水此所謂赤骨立底天理也

於此可見孔顏樂處四月十七日

心之開塞無定時大約這心多靜則開多動則塞故太

極圖言主靜昔賢每靜坐也五月朔日

身銘曰收視反聽拱手並足持志凝神齊直舌曲成性

存存氣容肅肅遷於象山其位不出五月十二日

存心者戒慎恐懼或問其所畏懼者何也曰畏天命也

又問天命在何處曰即在吾心也理之在心即所謂

性故謂人心之靈天理所在也子思明言之曰天命

之謂性是也然不言畏性而言畏天者天為性之本

然故也既言畏天即謂之畏性畏心亦可故張子謂

人當以心為嚴師六月朔日

心是仁之巢窟以其渟渟於此也又是仁之關津以其

通行於此也又是仁之邊城以其防禦於此也又是

仁之枝派以其發散於此也故存心為要六月十七日

讀書日記卷之五終

讀書日記卷之六

安邱劉源深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叔漢荀甫較

冷語起丁丑七月止戊寅六月凡九十六條

孟子而後道學不傳歷秦漢魏晉隋唐千載以來
功業文章一場熱鬧徒敝精神煩歎競逐無復有
一人回光返照然有事於心性之閒者迫濂洛

關閩諸大儒出而道乃復明其書具在取而讀之
得其一字一句之大意直如冷水澆背淅然自整

不啻大寐之忽醒也不敢自默掇其餘意筆之於

冊俟同志者其講求云康熙丁丑七月朔序

朱子答南軒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

無閒客息孟子說立命曰心曰性曰天名目雖多其

實亦只說這一箇天機活物而已故知天理而順之

則吾心即天之明命也但見天理卓立不見人事勞

攘七月

張子言六有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意但孟子以集義為
言而程子却以主敬為說其所有事各不同耳惟朱

子示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全備而不偏蓋道有

未發已發之分故學有靜存動察之別如中庸之戒

懼即大學之正心此皆直內之敬也中庸之慎獨即

大學之誠意此皆方外之義也敬義夾持直上雖欲

放下霎時也不得此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此即

飲食言語動作皆天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惟君子

知之故常在天理中度日小人不知故只在人欲中

度日

事求可功求成便是枉尺直尋底病根故不計孔明之

取劉璋也蓋寧便終身卧於茅廬漢業不興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終不肯為也此聖人之心之正也此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公是仁之局面人是仁之骨子

如鑄佛者以金釵投其中釵化為佛骨見佛不別見

釵也為仁者以人身融其中人變為仁體見仁不別

見人也七月十

太極圖是西銘之祖乃孤立懸空物之所以自成之處

無所倚著者也然如學者若能識得乾坤是自家父

母則此身大有倚靠學問極有牆壁不患不到自成

處矣七月十二

聖賢應事只有一箇簡便方只論是非不顧利害直而

已矣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蓋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三子之心一樣正故三子之道一樣直世人枉費計較安排不惟無濟於事而且被鬼神笑也七月二日

人心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見心為皮殼耳目所拘如囚人在獄中不得登高行遠與死為隣而已所謂剖破藩籬即大方者道理只在面前但患一墻之隔耳七月二日

儒家之術儒學有與他相似處如集義便是丹頭必有

事焉四句便是火法養成不顯惟德便是嬰兒但儒家所養者是精氣儒學所養者是仁義則大不同耳七月二日

無方無體者須於方體上觀之不屬有無者不離有無中求之豈恍惚杳冥之謂哉八月

無事涵養之功靜中有動是也儼然肅然常若有事三月

時朱然終日欽欽如故豫立乎誠而大本立也有事在行時是此氣象故豫立乎誠而大本立也有事持守之力動中有靜是也執事以敬只如無事八月

是此氣象故以主字為運用而達道行也八月

真際於其內無乎不在流行發見各有始終始之原也同乎一本終之反也歸於一源統體一無極也故孟子言性必窮到纖毫不動處也日全

明道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愚按須先曉得渣滓是指何物粗言之則軀殼也精言之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也然此不過以氣言之耳朱子云顏子四勿是顏子渣滓處會子三省是會子渣滓處吾斯之未能信是漆雕開渣滓處朱子方是就理上說到精處也八月

心不可有所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外不著事物內不著情意只恁孤立懸空四面八方無所倚靠直與天理合而為一流行不息生生不窮所謂誠者自成如此而已矣八月十日

心淨便是好人且未論他致知擴充之學如何如尹和靖其心收斂如入神祠不容一物可謂潔淨極矣此豈不是好人若彼夸毗之子便優優厲厲有俊才適足以喪己之德敗天下事卒得罪於名教而已全

朱子武夷詩曰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釣臺詞曰一笑

忘身世來插釣魚竿愚按以桑田海水觀世則世忘矣以泡沫風燈觀身則身忘矣八月十日

變化氣質之說不可易也設使人氣如風雲質如土石還有私慾否然克己者不從氣質下手却用四勿工夫克去心中私慾則心之靜如土石心之動如風雲以此帥氣則氣變以此為質則質化尙有何腥穢之氣血肉之質乎八月十五日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流通雖說是氣則二理則一然而理氣自不相離故曰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

讀書田記卷下

五

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蓋天地萬物亘古亘今只這一箇氣故曰一故神也八月十七日

理有常有變有順有逆有消有息如孔子不得位秦檜在相位十二年顏夭距壽孟子殺不得其傳豈非皆是理之所有者乎蓋反復騰倒無常者乃是理之正而常者也君子守常順受其正便是範圍贊化之用

全

曰情曰才曰意曰志曰思曰知覺此等名義甚多要之皆從心出皆屬乎氣若性則只是寂感之本源此等皆無所有也故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一箇物事如子孫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一般九月九日

詩云未愁悄悄寂無人會只恐踟躕不自休蓋理則沖漠而悄悄氣則騰倒而踟躕故志有定向謂之定心不妄動謂之靜所處而安謂之安此皆平平理地也若夫吉凶循環禍福倚伏則皆林林羣動之爭而紛紛游氣之擾也人須自休而後萬物皆休也九月十日

君子所遇者化字不但化民成俗也聖人之心鏡應水止妍醜付物形影不留瓦上之霜草頭之露何嘗積滯耶論語云不念舊惡亦是此意九月十一日

讀書田記卷下

不

延平先生常言涵養沉潛又言融釋脫落蓋此心非涵養不能存非沉潛亦不能養也此理非融釋不能熟非脫落亦不能釋也此所謂化也九月十一日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兼生意看伊川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愚按心字仁字只此數句解說已明更別無剩義矣蓋心之與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則一故孟子謂仁人心也氣則二故顏子之心猶違仁於三月之外

也六月

詩云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蓋謂寡尤寡

悔之要道也日用工夫須於言動間求其放心不但求之於讀書也七月

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天理之自然也學者有事於集義宜為而必為是當然之動也不宜為而決不為是當然之靜也有事於主敬敬者貞也固守其正光明生焉是靜中有動也以物付物性命各正是動中有靜也此其所以動靜無端也十月

虛心順理學者固當守此四字然須先要敬以直內方能虛心義以方外方能順理十月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太極不

讀書日記卷下

七

屬有無則盡其意矣故有詩曰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耐耐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德傷若初不煩學者深考此言而自得之其意無窮日

存心養性須要耐煩耐苦耐驚耐怕方得純熟故修養家有云稍令自在神丹漏畧放從容玉性枯十月十五日

劉忠定公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為諫議攻蔡確而亦攻伊川是在好惡之私而是非未明也尹和靖主敬有餘而窮理不足故為講官鈍滯不能開導是陳善閉邪之法未考而納約自牖之蔽未通也十月十九日

公則天地萬物為一體私則父子君臣懷十一月

道學不講五百年矣小學不講則無以收心養性大學

不講則無以修己治人今不急救此弊作為紙上虛

文以盜聲名叨利祿是果何益於天下國家哉十月七日

心無形影敬則聚而成物如水流泛濫冷則結而成冰

故貞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日

天人一體耳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

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蓋其在內

也剛風運行健而不息外物如何入得及其發育暑

往寒來百物自生而元氣何嘗有留滯耶天地聖人

不分彼此日

危行言孫危行者體也言孫者用也本體不虧用處不

妨有時稍加收斂然愚意言孫二字不惟那無道用

之即尋常亦有時用之不然則虛驕急迫無益於人

有損於己所謂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踈

者是也十一月十七日

妄同契陰符經此等書文辭雖古奧而意涉隱怪實聖

道之榛蕪人心之僻病不可不焚棄而禁止之者也

十一月

正命者天所與也非正命者人所取也天所與即水火

刀兵亦是正命若是人所取則不義之富貴亦非正命而况巖牆柱枯乎十一月二日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理一則仁而不近於楊分殊則義而不陷於墨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則時中之權在是矣豈同乎子莫之執一耶十一月二日

天理人欲每每相勝一念提起則形神振作百邪逃散

一慾稍萌則精血渙漫正氣銷亡十一月二日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者禮樂法度刑政紀綱之文當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憲章文武敎門弟子以此講學以此修

朱書印記卷下

九

德如所謂兩君相會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輿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君子於是知仁焉故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二事之非仁也其門人所著呂氏鄉約亦得

其遺意今日朋友相聚宜效其儀注求古人之意志

以自尊其德性共道其問學焉知今不如古也若如

近世之文浮靡放漫可爲輔仁之具哉十二月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字蟄字便

是太極圖中主靜之義此即存心之旨也不能屈蟄

必不能精義入神又安能利用安身乎十二月五日

善善長而惡惡短不可有忿嫉之心以害德性日明察

審是非只管窮理不可動情蓋以理本無情也情用

事則害理矣十二月六日

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此所謂缺陷世界

如天缺西北地陷東南天地猶然况萬物乎故稟聰

明者或欠福壽厚德行者或乏爵位皆理勢自然所

當安守者也若乃貧賤而怨天患難而尤人則徒自

煎熬壞其心術壞其德性終不能脫釋學者若能動

心忍性煉磨得此心堅剛勞苦得此身強固則克己

之門可以直入不難矣十二月十八日

朱書印記卷下

心包乎理釋氏但只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

真實道理豈知此心此理元不相離耶釋氏本心可

謂買櫝還珠矣

心之爲物乃天所與我之大體却是天理精光發露處

本是箇動物其裏面包括得那靜者所謂性也苟不

操之則心先散亡性亦漏落而人道滅矣然操之之

法非靜坐不令其動也蓋天理本自流行而理之精

光亦無蔽障但令心性合一流通將去雖心百起百

滅亦何害於性之不起不滅乎此所謂動中有靜之

象若心兀然不用則便成死物不能主宰運用而天

理何所乘而流通乎釋氏但以寂滅爲存心故歸虛無而自絕其天也豈小失哉十二月十九日

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

充滿十二月二十五日

君子上達敬義夾持直土者也小人下達放肆敗度而

居下流者也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在乎敬

肆閒耳時

學者工夫先須求仁存其惻隱之本源則所發莫非生

物之意而四端不可勝用矣故貴乎常常喚令此心

不死也不仁者心先死喚醒則心生戊寅正月朔日

讀書日記卷六

上

朱子謂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龜山先生倡道

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當濂洛關中之旣往延平未

起其脉不絕如綫而羅公則閉門潛思力行詣極繼

往開來其任之重也如此然則人苟爲聖賢之學而

不能任重不能詣極便是羅公罪人人

心如止水須是外物不接內欲不萌而後風恬浪靜然

其工夫須用戒懼慎獨而後大本立而達道行其爲

源也凝聚渟蓄冰消凍釋其爲流也盈科而進放乎

四海所謂不偏不倚而發皆中節也故君子戒懼慎

獨之功無有須臾間斷也正月八日

或詠揚州詩有云紅粉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東西

此言天下財色之數也豈知其爲四方戎馬之衝乎

元上

呼吸通帝座蓋天地之閒只是一氣流行天地此氣人

物亦此氣人心一動則此氣便動無所不通矣一念

纔起天地鬼神莫不知之况於呼吸乎帝座者氣之

總樞處也正月十八日

太極者天之性也鬼神者天之情也上帝者天之心也

心統性情者也人如是天亦如是也正月十九日

讀書日記卷六

上

人能擇出這性來使不雜於氣稟又能把在這心使不

放縱不昏倒則這心便會和順這性而自強不息矣

此知性養性之道也全

程子官舍所養小魚託朱公接看管不以去國而忘其

仁也朱子所製周子祠祝版託蔡季通尋問不以道

讓而忽其敬也其時仁敬雖已不行於君臣而仁之

血脉敬之精爽未嘗不活活潑潑常行於君子之心

也正月十一日

非義非道千關萬鎖弗視人無此等眼界則必無此等

心胸矣非義道一介不與不取人無此等操守則必

無此等筋骨矣正月二十三日

惟精惟一說得精巧克己復禮說得粗拙然而舜之三言比之堯允執厥中四字之渾淪則已有人力之迹而可尋矣後人下學用功須就極粗重處加力克己須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纔是學顏子之學若又不能及顏子之勇則復有仲弓持敬強恕之法可行也正月十八日

春風沂水自然之理在己者提綱挈領而萬幾自理兵農禮樂俱統貫其中故夫子與點一段不善讀者易陷於釋老善讀者從事於此正可以學堯舜之

道也朔日

仁者樂天智者畏天天者理也仁者純理無欲心與理一磨合無間故樂智者未免有人欲見天理則約束戒懼故畏二月五日

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陟降左右文王之對越上帝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虛心順理也二月十五日

暗飛螢自照自家一念耿耿不敢自昧所謂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綫之光或明或昧相在爾室徹天徹地

不可掩也日全

善善長惡惡短君子存心如是所以扶陽而抑陰也蓋先使自家心下陽長陰消從此行將去便隱惡揚善與物相接便犯而不校縱然行有不得亦必能反求諸己而孟子三自反之法行之不難矣二月十七日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好箇同體二字識此則見中國為一人而天地萬物一氣而生不見物我之有閒夫所謂人於天地閒並無壅礙大小快活者也二月十九日

明道好獵後來却作放鰈頗延平好飲酒馳馬後來習靜却不為事物所勝二先生皆善於變化氣質者也日全

心不容一物性則無物不容心欲虛故不容一物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無物不容也十二月三日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言內卦之止即敬以直內之義所謂靜中有動其為止也寂而感者也復之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也外卦之止即義以方外之義所謂動中有靜其為止也感而寂者也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蓋此只是一箇天機活物全體大用內外無閒故其未發也萬象森然已具活潑潑地其

已發也遇方必方遇圓必圓老安少懷川流山峙絡馬穿牛無容私意不須安排作事接人未嘗與之俱在也故大人通達萬變依然是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已三月朔日

人與事俱在理中流行故作事接人但任理為主宰理為運用不參一毫私見故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加思慮則易至於憧憧矣此所以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也三月三日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要透得此關頭方好蓋憂患是天理之行震動驚醒心膽變換之地安樂是人欲之

朱讀書日記卷六

論語

窮般樂怠傲志溺魂銷之地故古之聖賢常常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所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學者能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而自家天理可以生

三月三日

或問作事接人皆是窮理朱子曰須是知得要本愚按要本二字即指理而言蓋天命流行於人事之中開眼便見舉足便觸若不知得此理則只是滾滾作事

擾擾接人理之是非畢竟何在耶三月三日

郭汾陽掃清唐家社稷之塵而中原定邵康節發明復見天地之心而聖道明朱子取而載之易經本義其

意切矣學者不可不察也三月十日

學要鞭辟近裏白鹿洞學規末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此意也所謂知遠之近者從國與天下而反求諸家也知風之自者以身而反求諸心也知微之顯者從心而反求諸無形無臭無色而天下平也此鞭辟近裏之意也三月十日

曲禮少儀及鄉黨篇等儀節不可須臾忘忘之便是逆天理曾子之孝奉持遺體戰戰兢兢直至易簪得正而斃方無滲漏也三月十日

君子體仁鬼神體物或以有形體無形或以無形體有形

朱讀書日記卷六

論語

形要之皆是無形為主有形為賓形是賓道理是主故君子只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而總不見我身在何處也三月十一日

學問與存養工夫皆要專一學問專一則無底可化成

有而參前倚衡矣存養專一則有底可化成無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矣蓋吾之形日遊於理之中吾之心特立於欲之外則趨者脚指頭都是仁義禮智孤

立懸空四旁無所倚靠於天地間並無罣礙大小大

快活也三月十二日

敬以直內工夫居其過半然其中却是空蕩蕩地不有

一事不容一物如日之午鏡之懸一片太虛無所有也義以方外工夫千條萬緒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審

匪匪地毫釐絲忽無微不到四月

理欲實心欲虛敬以直內則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心於是乎虛矣義以方外則當然者決定恁地不當然者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正而理於是乎實矣理實而後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心虛而後人欲淨盡百邪皆息故曰敬義夾持直上雖欲罷而不能也四月

惟精惟一即擇善固執天下只有善惡兩途擇善者善

不讀書日記卷六

論語

惡判然如黑白之不相參固執者善端特立物欲不能侵如水火之不相入知明守固而後中可執也聖人之中義之與比無適莫無意必而無過不及之公理具端俗學之中藏形匿影混是非計利害而罔姦

打訛之私心學者不可不辨四月

事屬道義方可做然又須耐煩謹慎不可匆忙疎漏以

遺後悔若不細耐必將虛驕急迫反害義矣四月

理不窮到極致處一毫不透徹則那一毫便是窒礙須

是透此一毫方得融釋脫落理無大小故事無論小

大莫不以全理處之而後得天理極致處也四月

夷齊餓於首陽想是舒着含笑而逝必不覺額念疾也

易簣結纓亦是正色執禮以去必不張皇努眼也此

皆平日養心行法之效也四月

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

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四月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蓋理財者整理財賦錢

穀也正辭者裁制律令詞訟也錢賦清白則民無所

容其奸頑典刑正直則民不敢有所侵犯所謂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也此天地之大德聖人之大寶可

不讀書日記卷六

論語

易言哉四月

小德川流如雨下點點皆從大源中出滴滴入地生意

行焉所謂淵泉溥博也四月

看聖賢出處之蹟真是金玉其相任世閒煅煉琢磨愈

見精光堅粹不可掩變三復之後莫不感人真心發

人本性而不容自己也四月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闕爲飛魚躍慈草驢鳴無非是也况匹夫匹

婦皆是天地之性耶然此等處須是自家胸次悠然

活潑潑地而後能見其真否則草菅民命錫狗羣生

矣五月

飲食器物皆天理之公也係戀之即爲一己之私君子能以公用之則皆天理矣

人事極多不勝勞攘然一事必有一理其事物中自具之理即所以治物治事之理也如水之流行遇方則

方遇圓則圓地之方圓各異而水之方圓則同但衆人見物事不見理故殊塗不能同歸百慮不能一致聖

人則見理不見物事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五月八日橫渠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言大心

以涵蓋萬物所以盡同體之仁也小心以分析百事所以集各正之義也大心根本盛大也小心脈絡分

明也五月十日

子見南子等處若仍以男女授受不親及見小君等禮去窺測聖人正如坐井觀天迂陋可笑矣即如顏子

犯而不校猶且不見物我之有閒况於夫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安有此疆彼界之可言乎這正是仕

止久速從心所欲不踰矩處學者仰高鑽堅只合循循且先於矩字上著力五月十七日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幾稱五霸蓋彼時先王之道未墜小學之教尚行童子未從先生時其父兄已有先人

之言便知輕富貴習貧賤洒掃應對耐勞苦不驕矜

全無霸氣况仲尼之門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一聞人有訟後豪者貪污凌競之氣掩鼻辭舌而面赤今乃

有至老不識義利兩字之人其不生仲尼之世不遇他五尺之童可謂幸而免矣五月二十日

夫子之言遜也屢矣曰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曰一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蓋惟無悶而不悔者爲能遜也

辟人辟世隨其所遇而致擇可耳五月十七日陰陽二事聚爲氣質氣質不好結爲種子蔓延無盡須

斷滅邪根別生正氣而後本然之性來復耳張子云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德不勝氣性命於氣陳了翁云

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所言皆是人力勝天自反其性而後命自我立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

舊染不污者也五月二十八日凡物宜聚不宜散聚則生散則滅天地人物有形無形

莫不然也祖考之精神聚於廟人之精神聚於心祭則享而神人和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都散了

又曰學以聚之不聚則學不成也理則無聚散惟心有聚散故理有存亡故曰非道亡也幽厲不由耳然

則心之宜聚不宜散亦大可見已六月十五日

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之念晝夜留滯胸次所以禪性日
淪於卑汚學問日削於荒亡故曰其嗜慾深者其天
機淺此理欲之消長敬肆所從而分也六月二十八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次目錄

卷之一

記疑

起戊申止癸酉凡五十三條

卷之二

記疑 冷語附

起甲戌止戊寅凡六十五條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安邱劉源深直齋甫著

後學 李 維若千 鈔撮
孫自務樹本

後學 秦 勳勁夫較正

記疑 起戊申止癸酉凡五十三條

士恥貧賤久矣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士處貧賤正是學者好消息乃不知好學而日戚戚以怨事學以求亦大違上天成我之意矣故知貧賤非可恥不學而負貧賤甚可恥耳戊申五月廿七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又曰獨立不懼聖人之言非相妨也蓋學聖之心即獨立不懼之心學聖之學即不孤有隣之學也十二月四日

脫粟飯朱子一生所食客至亦以此食之故胡紘大怒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後來以此中傷朱子而加以偽學之號嗚呼此際未易言也汪信民曰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蓋聖賢不以飲食衣服宮室為念常人只以飲食衣服宮室為心自奉待人俱是如此此聖凡分別處也十二月廿二日

不可無不可一世之識不可有不可一人之心己酉二月廿二日

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

叱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曰此終年不靠倚坐

愚按凡人困睡則神氣昏惰此大害學當與所謂好

說閒話者一并戒之然此無別法只將我志常常提

起使之堅強則志不倒志不倒則脊梁骨硬而神氣

自壯矣最可愧者釋老家皆知用其心參禪修養世

不乏人而我這下却箇箇縱肆放逸甘為泛泛庸人

直不堪令僊佛見耳且莫說到高深道理即欲於吾

儒中尋一箇人如小南和尚其可得耶庚戌春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層之臺舜已踞其巔矣而我猶在臺之下也勢雖懸

絕而皆登臺之人也如入九淵之下而皆已溺其泥矣

而我猶在岸之邊也勢雖懸絕而皆入淵之人也故

曰徙也如舜在天南跖在漠北我之舉足一步向南

即從舜也一步向北即從跖也雖一步之動未有所

到而分塗之處實在一步之初故曰開也八月二日

與人交最不可責備只該畧短取長譬如沙中揀金所

重在金則一星之金亦在所取而忘其沙之多寡苟

所惡在沙雖有金亦不見矣辛亥四月十四日

容城孫奇逢著理學宗傳一書其卷首義例有一條云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
占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
善無惡心之體非指性也性自善心有入心道心自
不能皆善陽明教肯何嘗與性善相悖思按心統性
情心性一而二而一者也正如太極不雜乎陰陽
而亦不離乎陰陽也心無性不成心性無心不成性
今氏謂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為非指性則是性
善而心不無善也心本無善不知善自何處來鑒於
心耶性雖本善不知何以往合於無善之心耶岐心
與性而二之所以朱陸同稱闢禪而入於禪也不知

讀書申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心雖虛而實理具焉禪家見其空寂聖賢識其真實
真實者善也此乃所謂性也蓋性即理乃心之本體
何得謂之無善心苟無善則陰陽亦無太極矣其可
乎哉然於此有說焉心有善有惡性亦有善有惡故
曰性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君子弗性
焉愚謂心亦有天地之心有氣質之心氣質之心君
子亦弗性焉聖賢有時言性不言心言性即兼心也
有時言心不言性言心即兼性也心性一而二而二
一者也

鳳觀學優侶遺世在雲山盜取元命祕竊常生死關金

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
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五西方論綠葉早早喻羣思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
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提徑一以開靡然世爭
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
書其十聖人司教化肇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
得滋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斐開云何百代下學絕
教養乖羣居競能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援援
胡為哉其十已上三者皆異端也九月五日錄
儒者以理為主釋氏以心為主理者無也心者有也主

讀書申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無者修之以有主有者修之以無修之以達道是修
之以有也修之以寂光是修之以無也主無者欲萬
有俱備主有者欲不染一塵萬有俱備所以修其無
也不染一塵所以修其有也修其無而我不與焉修
其有而我不壞焉不與者無我也不壞者有我也然
則曰言有者求其無也曰言無者求其有也九月二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在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張思叔
謂一部孟子在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二句此學者仁義之宗也十月四日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魂者氣之神魄者形之神又曰魄者形之鬼

古注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者是朱子

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神者陽之

靈主而仲者爲神鬼者陰之靈返而歸者爲鬼學者

合而觀之做箇題目將來思索十二月二十九日

釋氏怕生死只要出離以爲稍有執著便是生死之根

以故不著有無直並意識都盡將以求其不生不滅

之大欲也聖人亦無意識無執著却不怕生死順之

而已使釋氏舍其不生不滅來就生滅彼豈肯從卽

此推之誰公誰私誰淨誰染不昭然可見耶卽云出

離生死則聖人出離遠甚而釋氏反有沾滯矣善哉

明道先生負石投河之喻也惜彼不能曉耳壬子二月十九日

太極圖難畫纔畫便不是却又不得不畫如首一圖是

太極第一層是二氣第三層是五行四層五層又是

太極從二氣五行裏過來然首一圖空白是無極既

曰無則是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耳萬理何在耶理只

在二氣五行處若畫二氣五行於其中又成第二三

層矣無極何在耶圖最難畫一圖却是五層五層只

是一圖其所以不雜不離者存乎其人之默識耳三月

日四

世間要緊底物事不可缺沒要緊底物事不可有於言

於事於書於人皆然也說一日話是一日沒要緊底

話做一場事是一場沒要緊底事著一部書是一部

沒要緊底書爲一世人是世沒要緊底人只該一

筆勾之如此則刺言刺事刺書刺人皆可恥而可廢

者也况其害道者乎六月六日

聖賢言語原無弊不善讀之便有弊矣如程子寧學聖

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欲學者進取也若謂

學聖不至亦不妨則有孟子苟爲不熟不如莠稗之

說豈謂學聖不至反不如一善成名哉學者立志用

功若不遠大堅實則得罪於程子孟子矣聖賢原無

寬假之法學者亦無苟安之處三月十八日

天理渾然未發時莫見端緒然非裏面都無分別而仁

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箇有形有狀之物也

朱子此說正與佛氏相反彼好說理障謂仁義禮智

都是後來生的一似有形有狀之物那本原處都無

所有一涉分別便是幻妄殊不知天理不如此空寂

也他不愛說天字謂亦是有形之物碍理者也只愛

說心字不知心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實具衆理非有

根塵不可以幻妄目之也既生以後是此理未生以

前亦只是此理更在何處另尋一箇父母未生以前

本來底面目耶五月七日

初學守心如掬水銀如繫野鳥此未能主敬之樂也敬

則心存不煩拘守六月六日

看書只當微畫看分明畫出聖賢底一副心腸在紙上

七月八日

形字不可粗看粗看便有遺漏包括不盡形猶模樣也

方所也重濁有重濁模樣方所清虛有清虛模樣方

所皆形也形無涯際與神氣之無涯際等形氣神無

讀書田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七

涯際與理之無涯際等知此者方可與言形而下者

謂之器甲寅十二月初一日

薛文清公讀書錄一段云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

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

故只得言動靜言竊謂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

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

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動靜雖屬陰陽而所

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為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為枯

寂無用之物又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

以是而觀則太極之能為動靜也明矣愚按此一段

薛吳認太極不同處在動靜之有無依吳曰無則易

流於空寂而太極離乎陰陽之外依薛曰有則易流

於作用而太極雜於陰陽之中要之薛說為是有但

字只可當具字看若誤認有字為太極亦動太極亦

靜之有則差矣其末句云太極能為動靜其明白能

為者有之謂也能為動而動自屬乎陽能為靜而靜

自屬乎陰太極則無動靜也無動靜而能為動靜也

苟非太極則陰陽不能動靜也陰陽之動靜實太極

之所為也而太極則無動無靜也有為而無為也吳

讀書田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八

氏天命流行之說本是但判太極天命為二物則非

矣薛氏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亦是但云天

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則下語不能無病蓋

天命與太極雖是一物而其所指亦有少殊太極純

以理言也天命流行則兼言氣矣氣有動靜理無動

靜氣之動靜理所為耳理未嘗與之同靜而並動也

今直曰豈無動靜則言下欠圓矣丙辰正月五日

讀書續錄有曰或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上心在

仁之外為賓嘗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

也以此觀之則心與仁未嘗相離若謂心在仁之內

心在仁之外是分心與仁相離爲二矣且曰心在仁之外則其在仁之內又孰爲之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有未盡竊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卽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心與仁在內或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外之時多爲賓未知是否姑書以俟來世愚按文清公此說心指本心而言人之本心純乎天理仁而已矣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蓋一物耳後來逐於物欲心違仁去日月至者以學問之功討得本來仁體則在外之心歸於安宅住一霎時轉時又去到底只是一箇客耳三月不違仁者則本

讀書日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九

來之心安於本來之仁如主人住自家房內卽偶一出外不久復回到底只是一箇主耳說心與仁在內則可說心與仁在外則未圓蓋仁不分內外賓主所謂內外賓主者以心言也二日

讀書續錄卷五一段云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實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愚按文清公所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正以發明朱子萬川之喻月映萬川如卦畫之陰陽子在母腹之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如造化之陰陽子在母腹之中譬諸一君而萬民一民有一君其實萬民共一君也譬諸籠內蒸餅一餅各有一籠之氣其實衆餅共此一籠之氣氣未嘗分也譬諸河水生魚一魚各

讀書日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十

有一河之水其實衆魚共此一河之水水未嘗分也蓋太極渾然不可分者以其無形狀無方體無界限開隔也一草亦得其全一木亦得其全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但物雖具之而不能自通之故不能自有之所以物之爲氣所蔽者雖具如不具也二日

薛文清公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竊意萬象如人與鳥獸草木昆蟲之類莫不有一定之象具於沖漠無朕之中及陰陽流行之後其可見之象卽沖漠無朕中之象也是則人物之偏正通塞雖曰稟氣賦形於有生之初各有不同然其已定之理固已具

於沖漠無朕之中矣愚按薛公此說看得森然處分
明然讀者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言也若泥其言將謂
沖漠無朕中果有象矣夫朕且無何有象乎只當玩
味具字其意自得不可以象求也正如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寂然不動而喜怒哀樂之情已具也蓋能具
乎情非果有或喜或怒之情之可窺也發而後為情
或偏於喜喜則與怒殊或偏於怒怒則與喜殊雖各
一偏而中之全體無不在也當其未發則喜怒哀樂
已全具也苟中有不全具之情則喜不能怒怒不能
喜喜者過喜怒哀者過怒不成中矣故太極中萬象雖

不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十一

具亦必符交付於氣感一偏去而後有象也其在太
極固無象也具象之根柢耳

薛文清公云周子太極圖說一字一句之義皆貼在圖

上朱子太極圖說解一字一句之義亦皆貼在圖上

文清公得力在周子太極一圖遂為明朝三百年道

學之首

二月

薛文清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

者少也此與劉忠定公學不妄語遲七年而後成有

知行之分

今日

閻文山全集見忠烈公備極慘苦之狀伯淳先生嘗欲

著樂書愚謂文山全集即樂書耳有觀此集而愈樂
善不倦者乃為知味

二月

朱子云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蓋亦佛氏所云

三界無安之意也然佛氏出於計較利害而已與聖

賢之意則大不同

丁巳

仁之為仁也私欲淨盡如禪之無生天理流行如丹之

不死

己未十月三日

讀參同契見僊家行功都不用外物只是赤手空拳為

之聖賢那箇不是赤手空拳去做未嘗賴借於外物

也

壬戌九月二十九日

不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十一

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

者雖善亦偽妄耳

十月六日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仁也何也克己也

十一月十二日

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

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

而已矣

癸亥閏月十七日

大學中庸近思錄三書皆以首章為綱領讀者苟能透

過此關則以下勢如破竹矣

己巳九月二十九日

活潑潑底子思以為飛魚天魚躍于淵言之程子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言之謝上蔡以吾與
點也言之朱子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
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之由四說而觀之或
以物言或以心言或以大意言或以天地言所言不
同其理則一所謂由人自看者是也十一月十五日

先有理後生氣但不可謂今日有理明日乃有氣也理
無形氣有迹但不可謂理屬無氣常有也理有動靜
氣有呼吸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理無形也而以本體
言之則含動靜以流行言之則有動靜非屬無也而
亦不屬有也吸而為聚呼而為散散則歸無聚則為
有氣有迹也而不常有也十一月二日

周子之圖左陽右陰中有圓白者心包理也左陽之際
黑者寓焉理之靜寓乎心之動也右陰之中白者居
焉理之動居乎心之靜也心之一左一右無不包乎

理也庚午元旦

朱子云舊在湖南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
便是動此二句是其所謂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
甚乖者也蓋理本是箇千萬年不動之物也心是箇
已發之物不靜者也理為體心為用其體段大勢然

讀書日記補編卷十 記疑

也又云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屬
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此四句是其後來心與理
一時也蓋理本是箇能靜能動之物也心雖是已發
之物然却亦有未發之時亦是箇有動有靜之物也
未發念慮時靜者心之靜也應物時動者心之動也
理域亦有動者理之動也理安亦有靜者理之靜也
大抵心包乎理者也心靜時包理之動心動時包理
之靜在靜中者不偏不倚在動中者無過不及此所
謂中庸之中體用顯微一源無閒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者也中也根也皆理之一而不二者也故君子必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者心之貞也藏於無形正
固不放直上直下而天心見於復焉靜中有動也心
之靜包乎理之動也義者心之利也著為萬象各得
其所四旁方正而象山成於艮焉動中有靜也心之
動包乎理之靜也然論大勢體段理雖能靜能動畢
竟是箇靜物心雖有已發未發畢竟是箇動物初尋
得箇動靜意思者未嘗不是也但只如此各說而不
及其合一之妙則心理終是二物矣且又理偏於靜
而無用心偏於動而無體矣故須合而言之以見夫
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理焉且又見夫寂而未嘗不

感感而未嘗不寂之心焉如此則返本還源心與理

一矣正月十五日

繼之者善陽也成之者性陰也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繼善者起而上者也成性者倒而下者也上者輕清下者重濁輕清者乾知大始重濁者坤作成物知大始者敬以直內屬焉作成物者義以方外屬焉何也敬者虛也貞也貞以起元陽之所由始也義者靜也利也利以歸坤陰之所以成也然太極靜而生陰生陰者義也靜極而動靜極者敬也是敬義二者皆靜也又利貞者性情也又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然則義爲少陰秋也敬爲太陰冬也二者皆陰故靜故周子云主靜也全

讀書記補編卷一 記疑 五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陽也性陰也陽王施陰王受天所施爲善人所受爲性善動也性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也天陽也人陰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中有有人人中有天也天善本無爲也人性必須學也爲學有道敬義是也貞固爲敬利用爲義皆坤道也義者仁之收敬者仁之藏天以元始人以性成敬義夾持上達天德而天人合矣

四月十四日

造化之氣流行宇宙其來遠矣勢如東流之水日下一

日未有反而逆流者也自太極而爲陰陽此一大關節也自陰陽而爲天地此一大關節也自天地而生人物此一大關節也形化長而氣化消此一大關節也自帝而王自王而霸此一大關節也自霸而秦此一大關節也自秦而漢而唐而宋而明雖有通降之勢然不似以前關節之大也人事關節之最大者莫如氣化形化之閒及周秦之際也八月廿二

程子曰敬義夾持而上達天德自此愚意仁義禮智爲天德敬即是智敬義即是天德矣又何達乎蓋所謂

讀書記補編卷一 記疑 六

夾持云者積少成多由近而遠爾程子主敬孟子集義是也然不以仁禮夾持何也蓋仁禮伸也義智屈也能屈而後能伸能靜而後能動故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學者由陰而陽由地而天脚跟立定而後可以能變化也蓋敬義無情之物也仁禮有情之物也惟無情而後能有情也全

天地雖是大物然自理而觀之不過是已發之小德而已已發便是氣氣便參錯不齊上下四方曰宇只如

栗穀古往今來曰宙只如一息治亂消長皆是毫髮呼吸閒事乃理氣之自然不由天地作爲也我又何思何慮于其閒乎辛未九月廿八日

有無二字不可加於太極而孔子直言有周子直言無何也言有者非但以爲有欲人之不昧之以爲無也言無者非但以爲無欲人之不泥之以爲有也孔子言有而意不滯於有周子言無而意不滯於無也正月十日

學者讀書存心處事三者爲用功之要但書之理不能入於心心之理不能及乎事則書自書心自心事自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十七

事各不相管也須是書之衆理收拾於吾心心之衆理流行于萬事書管心心管事一理貫徹無有閒斷而後可耳故學者日用工夫不分彼此讀書者窮此理也存心者體此理也處事者用此理也學到專一理到不二其究也見理而不見事見理而不見書且又見理而不見心也則所謂心與理一者其庶幾乎三月八日

語類安卿錄云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口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愚按聖人言語皆至理也隨他者隨理也非苟隨聖人也究之聖人亦是隨他故

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天地亦是隨他故天行健地勢坤五月廿六日

小德川流已發者也大德敦化未發者也當其未發天地人物共一太極體用一源也及其已發天地人物各一太極顯微無閒也聖人亦不過是川流中之一物而已何其敦化如是之大耶蓋太極本是渾淪之物不可分破雖分破爲萬億而所到之處莫非渾淪之一物也豈有偏缺乎哉但氣以成形氣之清濁各殊故理之發見各異耳聖人之異於人者氣也非性也十八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十八

君子之道費而隱子思之意重在費字言道之無乎不在也無極而太極周子之意重在無字言太極之無在也朱子合而言之故答何叔京曰未發之中無在而無乎不在也隱字太極字皆輕故皆以而字轉下來費隱非二無極太極亦非二也觀太極本無極則知其極力發明無字觀言其上下察則知其極力發明費字矣然發明費字是欲人曉得道之隱發明無字是欲人曉得太極也聖人喫緊爲人處蓋如此十七日

西銘之書惟孝子爲能讀之癸酉正月九日

堯舜與人同耳其耳目口鼻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與庶民同也至於性善亦與庶民同也然則其與庶民大異不啻天地之比螻蟻者何所在乎亦在其心而已矣其心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故獨異也或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所生之物莫不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何其心之不同若是懸絕耶曰堯舜與庶民之心亦本同也但心不能自爲心必因理與氣合由氣而生知覺而後心以名焉非理則無氣非氣則無心所謂氣者神之母也理同心同而中閒有氣氣大異而心從氣出乃大異也心大異而理乃從心出也故理之大異處尤更甚於心與氣也總之氣害心心害理所以聖凡懸絕至於無算也氣隔蔽心心隔蔽理所以學者去氣之蔽而後心不蔽理也雖然心者氣之主也未能立心如何治氣性者心之理也未能窮理如何治心惟是窮理以養性居敬以存心心理相資不分先後心存則理無不明理明則心無不正天性人心合同併妙則中閒平日爲害之氣亦將變化而至正至直爲道義之助矣故曰學問之功大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

二六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十九

養勇莫善於明理理明則是非主定而利害不足顧矣

三十一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也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乃陰陽五行所聚而爲之者也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以其前爲造化之所聚後爲造化之所散而人不能自主焉其賤亦已甚矣故君子但尊德性而不尊此物也

三月廿一日

齊薄四月

讀書日記補編卷一 記疑 二十

讀書日記補編卷之一終

讀書日記補編卷之二

安邱劉源浚崑右甫著

後學 李 濬若千 鈔撮

後學 孫自務樹本 鈔撮

記疑 起甲戌止丁丑凡六十條

原始反終始者無也終亦無也能推原窮究而知其無之所以始則自能摺轉回來而知其終之所以無但其無也乃無聲無臭之無而非虛無寂滅之無耳然學者且未須理會八月十

讀書日記補編卷二 記疑

智崇禮卑先知後行尊德性道問學先行後知要之知行二者皆有成德與下學之別易以成德而言也中庸以下學而言也言成德則智崇云者萬物覆焉者也禮卑云者萬物載焉者也言下學則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者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也易與中庸所指不同而理則一也七月廿

聖門第一緊要工夫只在克己二字人之大病只是心為形役除去己私別有甚麼患害傷我天理耶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這才是大丈夫胸襟至若敬恕之學則是坤道小心謹慎不免有新婦之

態尚須擴而充之也唯是曾點見得大意磊磊落落

不須克己然又恐過之而流於狂學者須是既見大

意又加小心則己無不克而天理完全矣八月廿五日

朱子為寧宗說書四十餘日寧宗一旦罷之使去嘗疑

說書既知不見聽納又知奸邪用事何不見幾速去

耶不知聖賢所為大抵必至於仁至義盡無可奈何

而後已不敢存一點悻悻心彼子路不悅子路聞之

喜此等胸懷不過是賢者潔身之意耳非聖人之大

用也八月

讀書本是第二義但後學不得親炙聖賢以為依歸不

讀書日記補編卷二 記疑

能不自此入耳蓋天降生民與之善性一經氣質之

蔽物欲之毀遂不自覺又旁無先覺之人耳提面命

未有不溺心於昏謬陷身於污濁者也賴有聖賢賢

傳發明天理凡理之在吾心以為性者一一指其實

事以教導我一一指其証候以警戒我其閒細微曲

折無遠不周無微不至非但耳提面命口講手授而

已益以動我仁義禮智之心忍我聲色臭味之性實

起我已死之精魂而再生之也嗚呼此事所係何如

而第曰讀書已耶十月十五日

無善無惡心之體此一言似無不是但他錯看善字以

爲渣滓之物耳殊不知善也者通有無貫精粗不落方體不見形狀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者也非如心之爲物只是虛空靈妙而已也

六月十六日

舉德行鄉飲酒講鄉約此三事本是平天下之要道後世視爲虛文雖依古禮之名而行之初無崇重推行之意欲天下太平得乎蓋舉德行者爲其人孝足以及事君弟足以事長廉恥足以賤貨而貴德節用而愛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是以用之以濟國家之事至於鄉飲酒正所以舉德行也自官及民大家公舉一箇孝弟廉恥之人尊之爲賓如中式舉人一般所謂

讀書田記補編卷十一

記家

上

鄉舉里選也鄉舉而升諸州州舉而升諸國如進士一般然猶恐其不能勝任又養之於國學看他爲學底本領如何如觀政進士一般然猶恐其不能勝任又暫使他理事看他爲政底本領如何如宋時權御史裏行一般所謂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也然又必三載考績以行黜陟如此詳審尙有九載績用弗成者然則天下之事豈是容易料理天下之人豈是容易窺測而輕爲舉錯耶知人則哲古帝所難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之謂也至於講鄉約一事又在鄉飲酒舉德行之前蓋臨民者既有善政以養之矣

又時時爲之講說先王之道使知有孝弟廉恥之行漸民以仁厚民以義久之風移俗易俊傑者出則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彬彬乎人材彙興而舉賢之典可以履行而不愆矣孰謂此非平天下之要道哉

日

月十六

理是實底心是虛底惟其虛是以多走作惟其實是以常定而不變故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箇物事蓋言有實理方有實心也

十一月十八日

惟心無對言其孤立別是一物不雜乎氣質之中也然心與氣又只是一物不可離開作二物看蓋心只是

讀書田記補編卷十一

記家

四

氣之精英有氣而後有精英無氣則何精英之有故曰心只是知覺之性隨形氣而有始終者也然不曰知覺之氣而曰知覺之性者氣不能知覺其所以知覺者理之能也然知覺又不屬理而屬氣者蓋雖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方能知覺也然則心者以理爲體以氣爲用者也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心心在理氣之後也理內藏靈靈寓氣內心又兩在理氣之中也心能包理又能行氣心又自立理氣之外也心之未發理爲之體心之已發氣爲之用未發而靜能使氣靜而無又能使理動

而有已發而動能使氣動而直又能使理靜而正心又專爲理氣之主也十一月十八日

陰陽家以猶眼定時其言曰子午卯酉一條線寅申巳亥圓如鏡辰戌丑未東兒形十二時辰如鐵定用是而觀萬物之消長進退皆是長遲而消速進難而退易也故君子之於學也勉其長遲而恐其消速其於仕也謹於難進而審於易退蓋理與數之自然即義與命之當然也十一月十一日

諺曰好合不如好散此言極有理蓋合者始也散者終也至於好散則善其終矣凡處一事交一人無不宜

然即得正而斃尤宜然也十一月十三日

或問箕子不死而陳洪範受朝鮮之封何耶曰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者也孔子見南子在佛肸向無不可而況箕子見武王乎是以君父之倫天地之心並行而不悖也

陰陽消長皆氣數之自然故君子論學惟在窮理理有常而氣無常無常者即氣之常也

一說到仁字則骨骸脫落魂魄消散只有赤骨立一箇活潑潑底天理在這裏流轉而已矣故夫子罕言仁也

天理人欲兩不相容天理爲主則庶民萬物各遂其生而人欲公諸天下人欲爲主則橫政作橫民起而天理與斯人俱歸滅亡蓋天理主生人欲主死所主不同故其效大異也十二月十六日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孔子贊易引此而爲坤卦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朱子引此爲小學內篇敬身第一條又爲其左右兩齋之名而作箴以自警然則下學之最先最切者豈有加於此哉蓋敬所以治心天理之體也義所以治事天理之用也體立而後用行敬直而後義方

內外之勢也乙亥正月十八日

所謂至善者亦只是當然而不容己者便是去了不善便是善去盡不善便是至善平平常常如水無石如木無風帖帖底在這裏便是別無可驚可誇之物也如人有證候便是病人證候絕無便是好人所謂勿跋來勿報往者言學者工夫不用急迫須無間斷優游饜飢自到當然不已地位至於無味之中有味乃真味也所謂顏子之樂平淡會曾之樂勞攘康節之樂顛蹶者正此意也正月廿四日

本神曰仁金神曰義火神曰禮水神曰智土神曰信神

也者理之精英也亦氣之精英也卽心也理之在心
卽所謂性卽神也心與理合五行在吾胸中矣故曰
天人一物也二月十日

道理本無形影然其流行發見著落處却便在此事物
之中萬物萬事不論大小密審匪都是與道爲體
莫非此理之實然天下事物各各不齊而無形之理
則未嘗不齊也蓋以理之爲物不屬有無不落方體
故曰如水相似遇方處方圓處圓大處大小處小然
亦只是 箇水耳二月九日

日居斗室中自問何所爲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

六讀書日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者遞相引循環無已時此正所謂死於安樂者也君
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必不暇爲此矣三月六日

東林諸君子講學者往往不得分明如高忠憲所輯朱
子太極說五節中僅錄其一劉念臺謂意者心之所
存則尤不可曉蓋自王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
只認氣質爲性故天理人欲混而不清人心道心雜
而無別豈非賢智之過耶三月十日

聖人言義不言命卽此一句天下之理可得聖人之心
可見也周子太極圖大小十圈第一圈大而白者義

其次小圈七箇則皆有陰陽柔剛之物附於其間而
非純白之理矣所謂命也其下兩大圈則卽人物之
中特明其不雜乎陰陽之義若於成男成女萬物化
生之際再以陰陽剛柔之氣言之則命爲主義反爲
客而人道廢矣故又以第一箇大白圈之義於氣化
形化之處復作兩箇大白圈重言以申明之皆言義
也不言命也四月六日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若其心志二章前章言心志是王
人耳目是盜賊這是認賊工夫次章生於憂患是殺
賊工夫五月十一日

六讀書日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程門高弟張繹馬
仲二子讀孟子皆以爲孟子中緊要處在此兩句延
平李先生亦以爲當從不忘二字參取朱子亦每舉
此語頭教人愚謂此一段話與周程相傳孔顏樂處
一似相反二子口訣是誰授之耶然則所謂學到苦
澁處便是好消息者非卽此意耶細讀味道堂記便
見其大意五月十一日

天理是流行底及至命與人物而成性則各自聚結却
便是停止底了故往往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天
理窒礙不復流行矣此所以須要克己己克而後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猶之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天人一理理得則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沿洄上
下惟意所適無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五月十日
敬生意也忘死魂也六月十日

山水是天理觀山玩水便有人欲在其中矣朱子登衡
嶽爲訪張敬夫論太極也遊巨廬爲南康軍幹公事
也正如先王之觀無非事者何嘗無事空行而徒爲
觀玩耶徒爲觀玩則山水亦人欲而已矣六月十日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故諺有之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
人八月十日

朱子云看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又云不可有欲了
底心蓋心先欲了此書則貪顧程限欲看別本目下
此本只且匆匆涉獵觸目不棄便了如何知得書味
耶十二月十四日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統體只一箇心以此生物物
物各得一箇天地之心以爲心但天地之心是一箇
未嘗發也及其已發遂成萬箇心故曰人心是已發

也然已發爲人心又各自有箇未發已發如天地之
心一般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蓋理無大小處處
皆是統體統體不可分也不可分故萬分之中莫非
不可分者也所謂月印萬川處處皆圓者是也正月十七日

謝上蔡常惺惺法乾道也此大明終始之本也尹和靖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坤道也此主靜而德方之事也
正月十四日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聖人不厭學者厭之衆人亦不厭
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聖賢不愧作學者愧作
衆人亦不愧作也凡此等級學者知之衆人不知也
正月十四日

袁了凡立命之說全是計功謀利壞人心術固不足道
然其中有兩句說改過自新處却說得好其言曰從
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可借
以爲吾學之用二月十一日

張子銘曰存吾順事殺吾寧也朱子詩曰聲靈玄運駛
林林羣動爭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嗚呼殺吾寧
也生安得寧乎二月廿三日

康節言一九十二會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至

於戊亥則人物消盡天地皆壞而舊跡大滅矣程子
言有成壞而無在空朱子言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
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又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
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
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
天命之謂性玩此三說則見天理流行之妙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原始反終天地人物渾然同體起倒合
散屈伸消息一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故曰一箇天機也二月廿七日

命者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性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全

古人著書立言本以垂教欲使三綱五常不至廢墜也

今之博者多陷於雜誇多闢靡眩人耳目忠孝仁義

日益充塞莫有能禁之者奈之何哉三月十日

不與俱往四字最難蓋因持敬工夫不易也敬者心之

主宰心無主宰則大體不立而小體來奪矣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而天君之大遂與之俱往矣豈能

猶在腔子裏耶蓋只因此心未能主一也故曰未能

敬者且從思入全

學者不可誤認涵養爲從容自在之意臨深履薄動心

忍性方纔是涵養之法四月四日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今人雖有形軀然裏面無物
只是箇空殼子其日用閒說話做事一切都是外面
物事其心其性都汨沒得全然不見頭影可笑四月十一日

朱子贈張敬夫詩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
蘊要吵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
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
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
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
數此語期相敦愚按膠者澄清之資一寸不煩之謂

學者當思一寸膠三字功夫何在四月十日

淳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朱子曰己不

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

隨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又正心章夔孫錄云聖人

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

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按化者銷於火也陷者沒

於水也見事物好便火急歡喜去做不知自己早被

他焚見事物繁便隨波逐流去應不知自己竟被他

溺此無他內無主宰此心未卓立也四月十日

君子所求者天理小人所求者人欲天理者仁義忠信

之類是也人欲者富貴利達之類是也世人好言報應每以君子不得人欲爲天之報應有爽豈不鄙陋而可笑哉五明

鬼神體物鬼神者吾之心也君子體仁吾心者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仁也吾之心亦仁也以人體仁以心體化也故曰吾心者天地之化也鬼神神也吾之心亦神也以鬼神體物以神體心也故曰鬼神者吾之心也神者心之精英也仁者心之德也德爲本精神爲用以一心統之而有餘也五明

理靜物也心動物也理固有動有靜然其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則動靜皆靜也心固有寂有感然其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則寂感皆動也心卽是理動中有靜也理卽是心靜中有動也方其靜中有動也則心靜而理動及其動中有靜也則心動而理靜靜者爲主動者爲賓心理迭爲賓主也其本也理靜物也心動物也所謂率性爲道也其用也心能靜也理乃動也所謂人能弘道也五明

朱子論人讀書之法云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任坐卧念念在此書必以曉徹爲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愚按

書者天理也讀者窮之而欲其自得也葬者死而埋也將身葬在書中者五臟百骸消化於其內永不再生輩血脂骨也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者魂遊魄落來而伸往而歸顯微無間也誓以必曉徹爲期者天人一物心理一源徹上徹下不如此不肯休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者世上有興亡泊亂水火兵戈人生有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我是一箇人葬後之人雖欲起而管之亦斷斷乎不可得也只恁一心在書上者其心好之如饑之必食困之必睡其心安之如月之麗天水之行地也六明

說易升卦地中生木曰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死矣愚按此段言天理之長大學盤銘日日新言人欲之消兩處可以參看至於學者實落下手做處則只是中庸戒慎恐懼便是所以長天理慎獨便是所以消人欲二者消長之閒閒不容髮六明

理者自然之物也冲漠無朕無聲無臭無形狀無方所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而實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人得之而爲人此三才之所以立三極之道所以行也然天地人

莫不有神以爲之主而後得以運行其道焉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者主宰運用之謂也然神亦非無本而自有之物也蓋理乃活物原自有神但以其不屬有無不落方體其本體且不可見又何有神之爲用而可見乎故必待其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既生而即陰陽而指其精英乃有神之可言焉神氣非有可以相離者也故曰氣外無神神外無氣也以其主妙而言謂之神以其爲主而言謂之心蓋理氣既合而後生心也故理者心之精者也體也氣者心之粗者也用也論心之粗則心比性爲微有

讀書日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主

迹也氣也論心之精則理之在心即所謂性也理也以其精言則理一也以其粗言則分殊也惟其分殊故曰人心惟危也粗也惟其理一故曰道心惟微也精也惟其精粗危微之異塗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惟其一本萬殊之同歸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然而理必得心而後理得實地心必得理而後心得生天也故理心待乎存心之人而心必貴乎窮理之學也

六月

湛然純一之謂齊伊川先生所謂齊不容有思者是也其說煞高便是極至處敬齋箴所云對越上帝却是

日用工夫無時不然者不但齊戒之日也故明道先生又云人當終日對越在天

九月十四日

橫渠先生云心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薛文清公用此語爲讀書錄其用心一也今日私記所疑者非敢妄意欲效古人蓋所以自驗己心之有開與否及接續開斷如何且以待異日回顧之時自考其學之進退心之存亡兼畱以呈有道而就正焉皆所以求益於尺寸耳

十月廿七日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孝弟之道也論語其爲人孝弟此一節言小大學

讀書日記補編卷十一

記疑

主

道則易使君子務本此一節言君子學道則愛人此便是堯舜孔子道學之淵源

十一月廿七日

或問今日所講不過是聖賢已言者耳別無新奇創闢之義何必重言疊語徒多贅詞曰不然學不溫故必不知新書只是此書意只是此意須是反復溫煇方得其味人言科舉之學亦似此事蓋生熟之分大故懸殊生則以己合彼終未有之熟則觸著便應敲著便響捏成匾捺成團放得去收得來所以必須如此者蓋心之於理須是浹洽而後可以貫通也融釋而後可以脫落也

十二月三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自理而出性命之正也人心

經由氣精闕歷形骸而來此則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不能不邪耳偏邪成私分了界至則人心之生也根

深蒂固有拔之不動隨掃隨有者焉蓋人心道心非

二心也學者欲去私欲則氣不離理人心雜乎道心

不可判也況乎惟聖罔念作狂早閒沐浴纔淨晚閒

垢汙又生交戰之機無須臾停故中庸戒懼慎獨之

說卽舜禹惟精惟一之旨也十二月七日

上焉者有本然之理下焉者有當然之事橫渠謂釋氏

有兩末之學蓋謂其所云作用是性便是上焉者之

末也其所云輪迴報應便是下焉者之末也此正所

謂通低一級者也故曰兩末之學十二月十八日

情願甘心之謂樂孔顏之樂只是與天理相安故心甘

而不願乎其外豈若常情之就嗜戀著而後謂之樂

哉正月二日

周子使程子尋孔顏樂處廖子晦赴潮倅臨行求一安

樂法朱子曰聖門無此法此兩段事學者正可參看

正月廿日

朱子感興詩末章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清溫謝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嗽喧但遲

言辭好豈知神監昏叶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

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愚按此詩卽中庸末章衣錦

尙綱之旨望月

智居四德之一然有正面有反面正面根理而生爲光

明爲坦直反面根氣而發爲偏邪爲機械君子屬陽

得理之正面故行所無事而天下安小人屬陰得氣

之反面故以詐愚人而天下危閏月十九日

人有內外兩病內病是胡亂思量外病是口目耳鼻四

肢之欲閏月廿二日

曾點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蓋言分定故也天有天之分地

有地之分點與萬物各有點與萬物之分隨處充滿

各得其所不相假借無用乞求故夫子不用祈禱程

子言義不言命也四月三日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聖人只說兩句話便全包括

了天下古今萬般學術事功人物邪正五月廿五日

理氣心性四箇字最要緊讀書底人若不識這四箇字

便不是學者了蓋理氣兩字是萬物共同一箇底心

性兩字是一物各自一箇底然而理在氣中性在心

中又心性卽是理氣而氣又只在理中這四箇字只

一箇理字也學者須要窮這一箇理字五月廿六日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善形容天道只一穆字大

德敦化處悠然可想六月廿三日

西銘原道之宗祖太極圖西銘之宗祖甲戌五月廿五日

冷語丁丑戊寅凡五條

朱子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

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

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此第一冷水澆背之語也有志者讀之

當何如自憤矣丁丑七月朔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二冷語

閔子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能如此則自家一身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而益以濟一

家之人矣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能如此則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進以禮退以義胸中脫然

無累而世無悶矣此非家道與出處之法而何耶

仲子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如捕盜者遇人指其盜之

所匿則必欣然操戈以往矣此非克己之法而何耶

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如必有事焉而勿忘以此持

敬則臨淵恐墜履冰恐陷矣以此集義則古人爲善

惟日不足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矣此非存養之法而

何耶八月廿

利害生死之間能透得過方可與適道而庶幾立焉伊

川之葬會者四人而已最後邵溥雖至而不及與焉

畏黨論也蓋天理之公不足以勝其利害之私故猶

豫不決薄暮出城嗚呼那七之大姦大惡亦只一

之私爲之基可不畏哉三十日

慎獨卽克己也皆是動處用功獨者心之動處也視聽

言動者己之動處也內外交制來攻而後人欲不動

也故慎者防賊使服而不動也克者殺賊使滅而

不復動也慎乎內之動克乎外之動皆力行之必有

事焉而勿忘者也戊寅正月廿二日

人有形軀如耳目口鼻五臟四體人有神氣如鬼精

靈知覺思慮人有理性如仁義禮智無形軀則神氣

不能成質無神氣則性理無所附著所以不能相離

也然神氣自爲主宰而形軀不能役之理性自爲本

源而神氣不能奪之故聖賢大公無我二理流行

天人一物也三月晦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之二終

讀書日記六卷

山東巡撫
孫道本

國朝劉源深撰凡記疑五卷冷語一卷皆讀書劄記
之言其記疑本二十四卷冷語本五卷後歸安陸
師爲之刪定更以今名然冷語又有三卷一本蓋
天下之至易作者莫如語錄偶逢紙筆即可成編
故諸本錯出如是也